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19 册 No. 0945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 10 卷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No. 945

新印大佛顶首楞严经序

前雄武军节度推官许洞撰

楞严经者，括

诸佛万行之枢纽也。通幽洞微，非二乘所曷；开物成务，乃十地攸宗。其文曲而达，其旨隐而畅，入于至妙之域，出于无生之表，铿锵磅礴群汇率化，穷玄绝圣其在兹乎。是知大和无私虽幽必煦，至神无迹虽微必贯，玄功无宰虽遐必达，率由心绝有为而大千同照，道跻无作而至感必通。

如来谓斯经可以鼓吹乎群心、开决乎佛性，爰集大众会于室罗筏城，天龙鬼神共覃斯教。呜呼！三界以五欲而成，故摩登伽以宣淫为发题之始也；众生以爱缠而起，故阿难以破惑为成道之基也。是以论有心则以无心为摄，悲有生则以无生为诱，谈有相则破一切色境为主，示有作则脱一切烦恼为乐，此盖觉虚妄而归真实也。至若举三十六地狱之因果、十鬼十类之缘业，此盖味真实而起虚妄也。不明实相无以焕菩提之心，不破妄尘无以悟众生之性，是法微妙，知之者亦已鲜矣；能深究于此复广其利于天下，余见其。

大佛顶如来万行首楞严经序

赵宋泉南沙门释祖派述

至心归命礼南谩无见顶相首楞严王。圆如来之密因，具菩萨之万行，真修行路，妙证悟门，大乘义以了明，一切事而究竟。爰自祇园休夏圣王延斋，紫金光聚耀十方，迦陵仙音流法界，恒沙萨埵咸来咨决心疑，阖国王臣毕集愿闻法要。教由缘起，阿难被溺于淫坊，道假人弘，师利承宣于秘呪。由是七处征心，全是妄性净元明；八还显见，本来真觉圆常住。标迷悟之根本，令诸阐提而堕弥戾车；示同别之狂劳，俾一颠迦而摧恶义聚。富楼那执相难性，四缘本纪于异同；波斯匿惑断为常，一念元无于生灭。妙明觉体，非因非缘非自然；精真见元，不合不和不离即。以至六根虚妄无非菩提妙心，七大遍周尽是如来藏性。三缘永断，不迷镜里之头；二义斯明，顿悟衣中之宝；金钟击处，声灭而闻自不消。华[迭*毛]缩时，六忘而一不可得。譬夫天王赐屋，二十五圣而各陈悟入之门；远客游方，十河沙众而尽识归还之路。勅文殊之拣选，谁当其根；指观音之圆通，实从中入。而况三无漏学，真为修习之要机，四净律仪，实号秉持之明海。欲诵秘密之章句，须严清净之坛场，无边积业悉冰消，一切所求皆果遂。复乃开三门之渐次，是先佛之规模；立五品之名题，作将来之眼目。良由两种之颠倒，遂成十二之类生，历七趣之轮回，织五重之浑浊。于是回千光相揽七宝床，深怜恣客迷主人，痛念认贼为己子。洗心非正，五十重之魔境现前；觉际入交，四十四之圣心超越。而后庆喜钦承于妙海，能仁宣发于真慈，穷五阴之妄源，胜十方之献宝。贫人七钱而布施，尚获轮王；行者一念以流通，定登佛果。真乘奥典，秘字灵文，《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甚深法藏。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一(一名中印度那兰陀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

大唐神龙元年龙集乙巳五月己卯朔二十三日辛丑中天竺沙门般刺蜜帝于广州制止道场译出

菩萨戒弟子前正谏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授

乌长国沙门弥伽释迦译语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室罗筏城祇桓精舍，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无漏大阿罗汉。佛子住持善超诸有，能于国土成就威仪，从佛转轮妙堪遗嘱，严净毘尼弘范三界，应身无量度脱众生，拔济未来越诸尘累。其名曰：大智舍利弗、摩诃目干连、摩诃拘絺罗、富楼那弥多罗尼子、须菩提、优波尼沙陀等而为上首。复有无量辟支无学并其初心同来佛所，属诸比丘休夏自恣。十方菩萨咨决心疑，钦奉慈严将求密义。实时如来敷座宴安，为诸会中宣示深奥，法筵清众得未曾有，迦陵仙音遍十方界，恒沙菩萨来聚道场，文殊师利而为上首。

时，波斯匿王为其父王讳日营斋，请佛宫掖自迎如来，广设珍羞无上妙味，兼复亲延诸大菩萨；城中复有长者居士，同时饭僧佗佛来应。佛勅文殊分领菩萨及阿罗汉应诸斋主；唯有阿难先受别请，远游未还不遑僧次，既无上座及阿阇黎，途中独归其日无供。实时阿难执持应器，于所游城次第循乞，心中初求最后檀越以为斋主，无问净秽刹利尊姓及旃陀罗，方行等慈不择微贱，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阿难已知如来世尊诃须菩提及大迦叶为阿罗汉心不均平，钦仰如来开闡无遮度诸疑谤。经彼城隍徐步郭门，严整威仪肃恭斋法。

尔时，阿难因乞食次经历淫室，遭大幻术摩登伽女以娑毘伽罗先梵天呪摄入淫席，淫躬抚摩将毁戒体。如来知彼淫术所加，斋毕旋归；王及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佛愿闻法要。于时，世尊顶放百宝无畏光明，光中出生千叶宝莲，有佛化身结跏趺坐，宣说神呪，勅文殊师利将呪往护，恶呪销灭，提奖阿难及摩登伽归来佛所。阿难见佛顶礼悲泣，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力，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于时，复有恒沙菩萨及诸十方大阿罗汉、辟支佛等，俱愿乐闻，退坐默然承受圣旨。

佛告阿难：「汝我同气情均天伦，当初发心，于我法中见何胜相，顿舍世间深重恩爱？」

阿难白佛：「我见如来三十二相胜妙殊绝，形体映彻犹如琉璃。常自思惟：『此相非是欲爱所生。何以故？欲气麤浊，腥臊交遘脓血杂乱，不能发生胜净妙明紫金光聚。』是以渴仰从佛剃落。」

佛言：「善哉，阿难！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汝今欲研无上菩提真发明性，应当直心酬我所问。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

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诸委曲相。阿难！我今问汝，当汝发心缘于如来三十二相，将何所见谁为爱乐？」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是爱乐用我心目。由目观见如来胜相心生爱乐，故我发心愿舍生死。」

佛告阿难：「如汝所说，真所爱乐因于心目，若不识知心目所在，则不能得降伏尘劳。譬如国王为贼所侵，发兵讨除，是兵要当知贼所在。使汝流转心目为咎。吾今问汝，唯心与目今何所在？」

阿难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间十种异生，同将识心居在身内；纵观如来青莲花眼亦在佛面，我今观此浮根四尘祇在我面，如是识心实居身内。」

佛告阿难：「汝今现坐如来讲堂，观祇陀林今何所在？」

「世尊！此大重阁清净讲堂在给孤园，今祇陀林实在堂外。」

「阿难！汝今堂中先何所见？」

「世尊！我在堂中，先见如来，次观大众，如是外望方瞩林园。」

「阿难！汝瞩林园因何有见？」

「世尊！此大讲堂户牖开豁，故我在堂得远瞻见。」

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舒金色臂摩阿难顶，告示阿难及诸大众：「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汝今谛听！」

阿难顶礼，伏受慈旨。

佛告阿难：「如汝所言身在讲堂，户牖开豁远瞩林园，亦有众生在此堂中，不见如来见堂外者。」

阿难答言：「世尊！在堂不见如来能见林泉，无有是处。」

「阿难！汝亦如是！汝之心灵一切明了。若汝现前所明了心实在身内，尔时先合了知内身；颇有众生先见身中后观外物，纵不能见心、肝、脾、胃，爪生、发长、筋转、脉摇，诚合明了，如何不知？必不内知，云何知外？是故应知汝言：『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无有是处。」

阿难稽首而白佛言：「我闻如来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实居身外。所以者何？譬如灯光然于室中，是灯必能先照室内，从其室门后及庭际，一切众生不见身中独见身外，亦如灯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是义必明将无所惑，同佛了义得无妄耶？」

佛告阿难：「是诸比丘适来从我室罗筏城，循乞抔食归祇陀林，我已宿斋，汝观比丘一人食时诸人饱不？」

阿难答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是诸比丘虽阿罗汉，躯命不同，云何一人能令众饱？」

佛告阿难：「若汝觉了知见之心实在身外，身心相外自不相干，则心所知身不能觉，觉在身际心不能知。我今示汝兜罗绵手，汝眼见时心分别不？」

阿难答言：「如是，世尊！」

佛告阿难：「若相知者，云何在外？是故应知汝言：『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无有是处。」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不见内故不居身内；身心相知不相离故，不在身外。我今思惟，知在一处。」

佛言：「处今何在？」

阿难言：「此了知心，既不知内而能见外，如我思忖潜伏根里，犹如有人取琉璃椀合其两眼，虽有物合而不留碍，彼根随见随即分别，然我觉了能知之心，不见内者为在根故，分明瞩外无障碍者潜根内故。」

佛告阿难：「如汝所言，潜根内者犹如琉璃。彼人当以琉璃笼眼，当见山河见琉璃不？」

「如是，世尊！是人当以琉璃笼眼，实见琉璃。」

佛告阿难：「汝心若同琉璃合者，当见山河何不见眼？若见眼者，眼即同境不得成随；若不能见，云何说言此了知心，潜在根内如琉璃合？是故应知汝言：『觉了能知之心潜伏根里如琉璃合。』无有是处。」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惟：『是众生身，府藏在中窍穴居外，有藏则暗有窍则明。』今我对佛，开眼见明名为见外，闭眼见暗名为见内，是义云何？」

佛告阿难：「汝当闭眼见暗之时，此暗境界为与眼对？为不对眼？若与眼对，暗在眼前云何成内？若成内者，居暗室中无日月灯，此室暗中皆汝焦府？若不对者，云何成见？若离外见内对所成，合眼见暗名为身中，开眼见明何不见面？若不见面，内对不成。见面若成，此了知心及与眼根乃在虚空，何成在内？若在虚空，自非汝体。即应如来今见汝面亦是汝身，汝眼已知身合非觉，必汝执言身眼两觉应有二知，即汝一身应成两佛。是故应知汝言：『见暗名见内者。』无有是处。」

阿难言：「我常闻佛开示四众：『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种种心生。』我今思惟，即思惟体实我心性，随所合处心则随有，亦非内、外、中间三处。」

佛告阿难：「汝今说言：『由法生故种种心生，随所合处心随有』者，是心无体则无所合。若无有体而能合者，则十九界因七尘合。是义不然！若有体者，如汝以手自捏其体，汝所知心为复内出？为从外入？若复内出还见身中；若从外来先合见面。」

阿难言：「见是其眼，心知非眼，为见非义。」

佛言：「若眼能见，汝在室中门能见不？则诸已死尚有眼存应皆见物。若见物者，云何名死？阿难！又汝觉了能知之心若必有体，为复一体？为有多体？今在汝身，为复遍体？为不遍体？若一体者，则汝以手捏一肢时，四肢应觉，若咸觉者，捏应无在。若捏有所，则汝一体自不能成。若多体者，则成多人。何体为汝？若遍体者，同前所捏。若不遍者，当汝触头，亦触其足，头有所觉，足应无知。今汝不然，是故应知，随所合处心则随有，无有是处。」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亦闻佛与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世尊亦言：『心不在内亦不在外。』如我思惟，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内无知故在内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义。今相知故，复内不见，当在中间。」

佛言：「汝言中间，中必不迷，非无所在。今汝推中，中何为在？为复在处？为当在身？若在身者，在边非中，在中同内。若在处者，为有所表？为无所表？无表同无，表则无定。何以故？如人以表表为中时，东看则西，南观成北。表体既混，心应杂乱。」

阿难言：「我所说中，非此二种。如世尊言：『眼色为缘，生于眼识。』眼有分别，色尘无知，识生其中，则为心在。」

佛言：「汝心若在根、尘之中，此之心体为复兼二？为不兼二？若兼二者，物体杂乱，物非体知，成敌两立云何为中？兼二不成，非知不知即无体性，中何为相？是故应知，当在中间，无有是处。」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昔见佛与大目连、须菩提、富楼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转法轮，常言：『觉知分别心性，既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俱无所在。一切无著名之为心。』则我无著名为心不？」

佛告阿难：「汝言觉知分别心性俱无在者，世间虚空水陆飞行，诸所物象名为一切。汝不著者，为在为无？无则同于龟毛兔角，云何不着？有不著者不可名无，无相则无，非无则相，相有则在，云何无着？是故应知，一切无著名觉知心，无有是处。」

尔时，阿难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是如来最小之弟，蒙佛慈爱，虽今出家犹恃憍怜，所以多闻未得无漏，不能折伏娑毘罗呪，为彼所转溺于淫舍，当由不知实际所指。唯愿世尊大慈哀愍，开示我等奢摩他路，令诸阐提隳弥戾车。」作是语已，五体投地。及诸大众倾渴翹伫，钦闻示诲。

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光，其光晃耀如百千日，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如是十方微尘国土一时开现；佛之威神令诸世界合成一界，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住本国合掌承听。

佛告阿难：「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恶叉聚，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及成外道、诸天魔王及魔眷属，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犹如煮沙欲成嘉馔，纵经尘劫终不能得。云何二种？阿难！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汝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

二者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则汝今者识精元明，能生诸缘缘所遗者。由诸众生遗此本明，虽终日行而不自觉，枉入诸趣。

「阿难！汝今欲知奢摩他路愿出生死，今复问汝。」

实时，如来举金色臂屈五轮指，语阿难言：「汝今见不？」

阿难言：「见。」

佛言：「汝何所见？」

阿难言：「我见如来举臂屈指，为光明拳，曜我心目。」

佛言：「汝将谁见？」

阿难言：「我与大众同将眼见。」

佛告阿难：「汝今答我。如来屈指为光明拳，曜汝心目，汝目可见。以何为心，当我拳耀？」

阿难言：「如来现今征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穷寻逐，即能推者，我将为心。」

佛言：「咄！阿难！此非汝心。」

阿难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当名何等？」

佛告阿难：「此是前尘虚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无始至于今生认贼为子，失汝元常故受轮转。」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佛宠弟，心爱佛故令我出家，我心何独供养如来，乃至遍历恒沙国土，承事诸佛及善知识，发大勇猛，行诸一切难行法事皆用此心；纵令谤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若此发明不是心者，我乃无心同诸土木，离此觉知更无所有。云何如来说此非心？我实惊怖，兼此大众无不疑惑，唯垂大悲开示未悟！」

尔时，世尊开示阿难及诸大众，欲令心入无生法忍，于师子座摩阿难顶而告之言：「如来常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阿难！若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叶缕结，诘其根元咸有体性，纵令虚空亦有

名貌，何况清净妙净明心性一切心而自无体？若汝执悞分别觉观，所了知性必为心者，此心即应离诸一切色、香、味、触，诸尘事业别有全性，如汝今者承听我法，此则因声而有分别，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幽闲犹为法尘分别影事，我非勅汝执为非心，但汝于心微细揣摩，若离前尘有分别性即真汝心；若分别性离尘无体，斯则前尘分别影事，尘非常住若变灭时，此心则同龟毛兔角，则汝法身同于断灭，其谁修证无生法忍？」实时阿难与诸大众默然自失。

佛告阿难：「世间一切诸修学人，现前虽成九次第定，不得漏尽成阿罗汉，皆由执此生死妄想误为真实。是故汝今虽得多闻不成圣果。」

阿难闻已，重复悲泪五体投地，长跪合掌而白佛言：「自我从佛发心出家，恃佛威神，常自思惟无劳我修，将谓如来惠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代，失我本心，虽身出家心不入道，譬如穷子舍父逃逝，今日乃知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与不闻等，如人说食终不能饱。世尊！我等今者二障所缠，良由不知寂常心性。唯愿如来哀愍穷露发妙明心，开我道眼。」

实时如来从胸卍字涌出宝光，其光晃昱有百千色，十方微尘普佛世界一时周遍，遍灌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顶，旋至阿难及诸大众。告阿难言：「吾今为汝建大法幢，亦令十方一切众生，获妙微密性净明心得清净眼。阿难！汝先答我见光明拳，此拳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拳汝将谁见？」

阿难言：「由佛全体阎浮檀金赭如宝山，清净所生故有光明，我实眼观五轮指端屈握示人，故有拳相。」

佛告阿难：「如来今日实言告汝，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开悟。阿难！譬如我拳，若无我手不成我拳；若无汝眼不成汝见。以汝眼根例我拳理，其义均不？」

阿难言：「唯然，世尊！既无我眼不成我见，以我眼根例如来拳，事义相类。」

佛告阿难：「汝言相类，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无手人拳毕竟灭；彼无眼者非见全无。所以者何？汝试于途询问盲人：『汝何所见？』彼诸盲人必来答汝：『我今眼前唯见黑暗，更无他瞩。』以是义观，前尘自暗，见何亏损？」

阿难言：「诸盲眼前唯覩黑暗，云何成见？」

佛告阿难：「诸盲无眼唯观黑暗，与有眼人处于暗室，二黑有别？为无有别？」

「如是，世尊！此暗中人与彼群盲，二黑较量曾无有异。」

「阿难！若无眼人全见前黑，忽得眼光还于前尘，见种种色名眼见者；彼暗中人全见前黑，忽获灯光，亦于前尘见种种色，应名灯见。若灯见者，灯能有见自不名灯，又则灯观何关汝事？是故当知灯能显色。如是见者是眼非灯，眼能显色，如是见性是心非眼。」

阿难虽复得闻是言，与诸大众口已默然心未开悟，犹冀如来慈音宣示，合掌清心伫佛悲诲。

尔时，世尊舒兜罗绵网相光手，开五轮指，诲勅阿难及诸大众：「我初成道于鹿园中，为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众言：『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误。』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

时，憍陈那起立白佛：「我今长老于大众中独得解名，因悟客尘二字成果。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食宿事毕，俶装前途不遑安住；若实主人自无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义。又如新霁清暘升天光入隙中，发明空中诸有尘相，尘质摇动虚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摇动名尘，以摇动者名为尘义。」

佛言：「如是。」

实时，如来于大众中屈五轮指，屈已复开，开已又屈，谓阿难言：「汝今何见？」

阿难言：「我见如来百宝轮掌众中开合。」

佛告阿难：「汝见我手众中开合，为是我手有开有合？为复汝见有开有合？」

阿难言：「世尊！宝手众中开合，我见如来手自开合，非我见性自开自合。」

佛言：「谁动谁静？」

阿难言：「佛手不住，而我见性尚无有静，谁为无住。」

佛言：「如是。」

如来于是从轮掌中飞一宝光在阿难右，实时阿难回首右[办-力+目]，又放一光在阿难左，阿难又则回首左[办-力+目]。佛告阿难：「汝头今日何因摇动？」

阿难言：「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左右观，头自摇动。」

「阿难！汝[办-力+目]佛光左右动头，为汝头动？为复见动？」

「世尊！我头自动，而我见性尚无有止，谁为摇动。」

佛言：「如是。」

于是如来普告大众：「若复众生，以摇动者名之为尘，以不住者名之为客，汝观阿难头自动摇见无所动，又汝观我手自开合见无舒卷，云何汝今以动为身、以动为境，从始洎终念念生灭，遗失真性颠倒行事，性心失真认物为己，轮回是中自取流转？」

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一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二(一名中印度那兰陀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

唐天竺沙门般刺蜜帝译

尔时，阿难及诸大众闻佛示诲身心泰然，念无始来失却本心，妄认缘尘分别影事，今日开悟如失乳儿忽遇慈母，合掌礼佛，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妄虚实现前生灭与不生灭二发明性。

波斯匿王起立白佛：「我昔未承诸佛诲勅，见迦旃延毘罗胝子，咸言：『此身死后断灭，名为涅槃。』我虽值佛今犹狐疑，云何发挥证知此心不生灭地？令此大众诸有漏者咸皆愿闻。」

佛告大王：「汝身现存，今复问汝，汝此肉身为同金刚常住不朽？为复变坏？」

「世尊！我今此身终从变灭。」

佛言：「大王！汝未曾灭，云何知灭？」

「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曾灭，我观现前念念迁谢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渐渐销殒殒亡不息，决知此身当从灭尽。」

佛言：「如是，大王！汝今生龄已从衰老，颜貌何如童子之时？」

「世尊！我昔孩孺肤腠润泽，年至长成血气充满，而今颓龄迫于衰耄，形色枯悴精神昏昧，发白面皱逮将不久，如何见比充盛之时。」

佛言：「大王！汝之形容应不顿朽。」

王言：「世尊！变化密移我诚不觉，寒暑迁流渐至于此。何以故？我年二十虽号年少，颜貌已老初十年时；三十之年又衰二十；于今六十又过于二；观五十时宛然强壮。世尊！我见密移虽此殒落，其间流易且限十年，若复令我微细思惟，其变宁唯一纪二纪，实为年变；岂唯年变，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迁；沈思谛观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终从变灭。」

佛言：「大王！汝见变化迁改不停，悟知汝灭；亦于灭时，知汝身中有不灭耶？」

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实不知！」

佛言：「我今示汝不生灭性。大王！汝年几时见恒河水？」

王言：「我生三岁，慈母携我谒耆婆天，经过此流。尔时即知是恒河水。」

佛言：「大王！如汝所说，二十之时衰于十岁，乃至六十，日月岁时念念迁变，则汝三岁见此河时，至年十三其水云何？」

王言：「如三岁时，宛然无异，乃至于今年六十二，亦无有异。」

佛言：「汝今自伤发白面皱，其面必定皱于童年，则汝今时观此恒河，与昔童时观河之见有童耄不？」

王言：「不也，世尊！」

佛言：「大王！汝面虽皱，而此见精性未曾皱，皱者为变、不皱非变，变者受灭、彼不变者元无生灭，云何于中受汝生死，而犹引彼末伽梨等都言此身死后全灭？」

王闻是言，信知身后舍生趣生，与诸大众踊跃欢喜得未曾有。

阿难即从座起礼佛，合掌长跪白佛：「世尊！若此见闻必不生灭，云何世尊名我等辈遗失真性颠倒行事？愿兴慈悲洗我尘垢。」

实时，如来垂金色臂，轮手下指示阿难言：「汝今见我母陀罗手为正为倒？」

阿难言：「世间众生以此为倒，而我不知谁正谁倒。」

佛告阿难：「若世间人以此为倒，即世间人将何为正？」

阿难言：「如来竖臂，兜罗绵手上指于空，则名为正。」

佛即竖臂，告阿难言：「若此颠倒首尾相换，诸世间人一倍瞻视，则知汝身与诸如来清净法身比类发明，如来之身名正遍知，汝等之身号性颠倒，随汝谛观汝身佛身，称颠倒者名字何处号为颠倒？」

于时，阿难与诸大众瞪瞻佛目精不瞬，不知身心颠倒所在。佛兴慈悲哀愍阿难及诸大众，发海潮音遍告同会：「诸善男子！我常说言：『色心诸缘及心所使诸所缘法，唯心所现。』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现物，云何汝等遗失本妙圆妙明心宝明妙性，认悟中迷晦昧为空，空晦暗中结暗为色，色杂妄想相为身，聚缘内摇趣外奔逸，昏扰扰相以为心性。一迷为心，决定惑为色身之内，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弃之，唯认一浮沤体，目为全潮穷尽羸渤。汝等即是迷中倍人，如我垂手等无差别，如来说为可怜愍者。」

阿难承佛悲救深诲，垂泣叉手而白佛言：「我虽承佛如是妙音，悟妙明心元所圆满常住心地；而我悟佛现说法音，现以缘心允所瞻仰，徒获此心未敢认为本元心地。愿佛哀愍宣示圆音，拔我疑根归无上道。」

佛告阿难：「汝等尚以缘心听法，此法亦缘非得法性。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岂唯亡指，亦复不识明之与暗。何以故？即以指体为月明性，明暗二性无所了故。汝亦如是，若以分别我说法音为汝心者，此心自应离分别音有分别性。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暂止便去终不常住，而掌亭人都无所去名为亭主；此亦如是，若真汝心则无所去。云何离声无分别性？斯则岂唯声分别心，分别我容离诸色相无分别性，如是乃至分别都无非色非空。拘舍离等昧为冥谛，离诸法缘无分别性，则汝心性各有所还，云何为主？」

阿难言：「若我心性各有所还，则如来说妙明元心云何无还？惟垂哀愍为我宣说。」

佛告阿难：「且汝见我见精明元，此见虽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汝应谛听，今当示汝无所还地。阿难！此大讲堂洞开东方，日轮升天则有明耀，中夜黑月云雾晦暝则复昏暗，户牖之隙则复见通，墙宇之间则复观拥，分别之处则复见缘，顽虚之中遍是空性，鬘[土*孛]之象则纤昏尘，澄霁敛氛又观清静。阿难！汝咸看此诸变化相，吾今各还本所因处。云何本因？阿难！此诸变化明还日轮。何以故？无日不明，明因属日，是故还日；暗还黑月；通还户牖；拥还墙宇；缘还分别；顽虚还空；鬘[土*孛]还尘；清明还霁。则诸世间一切所有，不出斯类。汝见八种，见精明性当欲谁还？何以故？若还于明，则不明时无复见暗，虽明暗等种种差别，见无差别；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则知汝心本妙明净。汝自迷闷丧本受轮，于生死中常被漂溺，是故如来名可怜愍。」

阿难言：「我虽识此见性无还，云何得知是我真性？」

佛告阿难：「吾今问汝，今汝未得无漏清静，承佛神力，见于初禅得无障碍；而阿那律见阎浮提，如观掌中庵摩罗果；诸菩萨等见百千界；十方如来穷尽微尘清静国土无所不瞩。众生洞视不过分寸。阿难！且吾与汝观四天王所住宫殿，中间遍览水陆空行，虽有昏明种种形像，无非前尘分别留碍，汝应于此分别自他。今吾将汝择于见中，谁是我体？谁为物象？阿难！极汝见

源，从日月宫，是物非汝；至七金山周遍谛观，虽种种光亦物非汝；渐渐更观云腾、鸟飞、风动尘起、树木山川、草芥人畜，咸物非汝。阿难！是诸远近诸有物性，虽复差殊，同汝见精清净所瞩，则诸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殊，此精妙明诚汝见性。若见是物，则汝亦可见吾之见？若同见者名为见吾；吾不见时，何不见吾不见之处？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吾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又则汝今见物之时，汝既见物物亦见汝，体性纷杂，则汝与我并诸世间不成安立。阿难！若汝见时是汝非我，见性周遍非汝而谁？云何自疑汝之真性，性汝不真取我求实。」

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此见性必我非余，我与如来观四天王胜藏宝殿居日月宫，此见周圆遍娑婆国；退归精舍只见伽蓝，清心户堂但瞻檐庑。世尊！此见如是，其体本来周遍一界，今在室中唯满一室，为复此见缩大为小？为当墙宇夹令断绝？我今不知斯义所在，愿垂弘慈为我敷演。」

佛告阿难：「一切世间大小内外诸所事业各属前尘，不应说言见有舒缩。譬如方器，中见方空，吾复问汝，此方器中所见方空，为复定方？为不定方？若定方者，别安圆器空应不圆；若不定者，在方器中应无方空。汝言不知斯义所在，义性如是云何为在。阿难！若复欲令入无方圆，但除器方空体无方，不应说言更除虚空方相所在。若如汝问，入室之时缩见令小，仰观日时汝岂挽见齐于日面？若筑墙宇能夹见断，穿为小窦宁无窦迹？是义不然。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失于本心为物所转，故于是中观大观小；若能转物则同如来，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于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国土。」

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此见精必我妙性，令此妙性现在我前，见必我真，我今身心复是何物？而今身心分别有实，彼见无别分辨我身，若实我心令我今见，见性实我，而身非我，何殊如来先所难言：『物能见我？』惟垂大慈开发未悟。」

佛告阿难：「今汝所言：『见在汝前』是义非实。若实汝前，汝实见者，则此见精既有方所非无指示。且今与汝坐祇陀林，遍观林渠及与殿堂，上至日月前对恒河，汝今于我师子座前，举手指陈是种种相，阴者是林，明者是日，碍者是壁，通者是空，如是乃至草树纤毫大小虽殊，但可有形无不指着。若必有见现在汝前，汝应以手确实指陈何者是见。阿难！当知若空是见，既已成见，何者是空？若物是见，既已是见，何者为物？汝可微细披剥万象，析出精明净妙见元，指陈示我，同彼诸物分明无惑。」

阿难言：「我今于此重阁讲堂，远泊恒河上观日月，举手所指纵目所观，指皆是物无是见者。世尊！如佛所说，况我有漏初学声闻，乃至菩萨亦不能于万物象前剖出精见，离一切物别有自性。」

佛言：「如是，如是！」

佛复告阿难：「如汝所言，无有精见，离一切物别有自性，则汝所指是物之中无是见者。今复告汝！汝与如来坐祇陀林更观林苑，乃至日月种种象殊，必无见精受汝所指；汝又发明此诸物中何者非见？」

阿难言：「我实遍见此祇陀林，不知是中何者非见？何以故？若树非见，云何见树？若树即见，复云何树？如是乃至若空非见，云何为空？若空即见，复云何空？我又思惟是万象中，微细发明无非见者。」

佛言：「如是，如是！」

于是大众非无学者，闻佛此言茫然不知是义终始，一时惶悚失其所守。如来自知其魂虑变慑，心生怜愍，安慰阿难及诸大众：「诸善男子！无上法王是真实语，如所如说不诳不妄，非末伽梨四种不死矫乱论议，汝谛思惟无忝哀慕。」

是时，文殊师利法王子愍诸四众，在大众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此诸大众，不悟如来发明二种精见色空，是非是义。世尊！若此前缘色空等象，若是见者应有所指；若非见者应无所瞩。而今不知是义所归故有惊怖，非是畴昔善根轻渺，唯愿如来大慈，发明此诸物象与此见精元是何物，于其中间无是非是。」

佛告文殊及诸大众：「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于其自住三摩地中，见与见缘并所想相，如虚空花本无所有。此见及缘元是菩提妙净明体，云何于中有是非是？文殊！吾今问汝，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为无文殊？」

「如是，世尊！我真文殊，无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则二文殊。然我今日非无文殊，于中实无是非二相。」

佛言：「此见妙明与诸空尘亦复如是，本是妙明无上菩提净圆真心，妄为色空及与闻见，如第二月，谁为是月？又谁非月？文殊！但一月真，中间自无

是月非月。是以汝今观见与尘，种种发明名为妄想，不能于中出是非是，由是精真妙觉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

阿难白佛言：「世尊！诚如法王所说，觉缘遍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灭，与先梵志袞毘迦罗所谈冥谛，及投灰等诸外道种说有真我遍满十方，有何差别？世尊亦曾于楞伽山，为大慧等敷演斯义，彼外道等常说自然，我说因缘非彼境界。我今观此觉性自然非生非灭，远离一切虚妄颠倒，似非因缘与彼自然，云何开示不入群邪，获真实心妙觉明性？」

佛告阿难：「我今如是开示方便，真实告汝，汝犹未悟，惑为自然。阿难！若必自然，自须甄明有自然体。汝且观此妙明见中，以何为自？此见为复以明为自？以暗为自？以空为自？以塞为自？阿难！若明为自，应不见暗；若复以空为自体者，应不见塞。如是乃至诸暗等相以为自者，则于明时见性断灭，云何见明？」

阿难言：「必此妙见性非自然。我今发明是因缘性，心犹未明，咨询如来是义云何合因缘性？」

佛言：「汝言因缘，吾复问汝。汝今同见，见性现前，此见为复因明有见？因暗有见？因空有见？因塞有见？阿难！若因明有，应不见暗；如因暗有，应不见明。如是乃至因空、因塞，同于明暗。复次，阿难！此见又复缘明有见？缘暗有见？缘空有见？缘塞有见？阿难！若缘空有，应不见塞；若缘塞有，应不见空。如是乃至缘明、缘暗，同于空塞。当知如是精觉妙明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自然，无非不非无是非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汝今云何于中措心，以诸世间戏论名相而得分别？如以手掌撮摩虚空，只益自劳！虚空云何随汝执捉？」

阿难白佛言：「世尊！必妙觉性非因非缘。世尊云何常与比丘，宣说见性具四种缘，所谓因空、因明、因心、因眼。是义云何？」

佛言：「阿难！我说世间诸因缘相，非第一义。阿难！吾复问汝。诸世间人说我能见，云何名见？云何不见？」

阿难言：「世人因于日、月、灯光见种种相，名之为见；若复无此三种光明，则不能见。」

「阿难！若无明时名不见者，应不见暗；若必见暗，此但无明云何不见？阿难！若在暗时，不见明故名为不见；今在明时不见暗相，还名不见。如是二相俱名不见。若复二相自相[交*欠]夺，非汝见性于中暂无，如是则知二俱名见，云何不见？是故阿难！汝今当知，见明之时，见非是明；见暗之时，见非是暗；见空之时，见非是空；见塞之时，见非是塞，四义成就。汝复应知，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云何复说因缘、自然及和合相？汝等声闻狭劣无识，不能通达清净实相，吾今诲汝，当善思惟，无得疲惫妙菩提路。」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为我等辈宣说因缘及与自然，诸和合相与不和合，心犹未开；而今更闻见见非见，重增迷闷。伏愿弘慈施大慧目，开示我等觉心明净。」作是语已，悲泪顶礼，承受圣旨。

尔时，世尊怜愍阿难及诸大众，将欲敷演大陀罗尼诸三摩提妙修行路，告阿难言：「汝虽强记，但益多闻；于奢摩他 微密观照心犹未了。汝今谛听，吾今为汝分别开示，亦令将来诸有漏者获菩提果。阿难！一切众生轮回世间，由二颠倒分别见妄，当处发生当业轮转。云何二见？一者众生别业妄见；二者众生同分妄见。

「云何名为别业妄见？阿难！如世间人目有赤眚，夜见灯光别有圆影五色重迭。于意云何？此夜灯明所现圆光，为是灯色为当见色？阿难！此若灯色，则非眚人何不同见，而此圆影唯眚之观？若是见色，见已成色，则彼眚人见圆影者名为何等？复次，阿难！若此圆影离灯别有，则合傍观屏帐几筵有圆影出；离见别有，应非眼瞩，云何眚人目见圆影？是故当知色实在灯，见病为影，影见俱眚，见眚非病。终不应言是灯是见，于是中有非灯非见。如第二月，非体非影。何以故？第二之观，捏所成故。诸有智者不应说言，此捏根元是形非形离见非见；此亦如是，目眚所成，今欲名谁是灯是见，何况分别非灯非见。

「云何名为同分妄见？阿难！此阎浮提除大海水，中间平陆有三千洲，正中大洲东西括量，大国凡有二千三百，其余小洲在诸海中，其间或有三两百国，或一或二，至于三十、四十、五十。阿难！若复此中有一小洲只有两国，唯一国人同感恶缘，则彼小洲当土众生，覩诸一切不祥境界。或见二日或见两月，其中乃至晕蚀佩玦彗勃飞流，负耳虹蜺种种恶相，但此国见；彼国众生，本所不见亦复不闻。阿难！吾今为汝以此二事进退合明。

「阿难！如彼众生别业妄见，瞩灯光中所现圆影虽现似境，终彼见者目眚所成，眚即见劳非色所造，然见眚者终无见咎。例汝今日以目观见山河国土及诸众生，皆是无始见病所成，见与见缘似现前境，元我觉明见所缘眚，觉见即眚本觉明心，觉缘非眚觉所觉眚，觉非眚中此实见见。云何复名觉闻知见？是故汝今见我及汝并诸世间十类众生，皆即见眚；非见眚者，彼见真精，性非眚者故不名见。

「阿难！如彼众生同分妄见，例彼妄见别业一人，一病目人同彼一国，彼见圆影眚妄所生，此众同分所现不祥，同见业中瘴恶所起，俱是无始见妄所生。例阎浮提三千洲中，兼四大海娑婆世界，并洎十方诸有漏国及诸众生，同是觉明无漏妙心，见闻觉知虚妄病缘，和合妄生、和合妄死。若能远离诸和合缘及不和合，则覆灭除诸生死因，圆满菩提不生灭性清静本心本觉常住。

「阿难！汝虽先悟本觉妙明，性非因缘、非自然性，而犹未明如是觉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阿难！吾今复以前尘问汝。汝今犹以一切世间妄想，和合诸因缘性，而自疑惑。证菩提心和合起者，则汝今者妙净见精，为与明和？为与闇和？为与通和？为与塞和？若明和者，且汝观明，当明现前，何处杂见？见相可辨，杂何形像？若非见者，云何见明？若即见者，云何见见？必见圆满，何处和明。若明圆满，不合见和，见必异明；杂则失彼性明名字。杂失明性，和明非义，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

「复次，阿难！又汝今者妙净见精，为与明合？为与暗合？为与通合？为与塞合？若明合者，至于暗时明相已灭，此见即不与诸暗合。云何见暗？若见暗时不与暗合，与明合者应非见明，既不见明云何明合？了明非暗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我思惟，此妙觉元与诸缘尘及心念虑非和合耶？」

佛言：「汝今又言觉非和合。吾复问汝。此妙见精非和合者，为非明和？为非暗和？为非通和？为非塞和？若非明和，则见与明必有边畔。汝且谛观，何处是明？何处是见？在见在明自何为畔？阿难！若明际中必无见者，则不相及，自不知其明相所在，畔云何成？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

「又妙见精非和合者，为非明合？为非暗合？为非通合？为非塞合？若非明合，则见与明性相乖角，如耳与明了不相触，见且不知明相所在，云何甄明

合非合理？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阿难！汝犹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如是乃至五阴、六入，从十二处至十八界，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名灭，殊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于去来、迷悟、死生，了无所得。

「阿难！云何五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阿难！譬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晴明空，唯一精虚迥无所有，其人无故不动目睛瞪以发劳，则于虚空别见狂花，复有一切狂乱非相；色阴当知亦复如是。阿难！是诸狂花，非从空来，非从目出。如是，阿难！若空来者，既从空来还从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虚空，空若非空，自不容其花相起灭，如阿难体，不容阿难。若目出者，既从目出还从目入，即此花性从目出故，当合有见。若有见者，去既花空旋合见眼；若无见者，出既翳空，旋当翳眼。又见花时，目应无翳，云何晴空号清明眼？是故当知色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有人手足宴安百骸调适，忽如忘生性无违顺，其人无故以二手掌于空相摩，于二手中妄生涩滑冷热诸相；受阴当知亦复如是。阿难！是诸幻触，不从空来，不从掌出。如是，阿难！若空来者，既能触掌，何不触身？不应虚空选择来触。若从掌出，应非待合。又掌出故，合则掌知，离即触入，臂腕骨髓应亦觉知入时踪迹，必有觉心知出知入，自有一物身中往来，何待合知要名为触？是故当知受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有人谈说醋梅口中水出，思踏悬崖足心酸涩；想阴当知亦复如是。阿难！如是醋说，不从梅生，非从口入。如是，阿难！若梅生者，梅合自谈，何待人说？若从口入，自合口闻，何须待耳？若独耳闻，此水何不耳中而出？想踏悬崖与说相类。是故当知想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暴流波浪相续，前际后际不相踰越；行阴当知亦复如是。阿难！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离空水。如是，阿难！若因空生，则诸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世界自然俱受沦溺。若因水有，则此暴流性应非水，有所有相今应现在。若即水性，则澄清时应非水体。若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流。是故当知行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有人取频伽瓶，塞其两孔满中擎空，千里远行用饷他国；识阴当知亦复如是。阿难！如是虚空，非彼方来，非此方入。如是，阿难！若彼

方来，则本瓶中既贮空去，于本瓶地应少虚空。若此方入，开孔倒瓶应见空出。是故当知知识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二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三(一名中印度那兰陀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

唐天竺沙门般刺蜜帝译

「复次，阿难！云何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阿难！即彼目精瞪发劳者，兼目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因于明暗二种妄尘，发见居中吸此尘象，名为见性，此见离彼明暗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是见非明暗来，非于根出，不于空生。何以故？若从明来，暗即随灭，应非见暗。若从暗来，明即随灭，应无见明。若从根生，必无明暗。如是见精，本无自性。若于空出，前瞩尘象归当见根；又空自观，何关汝入。是故当知眼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有人以两手指急塞其耳，耳根劳故头中作声，兼耳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因于动静二种妄尘，发闻居中吸此尘象，名听闻性，此闻离彼动静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是闻非动静来，非于根出，不于空生。何以故？若从静来，动即随灭，应非闻动。若从动来，静即随灭，应无觉静。若从根生，必无动静。如是闻体，本无自性。若于空出，有闻成性即非虚空；又空自闻，何关汝入。是故当知耳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有人急畜其鼻畜久成劳，则于鼻中闻有冷触，因触分别通塞虚实，如是乃至诸香臭气，兼鼻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因于通塞二种妄尘，发闻居中吸此尘象，名嗅闻性，此闻离彼通塞二尘，毕竟无体。当知是闻非通塞来，非于根出，不于空生。何以故？若从通来，塞自随灭，云何知塞？如因塞有，通则无闻，云何发明香臭等触？若从根生，必无通塞。如是闻体，本无自性。若从空出，是闻自当回嗅汝鼻，空自有闻，何关汝入。是故当知鼻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有人以舌舐吻熟舐令劳，其人若病则有苦味，无病之人微有甜触，由甜与苦显此舌根，不动之时淡性常在。兼舌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

因甜苦淡二种妄尘，发知居中吸此尘象，名知味性，此知味性离彼甜苦及淡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如是尝苦淡知，非甜苦来，非因淡有，又非根出，不于空生。何以故？若甜苦来，淡即知灭，云何知淡？若从淡出，甜即知亡，复云何知甜苦二相？若从舌生，必无甜淡及与苦尘。斯知味根本无自性。若于空出，虚空自味非汝口知，又空自知，何关汝入。是故当知舌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有人以一冷手触于热手，若冷势多热者从冷，若热功胜冷者成热，如是以此合觉之触显于离知，涉势若成因于劳触。兼身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因于离合二种妄尘，发觉居中吸此尘象，名知觉性。此知觉体，离彼离合违顺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是觉，非离合来，非违顺有，不于根出，又非空生。何以故？若合时来，离当已灭，云何觉离？违顺二相，亦复如是。若从根出，必无离合违顺四相。则汝身知，元无自性。必于空出，空自知觉，何关汝入。是故当知身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譬如有人劳倦则眠睡熟便寤，览尘斯忆失忆为妄，是其颠倒生住异灭，吸习中归不相踰越，称意知根。兼意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因于生灭二种妄尘，集知居中吸撮内尘，见闻逆流流不及地，名觉知性。此觉知性，离彼寤寐生灭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如是觉知之根，非寤寐来，非生灭有，不于根出，亦非空生。何以故？若从寤来，寐即随灭，将何为寐？必生时有，灭即同无，令谁受灭？若从灭有，生即灭无，孰知生者？若从根出，寤寐二相随身开合，离斯二体，此觉知者同于空花，毕竟无性。若从空生，自是空知，何关汝入。是故当知意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复次，阿难！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阿难！汝且观此祇陀树林及诸泉池。于意云何，此等为是色生眼见？眼见色相？阿难！若复眼根生色相者，见空非色，色性应销，销则显发一切都无，色相既无，谁明空质？空亦如是。若复色尘生眼见者，观空非色，见即销亡，亡则都无，谁明空色？是故当知，见与色空俱无处所，即色与见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汝更听此祇陀园中，食办击鼓、众集撞钟，钟鼓音声前后相续。于意云何，此等为是声来耳边？耳往声处？阿难！若复此声来于耳边，如我乞食室罗筏城，在祇陀林则无有我；此声必来阿难耳处，目连、迦叶应不俱闻，何况其中一千二百五十沙门，一闻钟声同来食处。若复汝耳往彼声边，如我归住祇陀林中，在室罗城则无有我；汝闻鼓声，其耳已往击鼓之处，钟

声齐出应不俱闻，何况其中象马牛羊种种音响。若无来往，亦复无闻。是故当知听与音声俱无处所，即听与声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汝又嗅此炉中栴檀，此香若复然于一铢，室罗筏城四十里内同时闻气。于意云何，此香为复生栴檀木？生于汝鼻？为生于空？阿难！若复此香生于汝鼻，称鼻所生当从鼻出，鼻非栴檀，云何鼻中有栴檀气？称汝闻香当于鼻入，鼻中出香说闻非义。若生于空，空性常恒，香应常在，何藉炉中爇此枯木？若生于木，则此香质因爇成烟，若鼻得闻合蒙烟气，其烟腾空未及遥远，四十里内云何已闻？是故当知香臭与闻俱无处所，即嗅与香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汝常二时众中持钵，其间或遇酥酪醍醐名为上味。于意云何，此味为复生于空中？生于舌中？为生食中？阿难！若复此味生于汝舌，在汝口中祇有一舌，其舌尔时已成酥味，遇黑石蜜应不推移，若不变移不名知味，若变移者舌非多体，云何多味一舌之知？若生于食，食非有识，云何自知？又食自知，即同他食，何预于汝，名味之知？若生于空，汝噉虚空当作何味？必其虚空若作咸味，既咸汝舌亦咸汝面，则此界人同于海鱼；既常受咸了不知淡，若不识淡亦不觉咸，必无所知，云何名味？是故当知味舌与尝俱无处所，即尝与味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汝常晨朝以手摩头。于意云何，此摩所知，唯为能触。能为在手？为复在头？若在于手，头则无知，云何成触？若在于头，手则无用，云何名触？若各各有，则汝阿难应有二身。若头与手一触所生，则手与头当为一体，若一体者触则无成；若二体者，触谁为在？在能非所，在所非能。不应虚空与汝成触。是故当知觉触与身俱无处所，即身与触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汝常意中所缘善、恶、无记三性，生成法则。此法为复即心所生？为当离心别有方所？」

「阿难！若即心者，法则非尘，非心所缘，云何成处？若离于心别有方所，则法自性为知？非知？知则名心，异汝非尘，同他心量即汝即心，云何汝心更二于汝？若非知者，此尘既非色、声、香、味、离合冷暖及虚空相，当于何在？今于色空都无表示，不应人间更有空外，心非所缘，处从谁立。是故当知法则与心俱无处所，则意与法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复次，阿难！云何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阿难！如汝所明，眼色为缘生于眼识，此识为复因眼所生，以眼为界？因色所生，以色为界？阿难！若因眼生，既无色空无可分别，纵有汝识欲将何用？汝见又非青黄赤白，无所表示从何立界？若因色生，空无色时汝识应灭，云何识知是虚空性？若色变时，汝亦识其色相迁变，汝识不迁，界从何立？从变则变，界相自无；不变则恒。既从色生，应不识别虚空所在。若兼二种眼色共生，合则中离，离则两合，体性杂乱云何成界？是故当知眼色为缘生眼识界，三处都无，则眼与色及色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又汝所明，耳声为缘生于耳识。此识为复因耳所生，以耳为界？因声所生，以声为界？

「阿难！若因耳生，动静二相既不现前，根不成知，必无所知；知尚无成，识何形貌？若取耳闻，无动静故，闻无所成。云何耳形杂色触尘，名为识界，则耳识界复从谁立？若生于声，识因声有，则不关闻，无闻则亡声相所在；识从声生，许声因闻而有声相，闻应闻识不闻非界，闻则同声，识已被闻谁知闻识，若无知者终如草木。不应声闻杂成中界，界无中位，则内外相复从何成？是故当知耳声为缘生耳识界，三处都无，则耳与声及声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又汝所明，鼻香为缘生于鼻识。此识为复因鼻所生，以鼻为界？因香所生，以香为界？

「阿难！若因鼻生，则汝心中以何为鼻？为取肉形双爪之相？为取嗅知动摇之性？若取肉形，肉质乃身，身知即触，名身非鼻，名触即尘，鼻尚无名云何立界？若取嗅知，又汝心中以何为知？以肉为知，则肉之知元触非鼻；以空为知，空则自知肉应非觉，如是则应虚空是汝，汝身非知，今日阿难应无所在；以香为知，知自属香，何预于汝？若香臭气必生汝鼻，则彼香臭二种流气，不生伊兰及栴檀木，二物不来，汝自嗅鼻为香为臭。臭则非香，香应非臭，若香臭二俱能闻者，则汝一人应有两鼻，对我问道有二阿难，谁为汝体？若鼻是一，香臭无二，臭既为香香复成臭，二性不有，界从谁立？若因香生识因香有，如眼有见不能观眼，因香有故应不知香，知则非生，不知非识。香非知有，香界不成；识不知香，因界则非从香建立，既无中间不成内外，彼诸闻性毕竟虚妄。是故当知鼻香为缘生鼻识界，三处都无，则鼻与香及香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又汝所明，舌味为缘生于舌识。此识为复因舌所生，以舌为界？因味所生，以味为界？」

「阿难！若因舌生，则诸世间甘蔗、乌梅、黄连、石盐、细辛、姜桂都无有味。汝自尝舌为甜为苦？若舌性苦，谁来尝舌？舌不自尝，孰为知觉？舌性非苦，味自不生，云何立界？若因味生，识自为味，同于舌根应不自尝，云何识知是味非味？又一切味非一物生，味既多生识应多体，识体若一体必味生。咸淡甘辛和合俱生，诸变异相同为一味应无分别，分别既无则不名识，云何复名舌味识界？不应虚空生汝心识。舌味和合，即于是中元无自性，云何界生？是故当知舌味为缘生舌识界，三处都无，则舌与味及舌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又汝所明，身触为缘生于身识。此识为复因身所生，以身为界？因触所生，以触为界？」

「阿难！若因身生必无合离，二觉观缘身何所识。若因触生必无汝身，谁有非身知合离者？阿难！物不触知，身知有触；知身即触，知触即身。即触非身，即身非触，身触二相元无处所，合身即为身自体性，离身即是虚空等相，内外不成中云何立？中不复立内外性空，即汝识生从谁立界？是故当知身触为缘生身识界，三处都无，则身与触及身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又汝所明，意法为缘生于意识。此识为复因意所生，以意为界？因法所生，以法为界？」

「阿难！若因意生，于汝意中必有所思，发明汝意。若无前法，意无所生，离缘无形，识将何用？又汝识心与诸思量，兼了别性，为同为异？同意即意，云何所生？异意不同，应无所识。若无所识，云何意生？若有所识，云何识意？唯同与异，二性无成，界云何立？若因法生，世间诸法不离五尘。汝观色法，及诸声法、香法、味法，及与触法，相状分明以对五根，非意所摄。汝识决定依于法生，汝今谛观法法何状？若离色空、动静、通塞、合离、生灭，越此诸相终无所得。生则色空诸法等生，灭则色空诸法等灭，所因既无，因生有识作何形相？相状不有界云何生？是故当知意法为缘生意识界，三处都无，则意与法及意识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常说和合因缘，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大和合发明。云何如来因缘、自然二俱排摈？我今不知斯义所属，惟垂哀愍，开示众生中道了义无戏论法。」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汝先厌离声闻、缘觉诸小乘法，发心勤求无上菩提，故我今时为汝开示第一义谛。如何复将世间戏论、妄想因缘而自缠绕？汝虽多闻如说药人，真药现前不能分别，如来说为真可怜愍。汝今谛听，吾当为汝分别开示，亦令当来修大乘者通达实相。」阿难默然，承佛圣旨。

「阿难！如汝所言，四大和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阿难！若彼大性体非和合，则不能与诸大杂和，犹如虚空不和诸色；若和合者，同于变化，始终相成生灭相续，生死死生生死死，如旋火轮未有休息。阿难！如水成冰冰还成水。汝观地性，龕为大地细为微尘，至邻虚尘析彼极微，色边际相七分所成，更析邻虚即实空性。阿难！若此邻虚析成虚空，当知虚空出生色相。汝今问言：『由和合故，出生世间诸变化相。』汝且观此一邻虚尘，用几虚空和合而有？不应邻虚合成邻虚。又邻虚尘析入空者，用几色相合成虚空？若色合时，合色非空；若空合时，合空非色。色犹可析，空云何合？汝元不知如来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阿难！火性无我，寄于诸缘。汝观城中未食之家欲炊爨时，手执阳燧日前求火。阿难！名和合者，如我与汝一千二百五十比丘今为一众，众虽为一，诘其根本各各有身，皆有所生氏族名字，如舍利弗婆罗门种、优卢频螺迦叶波种，乃至阿难瞿昙种姓。阿难！若此火性因和合有，彼手执镜于日求火，此火为从镜中而出？为从艾出？为于日来？阿难！若日来者，自能烧汝手中之艾，来处林木皆应受焚。若镜中出，自能于镜出然于艾，镜何不镕。纡汝手执尚无热相，云何融泮。若生于艾，何藉日镜、光明相接，然后火生。汝又谛观镜因手执、日从天来、艾本地生，火从何方游历于此？日镜相远非和非合，不应火光无从自有。汝犹不知如来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阿难当知！世人一处执镜一处火生，遍法界执满世间起，起遍世间宁有方所，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阿难！水性不定，流息无恒。如室罗城迦毘罗仙、斫迦罗仙及钵头摩诃萨多等诸大幻师，求太阴精用和幻药，是诸师等，于白月昼手执方诸承月中

水。此水为复从珠中出？空中自有？为从月来？阿难！若从月来，尚能远方令珠出水，所经林木皆应吐流。流，则何待方珠所出；不流，明水非从月降。若从珠出，则此珠中常应流水，何待中宵承白月昼。若从空生，空性无边水当无际，从人洎天皆同陷溺，云何复有水陆空行？汝更谛观，月从天陟，珠因手持，承珠水盘本人敷设，水从何方流注于此？月珠相远非和非合，不应水精无从自有。汝尚不知如来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一处执珠一处水出，遍法界执满法界生，生满世间宁有方所，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阿难！风性无体，动静不常。汝常整衣入于大众，僧伽梨角动及傍人，则有微风拂彼人面。此风为复出袈裟角？发于虚空？生彼人面？阿难！此风若复出袈裟角，汝乃披风，其衣飞摇应离汝体；我今说法，会中垂衣，汝看我衣风何所在？不应衣中有藏风地。若生虚空，汝衣不动，何因无拂？空性常住，风应常生；若无风时，虚空当灭。灭风可见，灭空何状？若有生灭，不名虚空；名为虚空，云何风出？若风自生彼拂之面，从彼面生当应拂汝，自汝整衣云何倒拂？汝审谛观，整衣在汝，面属彼人，虚空寂然不参流动，风自谁方鼓动来此？风空性隔非和非合，不应风性无从自有。汝宛不知如来藏中，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阿难！如汝一人微动服衣有微风出，遍法界拂满国土生，周遍世间宁有方所，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阿难！空性无形，因色显发。如室罗城去河遥处，诸刹利种及婆罗门、毘舍、首陀兼颇罗堕、旃陀罗等，新立安居凿井求水，出土一尺于中则有一尺虚空，如是乃至出土一丈中间还得一丈虚空，空虚浅深随出多少。此空为当因土所出？因凿所有？无因自生？阿难！若复此空无因自生，未凿土前何不无碍，唯见大地迥无通达？若因土出，则土出时应见空入，若土先出无空入者，云何虚空因土而出？若无出入，则应空土元无异因，无异则同，则土出时空何不出？若因凿出，则凿出空，应非出土？不因凿出，凿自出土，云何见空？汝更审谛谛审谛观，凿从人手随方运转，土因地移，如是虚空因何所出？凿空虚实不相为用、非和非合，不应虚空无从自出。若此虚空，性圆周遍本不动摇，当知现前地水火风均名五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阿难！汝心昏迷，不悟四大元如来藏，当观虚空为出为入，为非出入。汝全不知如来藏中，性觉真空性空真觉，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阿难！如一井空空生一井，十方虚空亦复如是，圆满十方宁有方所，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阿难！见觉无知，因色空有。如汝今者在祇陀林，朝明夕昏；设居中宵，白月则光黑月便暗，则明暗等因见分析。此见为复与明暗相并太虚空，为同一体、为非一体？或同、非同？或异、非异？阿难！此见若复与明与暗及与虚空元一体者，则明与暗二体相亡。暗时无明，明时非暗，若与暗一，明则见亡；必一于明，暗时当灭，灭则云何见明见暗？若暗明殊，见无生灭，一云何成？若此见精与暗与明非一体者，汝离明暗及与虚空，分析见元作何形相？离明离暗及离虚空，是见元同龟毛兔角。明暗虚空三事俱异，从何立见？明暗相背，云何或同？离三元无，云何或异？分空分见本无边畔，云何非同？见暗见明性非迁改，云何非异？汝更细审、微细审、详审、谛审，观明从太阳、暗随黑月、通属虚空、拥归大地，如是见精因何所出？见觉空顽非和非合，不应见精无从自出。若见闻知，性圆周遍本不动摇，当知无边不动虚空并其动摇，地水火风均名六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阿难！汝性沈沦，不悟汝之见闻觉知本如来藏，汝当观此见闻觉知，为生为灭？为同为异？为非生灭？为非同异？汝曾不知如来藏中，性见觉明觉精明见，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如一见根见周法界，听嗅尝触觉触觉知，妙德莹然遍周法界，圆满十虚宁有方所，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阿难！识性无源，因于六种根尘妄出。汝今遍观此会圣众，用目循历，其目周视但如镜中，无别分析，汝识于中次第标指，此是文殊、此富楼那、此目干连、此须菩提、此舍利弗。此识了知为生于见？为生于相？为生虚空？为无所因突然而出？阿难！若汝识性生于见中，如无明暗及与色空，四种必无元无汝见，见性尚无从何发识？若汝识性生于相中，不从见生，既不见明亦不见暗，明暗不瞩即无色空，彼相尚无识从何发？若生于空，非相非见，非见无辩，自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灭缘，见闻觉知无处安立；处此二非，空非同无，有非同物，纵发汝识欲何分别？若无所因突然而出，何不日中别识明月。汝更细、详、微细详审，见托汝睛，相推前境，可状成有，不相成无，如是识缘因何所出？识动见澄非和非合，闻听觉知亦复如是，不应识缘无从自出。若此识心本无所从，当知了别见闻觉知圆满湛然性非从所，兼彼虚空地水火风均名七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阿难！汝心麤浮，不悟见闻发明了知本如来藏。汝应观此六处识心，为同为异？为空为有？为非

同异？为非空有？汝元不知如来藏中，性识明知觉明真识，妙觉湛然遍周法界，含吐十虚宁有方所，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尔时，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如来微妙开示，身心荡然得无罣碍。是诸大众，各各自知心遍十方，见十方空如观掌中所持叶物，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遍圆含裹十方；反观父母所生之身，犹彼十方虚空之中吹一微尘，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沤，起灭无从。了然自知获本妙心常住不灭，礼佛合掌得未曾有，于如来前说偈赞佛：

「妙湛总持不动尊，首楞严王世稀有，
销我亿劫颠倒想，不历僧祇获法身；
愿今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
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
伏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誓先入，
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洹；
大雄大力大慈悲，希更审除微细惑，
令我早登无上觉，于十方界坐道场，
舜若多性可销亡，烁迦啰心无动转。」

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三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四(一名中印度那兰陀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

唐天竺沙门般刺蜜帝译

尔时，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善为众生敷演如来第一义谛。世尊常推说法人中我为第一，今闻如来微妙法音，犹如聋人逾百步外聆于蚊蚋，本所不见，何况得闻？佛虽宣明令我除惑，今犹未详斯义究竟无疑惑地。世尊！如阿难辈，虽则开悟习漏未除；我等会中登无漏者，虽尽诸漏，今闻如来所说法音尚纡疑悔。世尊！若复世间一切根、尘、阴、处、界等，皆如来藏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迁流终而复始？又如来说地、水、

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世尊！若地性遍，云何容水？水性周遍火则不生，复云何明水火二性俱遍虚空，不相[凌*欠]灭？世尊！地性障碍，空性虚通，云何二俱周遍法界？而我不知是义攸往，惟愿如来宣流大慈，开我迷云及诸大众。」作是语已，五体投地，钦渴如来无上慈诲。

尔时，世尊告富楼那及诸会中漏尽无学诸阿罗汉：「如来今日普为此会宣胜义中真胜义性，令汝会中定性声闻、及诸一切未得二空回向上乘阿罗汉等，皆获一乘寂灭场地，真阿练若正修行处。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富楼那等钦佛法音默然承听。

佛言：「富楼那！如汝所言，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闻如来宣说性觉妙明、本觉明妙？」

富楼那言：「唯然，世尊！我常闻佛宣说斯义。」

佛言：「汝称觉明，为复性明称名为觉？为觉不明称为明觉？」

富楼那言：「若此不明名为觉者，则无无明。」

佛言：「若无所明则无明觉，有所非觉无所非明，无明又非觉湛明性。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觉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无同异中炽然成异，异彼所异因异立同，同异发明，因此复立无同无异。如是扰乱相待生劳，劳久发尘自相浑浊，由是引起尘劳烦恼起为世界。静成虚空，虚空为同，世界为异，彼无同异真有为法。觉明空昧相待成摇，故有风轮执持世界；因空生摇，竖明立碍彼金宝者，明觉立坚，故有金轮保持国土；竖觉宝成，摇明风出，风金相摩故有火光为变化性，宝明生润，火光上蒸，故有水轮含十方界；火腾水降交发立坚，湿为巨海干为洲渚，以是义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渚中江河常注，水势劣、火结为高山，是故山石击则成炎、融则成水，土势劣、水抽为草木，是故林藪遇烧成土、因绞成水。交妄发生递相为种，以是因缘世界相续。」

「复次，富楼那！明妄非他，觉明为咎。所妄既立，明理不踰，以是因缘，听不出声见不超色，色香味触六妄成就，由是分开见觉闻知，同业相缠合离成化，见明色发明见想成，异见成憎同想成爱，流爱为种纳想为胎，交遘发生吸引同业，故有因缘生羯罗蓝、遏菴昙等，胎卵湿化随其所应，卵唯想

生、胎因情有、湿以合感、化以离应，情想合离更相变易，所有受业逐其飞沈，以是因缘众生相续。

「富楼那！想爱同结，爱不能离，则诸世间父母子孙相生不断，是等则以欲贪为本；贪爱同滋，贪不能止，则诸世间卵化湿胎随力强弱递相吞食，是等则以杀贪为本；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噉，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是等则以盗贪为本。汝负我命，我还债汝，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唯杀盗淫三为根本，以是因缘业果相续。富楼那！如是三种颠倒相续，皆是觉明明了知性，因了发相，从妄见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迁流，因此虚妄终而复始。」

富楼那言：「若此妙觉本妙觉明与如来心不增不减，无状忽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如来今得妙空明觉，山河大地有为习漏何当复生？」

佛告富楼那：「譬如迷人于一聚落惑南为北，此迷为复因迷而有？因悟所出？」

富楼那言：「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不因悟。何以故？迷本无根，云何因迷？悟非生迷，云何因悟？」

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时，倘有悟人指示令悟。富楼那！于意云何，此人纵迷，于此聚落更生迷不？」

「不也，世尊！」

「富楼那！十方如来亦复如是。此迷无本，性毕竟空，昔本无迷，似有迷觉，觉迷迷灭，觉不生迷。亦如瞽人见空中花，瞽病若除华于空灭；忽有愚人，于彼空花所灭空地待花更生。汝观是人为愚？为慧？」

富楼那言：「空元无花，妄见生灭，见花灭空，已是颠倒；勅令更出，斯实狂痴。云何更名如是狂人为愚？为慧？」

佛言：「如汝所解，云何问言：『诸佛如来妙觉明空，何当更出山河大地？』又如金矿杂于精金，其金一纯更不成杂，如木成灰不重为木，诸佛如来菩提涅槃亦复如是。」

「富楼那！又汝问言：『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疑水火性不相[妄*欠]灭；又征虚空及诸大地，俱遍法界不合相容。』富楼那！譬如虚空体非群相，而不拒彼诸相发挥。所以者何？富楼那！彼太虚空，日照则明、云屯则暗、风摇则动、雾澄则清、气凝则浊、土积成霾、水澄成映。于意云何，如是殊方诸有为相，为因彼生？为复空有？若彼所生，富楼那！且日照时既是日明，十方世界同为日色，云何空中更见圆日？若是空明，空应自照，云何中宵、云雾之时不生光耀？当知是明非日非空不异空日。观相元妄无可指陈，犹邀空花结为空果，云何诘其相[妄*欠]灭义？观性元真唯妙觉明，妙觉明心先非水火，云何复问不相容者？真妙觉明亦复如是。汝以空明则有空现，地水火风各各发明则各各现，若俱发明则有俱现，云何俱现？富楼那！如一水中现于日影，两人同观水中之日，东西各行则各有日，随二人去一东一西，先无准的不应难言：『此日是一，云何各行？各日既双，云何现一？』宛转虚妄，无可凭据。」

「富楼那！汝以色空相倾相夺于如来藏，而如来藏随为色空周遍法界，是故于中风动、空澄、日明、云暗，众生迷闷背觉合尘，故发尘劳有世间相；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如来藏，而如来藏唯妙觉明圆照法界，是故于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身含十方无尽虚空，于一毛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灭尘合觉故发真如妙觉明性。而如来藏本妙圆心，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风非火；非眼非耳鼻舌身意；非色非声香味触法；非眼识界如是乃至非意识界；非明无明，明无明尽，如是乃至非老非死，非老死尽；非苦非集非灭非道；非智非得；非檀那、非尸罗、非毘梨耶、非羼提、非禅那、非钵刺若、非波罗蜜多；如是乃至非怛闍阿竭、非阿罗诃、三耶三菩；非大涅槃，非常非乐非我非净，以是俱非世出世故。即如来藏元明心妙，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风即火；即眼即耳鼻舌身意；即色即声香味触法；即眼识界如是乃至即意识界；即明无明，明无明尽，如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尽；即苦即集即灭即道；即智即得；即檀那、即尸罗、即毘梨耶、即羼提、即禅那、即钵刺若、即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即怛闍阿竭、即阿罗诃、三耶三菩；即大涅槃，即常、即乐、即我、即净，以是即俱世出世故。即如来藏妙明心元，离即离非，是即非即，如何世间三有众生及出世间声闻、缘觉，以所知心测度如来无上菩提，用世语言入佛知见？譬如琴瑟笙篴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汝与众生亦复如是，宝觉真心各各圆满，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汝暂举心尘劳先起，由不勤求无上觉道，爱念小乘得少为足。」

富楼那言：「我与如来宝觉圆明，真妙净心无二圆满，而我昔遭无始妄想久在轮回，今得圣乘犹未究竟。世尊！诸妄一切圆灭独妙真常，敢问如来一切众生何因有妄，自蔽妙明受此沦溺？」

佛告富楼那：「汝虽除疑，余惑未尽。吾以世间现前诸事今复问汝。汝岂不闻，室罗城中演若达多，忽于晨朝以镜照面，爱镜中头眉目可见，瞋责己头不见面目，以为魑魅无状狂走。于意云何，此人何因无故狂走？」

富楼那言：「是人心狂，更无他故。」

佛言：「妙觉明圆本圆明妙，既称为妄云何有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自诸妄想辗转相因，从迷积迷以历尘劫，虽佛发明犹不能返，如是迷因因迷自有，识迷无因妄无所依，尚无有生欲何为灭。得菩提者，如寤时人说梦中事，心纵精明，欲何因缘取梦中物，况复无因本无所有。如彼城中演若达多，岂有因缘自怖头走，忽然狂歇头非外得，纵未歇狂亦何遗失。富楼那！妄性如是，因何为在？汝但不随分别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续，三缘断故三因不生，则汝心中演若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胜净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得，何藉劬劳肯綮修证。」

「譬如有人于白衣中系如意珠不自觉知，穷露他方乞食驰走，虽实贫穷珠不曾失，忽有智者指示其珠，所愿从心致大饶富，方悟神珠非从外得。」

实时，阿难在大众中，顶礼佛足起立白佛：「世尊！现说杀盗淫业，三缘断故三因不生，心中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不从人得。斯则因缘皎然明白，云何如来顿弃因缘？我从因缘心得开悟，世尊此义何独我等年少有学声闻，今此会中大目犍连及舍利弗、须菩提等，从老梵志闻佛因缘，发心开悟得成无漏。今说菩提不从因缘，则王舍城拘舍梨等所说自然成第一义。惟垂大悲，开发迷闷。」

佛告阿难：「即如城中演若达多，狂性因缘若得灭除，则不狂性自然而出，因缘自然理穷于是。阿难！演若达多头本自然，本自其然无然非自，何因缘故怖头狂走？若自然头因缘故狂，何不自然因缘故失？本头不失狂怖妄出，曾无变易何藉因缘？本狂自然，本有狂怖，未狂之际狂何所潜？不狂自然，头本无妄，何为狂走？若悟本头，识知狂走，因缘自然俱为戏论。是故我言三缘断故即菩提心。菩提心生生灭心灭，此但生灭，灭生俱尽无功用道。若有自然，如是则明自然心生，生灭心灭此亦生灭，无生灭者名为自然。犹如

世间诸相杂和成一体者，名和合性，非和合者称本然性。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合然俱离，离合俱非，此句方名无戏论法。菩提涅槃尚在遥远，非汝历劫辛勤修证，虽复忆持十方如来、十二部经，清净妙理如恒河沙，祇益戏论。汝虽谈说因缘自然决定明了，人间称汝多闻第一，以此积劫多闻熏习，不能免离摩登伽难，何因待我佛顶神呪，摩登伽心淫火顿歇得阿那含，于我法中成精进林，爱河干枯令汝解脱。是故阿难！汝虽历劫忆持如来秘密妙严，不如一日修无漏业，远离世间憎爱二苦；如摩登伽宿为淫女，由神呪力锁其爱欲，法中今名性比丘尼，与罗睺罗母耶输陀罗同悟宿因，知历世因贪爱为苦，一念熏修无漏善故，或得出缠、或蒙授记。如何自欺，尚留观听？」

阿难及诸大众闻佛示诲，疑惑销除心悟实相，身意轻安得未曾有，重复悲泪顶礼佛足，长跪合掌而白佛言：「无上大悲清净宝王善开我心，能以如是种种因缘方便提奖，引诸沈冥出于苦海。世尊！我今虽承如是法音，知如来藏妙觉明心遍十方界，含育如来十方国土，清净宝严妙觉王刹；如来复责多闻无功，不逮修习。我今犹如旅泊之人，忽蒙天王赐以华屋，虽获大宅要因门入。唯愿如来不舍大悲，示我在会诸蒙暗者捐舍小乘，必获如来无余涅槃本发心路，令有学者从何摄伏畴昔攀缘，得陀罗尼入佛知见。」作是语已，五体投地，在会一心伫佛慈旨。

尔时，世尊哀愍会中缘觉、声闻，于菩提心未自在者，及为当来佛灭度后末法众生发菩提心，开无上乘妙修行路，宣示阿难及诸大众：「汝等决定发菩提心，于佛如来妙三摩提不生疲倦，应当先明发觉初心二决定义。云何初心二义决定？」

「阿难！第一义者，汝等若欲捐舍声闻，修菩萨乘入佛知见，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与果地觉为同？为异？阿难！若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灭，无有是处。以是义故，汝当照明诸器世间，可作之法皆从变灭。阿难！汝观世间，可作之法谁为不坏，然终不闻烂坏虚空。何以故？空非可作，由是始终无坏灭故。则汝身中坚相为地、润湿为水、暖触为火、动摇为风，由此四缠分汝湛圆妙觉明心，为视、为听、为觉、为察，从始入终五迭浑浊。云何为浊？阿难！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伦，本质留碍，二体法尔性不相循，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失留碍水亡清洁，容貌汨然明之为浊，汝浊五重亦复如是。」

「阿难！汝见虚空遍十方界，空见不分；有空无体、有见无觉，相织妄成，是第一重名为劫浊。汝身现转四大为体，见闻觉知壅令留碍，水火风土旋令觉知，相织妄成，是第二重名为见浊。又汝心中忆识诵习，性发知见容现六尘，离尘无相离觉无性，相织妄成，是第三重名烦恼浊。又汝朝夕生灭不停，知见每欲留于世间，业运每常迁于国土，相织妄成，是第四重名众生浊。汝等见闻元无异性，众尘隔越无状异生，性中相知、用中相背，同异失准，相织妄成，是第五重名为命浊。

「阿难！汝今欲令见闻觉知远契如来常乐我净，应当先择死生根本，依不生灭圆湛性成，以湛旋其虚妄灭生，伏还元觉得元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然后圆成果地修证。如澄浊水贮于净器，静深不动，沙土自沈清水现前，名为初伏客尘烦恼；去泥纯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明相精纯，一切变现不为烦恼，皆合涅槃清净妙德。

「第二义者，汝等必欲发菩提心，于菩萨乘生大勇猛，决定弃捐诸有为相，应当审详烦恼根本，此无始来发业润生谁作？谁受？阿难！汝修菩提，若不审观烦恼根本，则不能知虚妄根尘；何处颠倒处尚不知，云何降伏取如来位？阿难！汝观世间解结之人，不见所结，云何知解？不闻虚空被汝堕裂。何以故？空无相形，无结解故。则汝现前眼耳鼻舌及与身心，六为贼媒自劫家宝，由此无始众生世界生缠缚故，于器世间不能超越。

「阿难！云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位方有十，流数有三。一切众生织妄相成，身中贸迁，世界相涉；而此界性，设虽十方定位可明，世间祇目东西南北，上下无位中无定方，四数必明与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转十二，流变三迭一十百千，总括始终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

「阿难！汝复于中克定优劣，如眼观见后暗前明，前方全明后方全暗，左右傍观三分之二，统论所作功德不全，三分言功一分无德，当知眼唯八百功德；如耳周听十方无遗，动若迢遥净无边际，当知耳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如鼻嗅闻通出入息，有出有入而阙中交，验于鼻根三分阙一，当知鼻唯八百功德；如舌宣扬尽诸世间出世间智，言有方分理无穷尽，当知舌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如身觉触识于违顺，合时能觉离中不知，离一合双，验于身根三分阙一，当知身唯八百功德；如意默容十方三世一切世间出世间法，惟圣与凡无不包容尽其涯际，当知意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

「阿难！汝今欲逆生死欲流，返穷流根至不生灭，当验此等六受用根，谁合？谁离？谁深？谁浅？谁为圆通？谁不圆满？若能于此悟圆通根，逆彼无始织妄业流，得循圆通，与不圆根日劫相倍，我今备显六湛圆明，本所功德数量如是，随汝详择其可入者，吾当发明令汝增进。十方如来于十八界，一一修行皆得圆满无上菩提，于其中间亦无优劣；但汝下劣未能于中圆自在慧，故我宣扬，令汝但于一门深入，入一无妄，彼六知根一时清净。」

阿难白佛言：「世尊！云何逆流深入一门，能令六根一时清净？」

佛告阿难：「汝今已得须陀洹果，已灭三界众生世间见所断惑，然犹未知根中积生无始虚习，彼习要因修所断得，何况此中生住异灭分剂头数？今汝且观现前六根，为一？为六？」

「阿难！若言一者，耳何不见、目何不闻、头奚不履、足奚无语？若此六根决定成六，如我今会与汝宣扬微妙法门，汝之六根谁来领受？」

阿难言：「我用耳闻。」

佛言：「汝耳自闻，何关身口？口来问义，身起钦承，是故应知非一终六，非六终一，终不汝根元一元六。阿难！当知是根非一非六，由无始来颠倒沦替，故于圆湛一六义生，汝须陀洹虽得六销犹未亡一，如太虚空参合群器，由器形异名之异空，除器观空说空为一，彼太虚空云何为汝成同不同？何况更名是一非一？则汝了知六受用根亦复如是。由明暗等二种相形，于妙圆中粘湛发见，见精映色结色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眼体如蒲萄朵，浮根四尘流逸奔色；由动静等二种相击，于妙圆中粘湛发听，听精映声卷声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耳体如新卷叶，浮根四尘流逸奔声；由通塞等二种相发，于妙圆中粘湛发嗅，嗅精映香纳香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鼻体如双垂爪，浮根四尘流逸奔香；由恬变等二种相参，于妙圆中粘湛发尝，尝精映味绞味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舌体如初偃月，浮根四尘流逸奔味；由离合等二种相摩，于妙圆中粘湛发觉，觉精映触搏触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身体如腰鼓颡，浮根四尘流逸奔触；由生灭等二种相续，于妙圆中粘湛发知，知精映法览法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意思如幽室见，浮根四尘流逸奔法。」

「阿难！如是六根，由彼觉明有明明觉，失彼精了粘妄发光，是以汝今离暗离明无有见体，离动离静元无听质，无通无塞嗅性不生，非变非恬尝无所

出，不离不合觉触本无，无灭无生了知安寄。汝但不循动静、合离、恬变、通塞、生灭、暗明，如是十二诸有为相，随拔一根脱粘内伏，伏归元真发本明耀；耀性发明，诸余五粘应拔圆脱，不由前尘所起知见，明不循根寄根明发，由是六根互相为用。

「阿难！汝岂不知，今此会中阿那律陀无目而见；跋难陀龙无耳而听；菟伽神女非鼻闻香；骄梵钵提异舌知味；舜若多神无身有触，如来光中映令暂现，既为风质其体元无；诸灭尽定得寂声闻，如此会中摩诃迦叶，久灭意根圆明了知不因心念。阿难！今汝诸根若圆拔已内莹发光，如是浮尘及器世间诸变化相如汤销冰，应念化成无上知觉。阿难！如彼世人聚见于眼，若令急合，暗相现前，六根黯然头足相类，彼人以手循体外绕，彼虽不见，头足一辩知觉是同，缘见因明暗成不见，不明自发则诸暗相永不能昏，根尘既销，云何觉明不成圆妙。」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说言，因地觉心欲求常住，要与果位名目相应。世尊！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庵摩罗识、空如来藏、大圆镜智，是七种名称谓虽别，清净圆满体性坚凝，如金刚王常住不坏；若此见听离于暗明、动静、通塞，毕竟无体，犹如念心离于前尘本无所有，云何将此毕竟断灭以为修因，欲获如来七常住果？世尊！若离明暗见毕竟空，如无前尘念自性灭，进退循环微细推求，本无我心及我心所，将谁立因求无上觉？如来先说湛精圆常，违越诚言终成戏论。云何如来真实语者？惟垂大慈开我蒙悞。」

佛告阿难：「汝学多闻未尽诸漏，心中徒知颠倒所因，真倒现前实未能识，恐汝诚心犹未信伏，吾今试将尘俗诸事当除汝疑。」

实时，如来勅罗睺罗击钟一声，问阿难言：「汝今闻不？」

阿难大众俱言：「我闻。」

钟歇无声，佛又问言：「汝今闻不？」

阿难大众俱言：「不闻。」

时，罗睺罗又击一声，佛又问言：「汝今闻不？」

阿难大众又言：「俱闻。」

佛问阿难：「汝云何闻？云何不闻？」

阿难大众俱白佛言：「钟声若击则我得闻，击久声销音响双绝，则名无闻。」

如来又勅罗睺击钟，问阿难言：「尔今声不？」

阿难言：「声。」

少选声销，佛又问言：「尔今声不？」

阿难大众答言：「无声。」

有顷，罗睺更来撞钟，佛又问言：「尔今声不？」

阿难大众俱言：「有声。」

佛问阿难：「汝云何声？云何无声？」

阿难大众俱白佛言：「钟声若击，则名有声，击久声销音响双绝，则名无声。」

佛语阿难及诸大众：「汝今云何自语矫乱。」

大众阿难俱时问佛：「我今云何名为矫乱？」

佛言：「我问汝闻，汝则言闻；又问汝声，汝则言声。惟闻与声报答无定，如是云何不名矫乱？阿难！声销无响，汝说无闻，若实无闻，闻性已灭同于枯木，钟声更击汝云何知？知有知无，自是声尘或无或有，岂彼闻性为汝有无？闻实云无，谁知无者？是故，阿难！声于闻中自有生灭，非为汝闻声生声灭，令汝闻性为有有无。汝尚颠倒惑声为闻，何怪昏迷以常为断。终不应言，离诸动静、闭塞、开通说闻无性。如重睡人眠熟床枕，其家有人于彼睡时捣练舂米，其人梦中闻舂捣声，别作他物，或为击鼓、或复撞钟，即于梦时自怪其钟为木石响，于时忽寤遑知杵音，自告家人：『我正梦时，惑此舂音将为鼓响。』阿难！是人梦中岂忆静摇、开闭、通塞，其形虽寐闻性不昏，纵汝形销命光迁谢，此性云何为汝销灭？以诸众生从无始来，循诸色声逐念流转，曾不开悟性净妙常，不循所常逐诸生灭，由是生生杂染流转；若

弃生灭守于真常，常光现前，尘根识心应时销落，想相为尘、识情为垢二俱远离，则汝法眼应时清明，云何不成无上知觉？」

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四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五(一名中印度那兰陀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

唐天竺沙门**般刺蜜帝**译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虽说第二义门，今观世间解结之人，若不知其所结之元，我信是人终不能解。世尊！我及会中有学声闻亦复如是，从无始际与诸无明俱灭俱生，虽得如是多闻善根名为出家，犹隔日疟。唯愿大慈哀愍沦溺，今日身心云何是结？从何名解？亦令未来苦难众生，得免轮回，不落三有。」作是语已，普及大众五体投地雨泪翘诚，伫佛如来无上开示。

尔时，世尊怜愍阿难及诸会中诸有学者，亦为未来一切众生为出世因、作将来眼，以阎浮檀紫光金手摩阿难顶，实时十方普佛世界六种振动，微尘如来住世界者各有宝光从其顶出，其光同时于彼世界来祇陀林灌如来顶，是诸大众得未曾有。于是阿难及诸大众，俱闻十方微尘如来异口同音告阿难言：「善哉，阿难！汝欲识知俱生无明，使汝轮转生死结根，唯汝六根更无他物。汝复欲知无上菩提，令汝速登安乐解脱寂静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

阿难虽闻如是法音心犹未明，稽首白佛：「云何令我生死轮回、安乐妙常同是六根，更非他物。」

佛告阿难：「根尘同源，缚脱无二，识性虚妄犹如空花。阿难！由尘发知，因根有相，相见无性，同于交芦。是故汝今，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未见，斯即涅槃、无漏真净。云何是中，更容他物？」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真性有为空， 缘生故如幻；
 无为无起灭， 不实如空花。」

言妄显诸真，妄真同二妄，
犹非真非真，云何见所见？
中间无实性，是故若交芦；
结解同所因，圣凡无二路。
汝观交中性，空有二俱非；
迷晦即无明，发明便解脱。
解结因次第，六解一亦亡；
根选择圆通，入流成正觉。
陀那微细识，习气成暴流；
真非真恐迷，我常不开演。
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
不取无非幻，非幻尚不生，
幻法云何立？是名妙莲华，
金刚王宝觉，如幻三摩提，
弹指超无学。此阿毘达磨，
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

于是阿难及诸大众，闻佛如来无上慈诲祇夜、伽陀，杂糅精莹妙理清澈，心目开明叹未曾有。阿难合掌顶礼白佛：「我今闻佛无遮大悲，性净妙常真实法句，心犹未达六解一亡舒结伦次。惟垂大慈再愍斯会及与将来，施以法音洗涤沈垢。」

实时，如来于师子座，整涅槃僧、**敛**僧伽梨，览七宝机，引手于机，取劫波罗天所奉花巾，于大众前绾成一结，示阿难言：「此名何等？」

阿难大众俱白佛言：「此名为结。」

于是如来绾迭花巾又成一结，重问阿难：「此名何等？」

阿难大众又白佛言：「此亦名结。」如是伦次绾迭花巾总成六结，一一结成，皆取手中所成之结持问阿难此名何等？阿难大众亦复如是，次第酬佛此名为结。

佛告阿难：「我初绾巾，汝名为结，此迭花巾先实一条，第二第三云何汝曹复名为结？」

阿难白佛言：「世尊！此宝迭花缉绩成巾，虽本一体，如我思惟：『如来一绾得一结名，若百绾成终名百结，何况此巾祇有六结，终不至七亦不停五。』云何如来祇许初时，第二第三不名为结？」

佛告阿难：「此宝花巾，汝知此巾元止一条，我六绾时名有六结，汝审观察，巾体是同因结有异。于意云何，初绾结成名为第一，如是乃至第六结生，吾今欲将第六结名成第一不？」

「不也，世尊！六结若存，斯第六名终非第一，纵我历生尽其明辩，如何令是六结乱名。」

佛言：「六结不同，循顾本因一巾所造，令其杂乱终不得成，则汝六根亦复如是，毕竟同中生毕竟异。」

佛告阿难：「汝必嫌此六结不成，愿乐一成，复云何得？」

阿难言：「此结若存，是非锋起于中自生，此结非彼彼结非此，如来今日若总解除，结若不生则无彼此，尚不名一，六云何成？」

佛言：「六解一亡亦复如是。由汝无始心性狂乱，知见妄发发妄不息，劳见发尘如劳目睛，则有狂花于湛精明，无因乱起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即狂劳颠倒花相。」

阿难言：「此劳同结，云何解除？」

如来以手将所结巾偏掣其左，问阿难言：「如是解不？」

「不也，世尊！」

旋复以手偏牵右边，又问阿难：「如是解不？」

「不也，世尊！」

佛告阿难：「吾今以手左右各牵竟不能解，汝设方便，云何成解？」

阿难白佛言：「世尊！当于结心解即分散。」

佛告阿难：「如是，如是！若欲除结，当于结心。阿难！我说佛法从因缘生，非取世间和合麤相，如来发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随所缘出，如是乃至

恒沙界外，一滴之雨亦知头数，现前种种松直、棘曲、鹄白、乌玄皆了元由。是故，阿难！随汝心中选择六根，根结若除尘相自灭，诸妄销亡不真何待。阿难！吾今问汝，此劫波罗巾六结现前，同时解索得同除不？」

「不也，世尊！是结本以次第结生，今日当须次第而解，六结同体结不同时，则结解时云何同除？」

佛言：「六根解除亦复如是。此根初解先得人空，空性圆明成法解脱，解脱法已俱空不生，是名菩萨从三摩地得无生忍。」

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开示，慧觉圆通得无疑惑。一时，合掌顶礼双足而白佛言：「我等今日身心皎然快得无碍，虽复悟知一六亡义，然犹未达圆通本根。世尊！我辈飘零积劫孤露，何心何虑预佛天伦，如失乳儿忽遇慈母，若复因此际会道成，所得密言还同本悟，则与未闻无有差别。惟垂大悲惠我秘严，成就如来最后开示。」作是语已，五体投地，退藏密机冀佛冥授。

尔时，世尊普告众中诸大菩萨及诸漏尽大阿罗汉：「汝等菩萨及阿罗汉，生我法中得成无学。吾今问汝，最初发心悟十八界谁为圆通？从何方便入三摩地？」

骄陈那五比丘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在鹿苑及于鸡园，观见如来最初成道，于佛音声悟明四谛。佛问比丘，我初称解，如来印我名阿若多。妙音密圆，我于音声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音声为上！」

优波尼沙陀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观佛最初成道，观不净相生大厌离，悟诸色性以从不净，白骨微尘归于虚空，空色二无成无学道，如来印我名尼沙陀。尘色既尽妙色密圆，我从色相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色因为上！」

香严童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闻如来教我谛观诸有为相。我时辞佛宴晦清斋，见诸比丘烧沈水香，香气寂然来入鼻中，我观此气非木、非空、非烟、非火，去无所著来无所从，由是意销发明无漏，如来印我得香严号。尘气倏灭妙香密圆，我从香严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香严为上！」

药王、药上二法王子并在会中五百梵天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无始劫为世良医，口中尝此娑婆世界草木金石，名数凡有十万八千，如是悉

知苦醋咸淡甘辛等味，并诸和合俱生变异，是冷是热有毒无毒悉能遍知。承事如来了知味性非空、非有、非即身心、非离身心，分别味因从是开悟，蒙佛如来印我昆季药王、药上二菩萨名。今于会中为法王子，因味觉明位登菩萨。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味因为上！」

跋陀婆罗并其同伴十六开士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等先于威音王佛闻法出家，于浴僧时随例入室，忽悟水因既不洗尘亦不洗体，中间安然，得无所有。宿习无忘乃至今时从佛出家，今得无学，彼佛名我跋陀婆罗。妙触宣明，成佛子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触因为上！」

摩诃迦叶及紫金光比丘尼等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于往劫于此界中，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我得亲近闻法修学，佛灭度后供养舍利、然灯续明，以紫光金涂佛形像，自尔已来世生生身常圆满紫金光聚，此紫金光比丘尼者，即我眷属，同时发心，我观世间六尘变坏，唯以空寂修于灭尽，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犹如弹指。我以空法，成阿罗汉。世尊说我头陀为最，妙法开明销灭诸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法因为上！」

阿那律陀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出家常乐睡眠，如来诃我为畜生类，我闻佛诃啼泣自责，七日不眠失其双目，世尊示我乐见照明金刚三昧，我不因眼观见十方，精真洞然如观掌果，如来印我成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旋见循元斯为第一！」

周利盘特迦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阙诵持无多闻性，最初值佛闻法出家，忆持如来一句伽陀，于一百日得前遗后、得后遗前，佛愍我愚教我安居调出入息。我时观息微细穷尽，生住异灭诸行刹那，其心豁然得大无碍，乃至漏尽成阿罗汉，住佛座下印成无学。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返息循空斯为第一！」

骄梵钵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有口业，于过去劫轻弄沙门，世世生生有牛舐病，如来示我一味清净心地法门，我得灭心入三摩地，观味之知非体非物，应念得超世间诸漏，内脱身心外遗世界，远离三有如鸟出笼，离垢销尘法眼清净成阿罗汉，如来亲印登无学道。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还味旋知斯为第一！」

毕陵伽婆蹉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发心从佛入道，数闻如来说诸世间不可乐事，乞食城中心思法门，不觉路中毒刺伤足，举身疼痛我念

有知，知此深痛虽觉觉痛，觉清净心无痛痛觉，我又思惟如是一身宁有双觉？摄念未久身心忽空，三七日中诸漏虚尽成阿罗汉，得亲印记发明无学。佛问圆通，如我所证，纯觉遗身斯为第一！」

须菩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旷劫来心得无碍，自忆受生如恒河沙，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如是乃至十方成空，亦令众生证得空性，蒙如来发性觉真空，空性圆明得阿罗汉，顿入如来宝明空海，同佛知见印成无学，解脱性空我为无上。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诸相入非非所非尽，旋法归无斯为第一！」

舍利弗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旷劫来心见清净，如是受生如恒河沙，世出世间种种变化，一见则通获无障碍，我于路中逢迦叶波，兄弟相逐宣说因缘，悟心无际从佛出家，见觉明圆得大无畏，成阿罗汉为佛长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心见发光光极知见斯为第一！」

普贤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已曾与恒沙如来为法王子，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根者修普贤行，从我立名。世尊！我用心闻，分别众生所有知见，若于他方恒沙界外，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我于尔时乘六牙象，分身百千皆至其处，纵彼障深未合见我，我与其人暗中摩顶，拥护安慰令其成就。佛问圆通，我说本因，心闻发明分别自在斯为第一！」

孙陀罗难陀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出家从佛入道，虽具戒律，于三摩提，心常散动未获无漏。世尊教我及俱絺罗观鼻端白，我初谛观经三七日，见鼻中气出入如烟，身心内明圆洞世界，遍成虚净犹如琉璃，烟相渐销鼻息成白，心开漏尽，诸出入息化为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罗汉，世尊记我当得菩提。佛问圆通，我以销息息久发明，明圆灭漏斯为第一！」

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旷劫来辩才无碍，宣说苦空深达实相，如是乃至恒沙如来秘密法门，我于众中微妙开示得无所畏。世尊知我有大辩才，以音声轮教我发扬，我于佛前助佛转轮，因师子吼成阿罗汉，世尊印我说法无上。佛问圆通，我以法音降伏魔怨销灭诸漏斯为第一！」

优波离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亲随佛踰城出家，亲观如来六年勤苦，亲见如来降伏诸魔制诸外道，解脱世间贪欲诸漏，承佛教戒如是乃至三千威仪、八万微细，性业、遮业悉皆清净，身心寂灭成阿罗汉，我是如来

众中纲纪，亲印我心持戒修身众推无上。佛问圆通，我以执身身得自在，次第执心心得通达，然后身心一切通利斯为第一！」

大目犍连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于路乞食逢遇优楼频螺、伽耶、那提三迦叶波，宣说如来因缘深义，我顿发心得大通达，如来惠我袈裟着身须发自落，我游十方得无罣碍，神通发明推为无上，成阿罗汉。宁唯世尊，十方如来叹我神力，圆明清净自在无畏。佛问圆通，我以旋湛心光发宣，如澄浊流久成清莹斯为第一！」

乌刍瑟摩于如来前，合掌顶礼佛之双足而白佛言：「我常先忆，久远劫前性多贪欲，有佛出世名曰空王，说多淫人成猛火聚，教我遍观百骸四肢，诸冷暖气神光内凝，化多淫心成智慧火，从是诸佛皆呼召我名为火头，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罗汉。心发大愿，诸佛成道，我为力士亲伏魔怨。佛问圆通，我以谛观身心暖触无碍流通，诸漏既销生大宝焰登无上觉斯为第一！」

持地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于世，我为比丘，常于一切要路、津口、田地、险隘，有不如法妨损车马，我皆平填，或作桥梁、或负沙土，如是勤苦经无量佛出现于世，或有众生于阨阨处，要人擎物我先为擎，至其所诣放物即行不取其直。毘舍浮佛现在世时，世多饥荒，我为负人，无问远近唯取一钱，或有车牛被于陷溺，我有神力为其推轮拔其苦恼，时国大王筵佛设斋，我于尔时平地待佛，毘舍如来摩顶谓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开，见身微尘与造世界所有微尘等无差别，微尘自性不相触摩，乃至刀兵亦无所触，我于法性悟无生忍成阿罗汉。回心今入菩萨位中，闻诸如来宣妙莲华佛知见地，我先证明而为上首。佛问圆通，我以谛观身界二尘等无差别，本如来藏虚妄发尘，尘销智圆成无上道斯为第一！」

月光童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为水天，教诸菩萨修习水精入三摩地，观于身中水性无夺，初从涕唾如是穷尽津液、精血、大小便利，身中漩渎水性一同，见水身中与世界外浮幢王刹诸香水海等无差别。我于是时初成此观，但见其水未得无身，当为比丘室中安禅，我有弟子窥窬观室，唯见清水遍在屋中了无所见，童稚无知取一瓦砾投于水内，激水作声顾盼而去，我出定后顿觉心痛，如舍利弗遭违害鬼，我自思惟：『今我已得阿罗汉道久离病缘，云何今日忽生心痛，将无退失？』

「尔时，童子捷来我前说如上事，我则告言：『汝更见水，可即开门入此水中除去瓦砾。』童子奉教，后入定时还复见水瓦砾宛然，开门除出，我后出定身质如初，逢无量佛如是至于山海自在通王如来，方得亡身，与十方界诸香水海，性合真空无二无别，今于如来得童真名预菩萨会。佛问圆通，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无生忍圆满菩提斯为第一！」

琉璃光法王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经恒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声，开示菩萨本觉妙明，观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缘风力所转。我于尔时，观界安立、观世动时、观身动止、观心动念，诸动无二等无差别，我时了觉此群动性，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十方微尘颠倒众生同一虚妄，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内所有众生，如一器中贮百蚊蚋啾啾乱鸣，于分寸中鼓发狂闹。逢佛未几得无生忍，尔时心开，乃见东方不动佛国，为法王子事十方佛，身心发光洞彻无碍。佛问圆通，我以观察风力无依，悟菩提心入三摩地，合十方佛传一妙心斯为第一！」

虚空藏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与如来定光佛所得无边身，尔时手执四大宝珠，照明十方微尘佛刹化成虚空，又于自心现大圆镜，内放十种微妙宝光流灌十方，尽虚空际诸幢王刹来入镜内涉入我身，身同虚空不相妨碍，身能善入微尘国土，广行佛事得大随顺，此大神力由我谛观，四大无依妄想生灭，虚空无二佛国本同，于同发明得无生忍。佛问圆通，我以观察虚空无边入三摩地妙力圆明斯为第一！」

弥勒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经微尘劫，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明，我从彼佛而得出家，心重世名好游族姓。尔时，世尊教我修习唯心识定入三摩地，历劫已来以此三昧事恒沙佛，求世名心歇灭无有，至然灯佛出现于世，我乃得成无上妙圆识心三昧，乃至尽空如来国土净秽有无，皆是我心变化所现。世尊！我了如是唯心识故，识性流出无量如来，今得授记次补佛处。佛问圆通，我以谛观十方唯识，识心圆明入圆成实，远离依他及遍计执得无生忍斯为第一！」

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专为忆一人专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忆二忆念深，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于形影不相乖异，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逝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

方便自得心开，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

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五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六(一名中印度那兰陀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

唐天竺沙门般刺蜜帝译

尔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

「世尊！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彼如来授我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与佛如来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世尊！若诸菩萨入三摩地，进修无漏胜解现圆，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寂静妙明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断十二缘，缘断胜性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缘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得四谛空，修道入灭胜性现圆，我于彼前现声闻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众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尘欲身清净，我于彼前现梵王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众生欲为天主统领诸天，我于彼前现帝释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欲身自在游行十方，我于彼前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欲身自在飞行虚空，我于彼前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统鬼神救护国土，我于彼前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统世界保护众生，我于彼前现四天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生天宫驱使鬼神，我于彼前现四天王国太子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乐为人主，我于彼前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主族姓世间推让，我于彼前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谈名言清净其居，

我于彼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治国土剖断邦邑，我于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诸数术摄卫自居，我于彼前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男子好学出家持诸戒律，我于彼前现比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子好学出家持诸禁戒，我于彼前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男子乐持五戒，我于彼前现优婆塞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复女子五戒自居，我于彼前现优婆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人内政立身以修家国，我于彼前现女主身及国夫人命妇大家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众生不坏男根，我于彼前现童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处女爱乐处身不求侵暴，我于彼前现童女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诸天乐出天伦，我现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诸龙乐出龙伦，我现龙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药叉乐度本伦，我于彼前现药叉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干闍婆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干闍婆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阿修罗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阿修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紧陀罗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紧陀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摩呼罗伽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摩呼罗伽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乐人修人，我现人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非人有形无形、有想无想，乐度其伦，我于彼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是名妙净三十二应入国土身，皆以三昧熏闻修，无作妙力自在成就。

「世尊！我复以此熏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令诸众生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一者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二者知见旋复，令诸众生投入大火火不能烧；三者观听旋复，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四者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五者熏闻成闻，六根销复同于声听，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刀段段坏，使其兵戈犹如割水，亦如吹旋光性无摇动；六者闻熏精明遍法界，则诸幽暗性不能全，能令众生，药叉、罗刹、鸠槃荼鬼及毘舍遮、富单那等，虽近其傍目不能视；七者音性圆销，观听返入离诸尘妄，能令众生禁系枷锁所不能着；八者灭音圆闻遍生慈力，能令众生经过险路贼不能劫；九者熏闻离尘色所不劫，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十者纯音无尘，根境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忿恨众生离诸嗔恚；十一者销尘旋明，法界身心犹如琉璃朗彻无碍，能令一切昏钝性障诸阿颠迦永离痴暗；十二者融形复闻，不动道场涉入世间，不坏世界能遍十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各各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男者诞生福德智慧之男；十三者六根圆通，明照无二含十方界，立大圆镜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失，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

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十四者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现住世间诸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然后身心微妙含容遍周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世尊！我一号名与彼众多名号无异，由我修习得真圆通。是名十四施无畏力，福备众生。

「世尊！我又获是圆通修证无上道故，又能善获四不思议无作妙德：一者由我初获妙妙闻心心精遗闻，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圆融清净宝觉，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呪，其中或现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万首八万四千烁迦啰首；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万臂，八万四千母陀罗臂；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万目，八万四千清净宝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二者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声度垣不能为碍，故我妙能现一一形，诵一一呪，其形其呪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是故十方微尘国土皆名我为施无畏者。三者由我修习本妙圆通清净本根，所游世界皆令众生舍身珍宝求我哀愍。四者我得佛心证于究竟，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傍及法界六道众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佛问圆通，我从耳门圆照三昧，缘心自在因入流相，得三摩提成就菩提斯为第一！世尊！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由我观听十方圆明，故观音名遍十方界。」

尔时，世尊于师子座，从其五体同放宝光，远灌十方微尘如来及法王子诸菩萨顶；彼诸如来亦于五体同放宝光，从微尘方来灌佛顶，并灌会中诸大菩萨及阿罗汉，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罗如宝丝网，是诸大众得未曾有，一切普获金刚三昧。实时，天雨百宝莲华，青黄赤白间错纷糅，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此娑婆界大地山河俱时不现，唯见十方微尘国土合成一界，梵呗咏歌自然数奏。于是如来告文殊师利法王子：「汝今观此二十五无学诸大菩萨及阿罗汉，各说最初成道方便，皆言修习真实圆通，彼等修行实无优劣、前后差别；我今欲令阿难开悟，二十五行谁当其根？兼我灭后，此界众生入菩萨乘求无上道，何方便门得易成就？」

文殊师利法王子奉佛慈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承佛威神说偈对佛：

「觉海性澄圆，
元明照生所，
迷妄有虚空，
想澄成国土，
空生大觉中，
有漏微尘国，
沤灭空本无，
归元性无二，
圣性无不通，
初心入三昧，
色想结成尘，
如何不明彻，
音声杂语言，
一非含一切，
香以合中知，
不恒其所觉，
味性非本然，
其觉不恒一，
触以所触明，
合离性非定，
法称为内尘，
能所非遍涉，
见性虽洞然，
四维亏一半，
鼻息出入通，
支离匪涉入，
舌非入无端，
味亡了无有，
身与所触同，
涯量不冥会，
知根杂乱思，
想念不可脱，
识见杂三和，
自体先无定，
圆澄觉元妙；
所立照性亡。
依空立世界，
知觉乃众生。
如海一沤发，
皆从空所生；
况复诸三有？
方便有多门。
顺逆皆方便；
迟速不同伦。
精了不能彻；
于是获圆通？
但伊名句味；
云何获圆通？
离则元无有；
云何获圆通？
要以味时有；
云何获圆通？
无所不明触；
云何获圆通？
凭尘必有所，
云何获圆通？
明前不明后；
云何获圆通？
现前无交气；
云何获圆通？
因味生觉了；
云何获圆通？
各非圆觉观；
云何获圆通？
湛了终无见；
云何获圆通？
诘本称非相；
云何获圆通？

心闻洞十方，
初心不能入，
鼻想本权机，
住成心所住，
说法弄音文，
名句非无漏，
持犯但束身，
元非遍一切，
神通本宿因，
念缘非离物，
若以地性观，
有为非圣性，
若以水性观，
如如非觉观，
若以火性观，
非初心方便，
若以风性观，
对非无上觉，
若以空性观，
无觉异菩提，
若以识性观，
存心乃虚妄，
诸行是无常，
因果今殊感，
我今白世尊：
此方真教体，
欲取三摩提，
离苦得解脱，
于恒沙劫中，
得大自在力，
妙音观世音，
救世悉安宁，
我今启如来，
譬如人静居，
生于大因力；
云何获圆通？
祇令摄心住；
云何获圆通？
开悟先成者；
云何获圆通？
非身无所束；
云何获圆通？
何关法分别；
云何获圆通？
坚碍非通达；
云何获圆通？
想念非真实；
云何获圆通？
厌有非真离；
云何获圆通？
动寂非无对；
云何获圆通？
昏钝先非觉；
云何获圆通？
观识非常住；
云何获圆通？
念性元生灭；
云何获圆通？
佛出娑婆界，
清静在音闻；
实以闻中入。
良哉观世音，
入微尘佛国，
无畏施众生。
梵音海潮音，
出世获常住。
如观音所说，
十方俱击鼓，

十处一时闻，
目非观障外，
身以合方知，
隔垣听音响，
五根所不齐，
音声性动静，
无声号无闻，
声无既无灭，
生灭二圆离，
纵令在梦想，
觉观出思惟，
今此娑婆国，
众生迷本闻，
阿难纵强记，
岂非随所沦，
阿难汝谛听，
宣说金刚王，
佛母真三昧。
一切秘密门，
畜闻成过误。
何不自闻闻？
因声有名字；
能脱欲谁名？
六根成解脱。
三界若空花，
尘销觉圆净。
寂照含虚空；
犹如梦中事，
谁能留汝形？
幻作诸男女，
要以一机抽；
诸幻成无性。
元依一精明，
一处成休复，

此则圆真实。
口鼻亦复然，
心念纷无绪；
遐迩俱可闻，
是则通真实。
闻中为有无，
非实闻无性；
声有亦非生，
是则常真实。
不为不思无，
身心不能及。
声论得宣明，
循声故流转；
不免落邪思，
旋流获无妄。
我承佛威力，
如幻不思議，
汝闻微尘佛，
欲漏不先除，
将闻持佛佛，
闻非自然生，
旋闻与声脱，
一根既返源，
见闻如幻翳，
闻复翳根除，
净极光通达，
却来观世间，
摩登伽在梦，
如世巧幻师，
虽见诸根动，
息机归寂然，
六根亦如是，
分成六和合；
六用皆不成。

尘垢应念销，成圆明净妙，
余尘尚诸学，明极即如来。
大众及阿难，旋汝倒闻机，
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
圆通实如是。此是微尘佛，
一路涅槃门，过去诸如来，
斯门已成就；现在诸菩萨，
今各入圆明，未来修学人，
当依如是法。我亦从中证，
非唯观世音。诚如佛世尊，
询我诸方便，以救诸末劫，
求出世间人，成就涅槃心，
观世音为最。自余诸方便，
皆是佛威神，即事舍尘劳，
非是长修学，浅深同说法。
顶礼如来藏，无漏不思議；
愿加被未来，于此门无惑，
方便易成就；堪以教阿难，
及末劫沈沦，但以此根修，
圆通超余者，真实心如是。」

于是阿难及诸大众，身心了然得大开示，观佛菩提及大涅槃，犹如有人因事远游未得归还，明了其家所归道路。普会大众天龙八部有学二乘，及诸一切新发心菩萨，其数凡有十恒河沙，皆得本心，远尘离垢获法眼净；性比丘尼闻说偈已成阿罗汉；无量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阿难整衣服，望大众中合掌顶礼，心迹圆明悲欣交集，欲益未来诸众生故，稽首白佛：「大悲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门，是中修行得无疑惑，常闻如来说如是言：『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我虽未度，愿度末劫一切众生。世尊！此诸众生去佛渐远，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欲摄其心入三摩地，云何令其安立道场远诸魔事，于菩提心得无退屈？」

尔时，世尊于大众中称赞阿难：「善哉！善哉！如汝所问，安立道场救护众生末劫沈溺，汝今谛听，当为汝说！」阿难大众唯然奉教。

佛告阿难：「汝常闻我毘奈耶中，宣说修行三决定义，所谓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阿难！云何摄心我名为戒？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淫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诸魔亦有徒众，各各自谓成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炽盛世间，广行贪淫为善知识，令诸众生落爱见坑失菩提路。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断心淫，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诲。

「是故阿难！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蒸沙石欲其成饭，经百千劫祇名热沙。何以故？此非饭本石沙成故。汝以淫身求佛妙果，纵得妙悟皆是淫根，根本成淫，轮转三途必不能出，如来涅槃何路修证？必使淫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于佛菩提斯可希冀。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阿难！又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杀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杀必落神道，上品之人为大力鬼，中品即为飞行夜叉诸鬼帅等，下品当为地行罗刹，彼诸鬼神亦有徒众，各各自谓成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神鬼炽盛世间，自言食肉得菩提路。阿难！我令比丘食五净肉，此肉皆我神力化生本无命根，汝婆罗门地多蒸湿，加以沙石草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为肉，汝得其味，奈何如来灭度之后，食众生肉名为释子。汝等当知，是食肉人纵得心开似三摩地，皆大罗刹，报终必沈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汝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断杀生，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二决定清净明诲。

「是故阿难！若不断杀修禅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声大叫求人不闻，此等名为欲隐弥露。清净比丘及诸菩萨，于歧路行不踏生草，况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诸众生血肉充食？若诸比丘不服东方丝绵绢帛，及是此土靴履裘毳、奶酪醍醐，如是比丘于世真脱，酬还宿债不游三界。何以故？服其身分皆为彼缘，如人食其地中百谷，足不离地；必使身心于诸众生，若身、身分，身心二途不服不食，我说是人真解脱者。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阿难！又复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偷，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偷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偷必落邪道，上品精灵、中品妖魅、下品邪人诸魅所著，彼等群邪亦有徒众，各各自谓成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炽盛世间，潜匿奸欺称善知识，各自谓已

得上人法，眩惑无识恐令失心，所过之处其家耗散。我教比丘循方乞食，令其舍贪成菩萨道，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于残生旅泊三界，示一往还去已无返；云何贼人假我衣服，裨贩如来造种种业，皆言佛法却非出家，具戒比丘为小乘道？由是疑误无量众生堕无间狱。若我灭后，其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提，能于如来形像之前，身然一灯、烧一指节，及于身上爇一香炷，我说是人无始宿债一时酬毕，长挹世间永脱诸漏，虽未即明无上觉路，是人于法已决定心，若不为此舍身微因，纵成无为必还生人酬其宿债，如我马麦正等无异。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后断偷盗，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三决定清净明诲。

「是故阿难！若不断偷修禅定者，譬如有人水灌漏卮欲求其满，纵经尘劫终无平复。若诸比丘衣钵之余分寸不畜，乞食余分施饿众生，于大集会合掌礼众，有人捶骂同于称赞，必使身心二俱捐舍，身肉骨血与众生共，不将如来不了义说回为已解以误初学，佛印是人得真三昧。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阿难！如是世界六道众生，虽则身心无杀盗淫，三行已圆；若大妄语，即三摩提不得清净，成爱见魔失如来种。所谓未得谓得、未证言证，或求世间尊胜第一，谓前人言：『我今已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道、辟支佛乘、十地、地前诸位菩萨。』求彼礼忏贪其供养，是一颠迦销灭佛种，如人以刀断多罗木，佛记是人永殒善根无复知见，沈三苦海不成三昧。我灭度后，勅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轮转，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贩，与其同事称叹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佛密因、轻言未学，唯除命终阴有遗付，云何是人惑乱众生成大妄语？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后复断除诸大妄语，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四决定清净明诲。

「是故阿难！若不断其大妄语者，如刻人粪为栴檀形，欲求香气无有是处。我教比丘直心道场，于四威仪一切行中尚无虚假，云何自称得上人法？譬如穷人妄号帝王自取诛灭，况复法王如何妄窃？因地不直果招纡曲，求佛菩提如噬脐人，欲谁成就？若诸比丘心如直弦一切真实，入三摩提永无魔事，我印是人成就菩萨无上知觉。如我是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六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七(一名中印度那兰陀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

唐天竺沙门般刺蜜谛译

「阿难！汝问摄心，我今先说入三摩地修学妙门。求菩萨道，要先持此四种律仪皎如冰霜，自不能生一切枝叶，心三口四生必无因。阿难！如是四事若不失遗，心尚不缘色香味触，一切魔事云何发生？若有宿习不能灭除，汝教是人，一心诵我佛顶光明摩诃萨怛多般怛啰无上神呪，斯是如来无见顶相，无为心佛从顶发辉，坐宝莲华所说心呪，且汝宿世与摩登伽历劫因缘，恩爱习气非是一生及与一劫；我一宣扬，爱心永脱成阿罗汉。彼尚淫女无心修行，神力冥资速证无学；云何汝等在会声闻，求最上乘决定成佛？譬如以尘扬于顺风，有何艰险。」

「若有末世欲坐道场，先持比丘清净戒，要当选择戒清净者第一沙门以为其师，若其不遇真清净僧，汝戒律仪必不成就，戒成已后着新净衣然香闲居，诵此心佛所说神呪一百八遍，然后结界建立道场，求于十方现住国土无上如来，放大悲光来灌其顶。阿难！如是末世清净比丘、若比丘尼、白衣檀越，心灭贪淫持佛净戒，于道场中发菩萨愿，出入澡浴六时行道，如是不寐经三七日，我自现身至其人前，摩顶安慰令其开悟。」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蒙如来无上悲诲心已开悟，自知修证无学道成；末法修行建立道场，云何结界合佛世尊清净轨则？」

佛告阿难：「若末世人愿立道场，先取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膩香草，此牛唯饮雪山清水其粪微细，可取其粪和合栴檀以泥其地；若非雪山其牛臭秽不堪涂地，别于平原穿去地皮五尺已下，取其黄土和上栴檀、沈水、苏合、熏陆、麝金、白胶、青木、零陵、甘松及鸡舌香，以此十种细罗为粉，合土成泥以涂场地。方圆丈六为八角坛，坛心置一金银铜木所造莲华，华中安钵，钵中先盛八月露水，水中随安所有华叶，取八圆镜各安其方围绕花钵，镜外建立十六莲华，十六香炉间花铺设，庄严香炉纯烧沈水无令见火，取白牛乳置十六器，乳为煎饼，并诸沙糖、油饼、乳糜、酥合、蜜、姜、纯酥、纯蜜及诸菓子、饮食、葡萄、石蜜，种种上妙等食，于莲华外各各十六围绕华外，以奉诸佛及大菩萨，每以食时；若在中夜，取蜜半升用酥三合，

坛前别安一小火炉，以兜楼婆香煎取香水，沐浴其炭然令猛炽，投是酥蜜于炎炉内，烧令烟尽飡佛菩萨。令其四外遍悬幡华，于坛室中四壁敷设十方如来及诸菩萨所有形像；应于当阳张卢舍那、释迦、弥勒、阿閼、弥陀；诸大变化观音形像兼金刚藏，安其左右；帝释梵王、乌刍瑟摩，并蓝地迦诸军荼利、与毘俱知、四天王等频那夜迦，张于门侧左右安置。又取八镜覆悬虚空，与坛场中所安之镜方面相对，使其形影重重相涉。

「于初七日中，至诚顶礼十方如来、诸大菩萨及阿罗汉，恒于六时诵呪绕坛至心行道，一时常行一百八遍；第二七中，一向专心发菩萨愿心无间断，我毘奈耶先有愿教；第三七中，于十二时一向持佛般怛罗呪；至第四七日，十方如来一时出现镜交光处，承佛摩顶即于道场修三摩地，能令如是末世修学，身心明净犹如琉璃。阿难！若此比丘，本受戒师及同会中十比丘等，其中有一不清净者，如是道场多不成就。从三七后，端坐安居经一百日，有利根者，不起于座得须陀洹，纵其身心圣果未成，决定自知成佛不谬。汝问道场，建立如是。」

阿难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自我出家恃佛憍爱，求多闻故未证无为，遭彼梵天邪术所禁，心虽明了力不自由，赖遇文殊令我解脱，虽蒙如来佛顶神呪，冥获其力尚未亲闻，唯愿大慈重为宣说，悲救此会诸修行辈，未及当来在轮回者，承佛密音身意解脱。」于时，会中一切大众普皆作礼，伫闻如来秘密章句。

尔时，世尊从肉髻中涌百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有化如来坐宝华中，顶放十道百宝光明，一一光明皆遍示现十恒河沙金刚密迹，擎山持杵遍虚空界，大众仰观畏爱兼抱，求佛恃怙，一心听佛无见顶相放光如来宣说神呪。

大佛顶如来放光悉怛多钵怛啰菩萨万行品，灌顶部录出，一名中印度那兰陀曼荼罗灌顶金刚大道场神呪

◎南牟萨怛他苏伽哆耶(归命一切诸佛)(一) 阿啰诃帝三藐三菩陀耶(归命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二) 娜牟萨婆勃陀(敬礼一切诸佛)(三) 勃地萨哆吠弊(归命菩萨)(毘[口*耶]反)(四) 娜牟飒哆喃三藐三菩陀俱胝喃(敬礼正遍知)(五) 萨失啰(引)幡(去)迦僧伽喃(敬礼辟支佛及四果人)(六) 娜牟嚧鸡阿啰喝哆喃(归命罗汉等众)(七) 娜牟苏嚧哆半那喃(八) 娜牟塞羯唎(二合)陀(引)伽(轻去)弥喃(敬礼斯陀含阿那含众)(九) 娜牟卢鸡三藐伽哆喃(敬礼过去未来)(十) 娜牟三藐钵啰(二合)底半那(去)喃(十一) 娜牟提婆唎史喃(敬礼三十三天及一切诸仙天等)(十二) 娜牟微悉陀耶微

(入声呼)地也(二合)陀啰喃(敬礼呪仙)(十三) 娜牟悉陀微地也(二合)陀啰[口*栗]史
 喃(敬礼持呪成就仙人)(十四) 舍波(去)拏揭啰诃娑诃摩啰陀(二合)喃(摄恶作善)(十
 五) 娜牟幡啰(二合)诃摩(二合)涅槃(归命梵天)(十六) 娜牟因(去)陀啰(二合)耶(归命
 帝释)(十七) 娜牟婆伽嚩帝(归命世尊)(十八) 嚩陀啰(二合)(引)耶(大自在天)(十九)
 乌摩钵底(天后)娑酰夜耶(及眷属等)(二十) 娜牟婆伽筏(蒲末反)帝(世尊)(二十一)
 那啰延拏耶(地祇众)(二十二) 半遮摩诃没陀啰(大印)(二十三) 娜牟塞訖哩(二合)
 多耶(顶礼世尊)(二十四) 娜牟婆伽(上呼)筏帝摩诃迦啰耶(大黑天神)(二十五) 底
 哩(二合)补啰那伽(上)啰(城)(二十六) 毘陀啰幡拏迦啰耶(破坏)(二十七) 阿底目
 多迦尸摩舍那缚悉涅槃(尸陀林中)(二十八) 摩怛唎(二合)伽拏(鬼神众)(二十九) 娜
 牟塞訖唎多耶(三十) 娜牟婆伽筏帝(旧)怛他揭多俱啰耶(如来族)(三十一) 娜牟
 钵头摩(二合)俱啰耶(归命莲华族菩萨等)(三十二) 娜牟筏折啰俱啰(半音用, 同下)
 耶(归命金刚族)(三十三) 娜牟摩尼俱啰耶(归命宝族)(三十四) 娜牟伽(上)闍俱啰
 耶(归命众族)(三十五) 娜牟婆伽筏帝(三十六) 地唎(二合)茶输啰晒那(三十七)
 钵啰(二合)诃啰拏啰(引)闍耶(大猛将各持器仗入)(三十八) 怛他揭多耶(如来)(三十
 九) 娜牟婆伽筏帝(四十) 阿弥陀(引)婆(引)耶(无量寿佛)(四十一) 怛他揭多耶
 (四十二) 阿啰诃帝三藐三菩陀耶(应等正觉)(四十三) 娜牟婆伽筏帝(四十四) 阿
 刍鞞也(阿閼如来)(四十五) 怛他揭多耶(四十六) 阿罗诃帝三藐三菩陀耶(四十七)
 娜牟婆伽筏帝(四十八) 毘沙闍俱嚩(二合)吠琉璃唎耶(药师如来)(四十九) 钵啰
 (二合)婆啰(引)闍耶(光王)(五十) 怛他揭多耶(五十一) 阿罗诃帝三藐三菩陀耶
 (五十二) 娜牟婆伽筏帝(五十三) 三布瑟毕多娑啰啰(引)闍夜(娑罗花王)(五十四)
 怛他揭多耶(五十五) 阿罗诃帝三藐三菩陀(引)耶(五十六) 娜牟婆伽筏帝(五十
 七) 舍枳也(二合)母娜曳(释迦牟尼佛)(五十八) 怛他揭多耶(五十九) 阿罗诃帝
 三藐三菩陀(引)耶(六十) 娜牟婆伽筏帝(六十一) 啰怛那俱苏摩(宝花)(六十二)
 鸡都啰(引)闍耶(宝幢王如来)(六十三) 怛他揭多耶(六十四) 阿罗诃帝三藐三菩
 陀(引)耶帝瓢(六十五) 娜牟塞訖哩(二合)多幡翳摩含婆伽筏多(六十六) 萨怛他
 揭都乌瑟尼衫(如来佛顶)(六十七) 悉怛多(引)钵怛[口*蓝](二合)(华盖)(六十八)
 娜牟阿波(引)啰支单(半音)(敬礼是辰胜)(六十九) 钵罗登(登甑反)拟(拟异反)啰(七十)
 萨嚩部多揭啰(二合)诃迦啰尼(一切神众作罚)(七十一) 波啰微(入)地也(二合)掣(车
 曳反)陀(轻呼)儻(能断他呪)(七十二) 阿哥(引)啰(轻呼)微哩(入)(二合)驻(横死)(七十
 三) 波唎怛啰耶(引)那揭唎(救取)(七十四) 萨嚩畔陀那[悍-干+月]乞叉那迦唎
 (一切缚禁解脱)(七十五) 萨嚩突瑟咤(二合)(除一切恶)(七十六)(上) 突莎般那儻缚
 啰尼(恶梦)(七十七) 者都啰(引)室底喃(八万四千众神)(七十八) 揭啰诃娑诃娑啰
 (引)喃(七十九) 微陀防娑(引)那羯哩(打破)(八十) 阿瑟咤水设底喃(去声呼)(八十
 一)(呼皆同) 诺刹怛啰喃(八十二) 钵啰(二合)娑(引)陀那羯哩(正行)阿瑟咤(二合)

喃(八十三) 摩诃揭啰诃喃(辰)(八十四) 微陀防(二合)萨那羯哩(打破)(八十五) 萨
嚩舍都嚩(二合)儻嚩罗尼(除一切恶)(八十六) 巨(去)啰喃(八十七) 突室乏(二合)钵
那难遮那舍尼(除却严恶)(八十八) 毘沙设萨怛啰(器仗)(八十九) 阿祁尼(火)(九十)
乌陀迦啰尼(水)(九十一) 阿波(引)啰视多具啰(苻能胜严)(九十二) 摩诃跋啰战拏
(大力嗔怒)(九十三) 摩诃提哆(火天)(九十四) 摩诃帝阁(大灭)(九十五) 摩诃税尾
(二合)多(太白)(九十六) 什伐(二合)啰(光焰)(九十七) 摩诃跋啰(大力)(九十八) 半
茶啰嚩(引)悉儻(白拂)(九十九) 阿唎耶多啰(圣者)(一百) 毘哩(二合)俱知制嚩毘
闍耶(最胜菩萨)(百一) 筏折啰(二合)摩礼底毘输嚩多(摧碎金刚)(百二) 钵踏罔迦
(降伏)(百三) 跋折啰儿(炽曳反)诃缚者(金刚力士)(百四) 摩啰制缚(随一逐)(百五)
般啰室多(金刚神杵)(百六) 跋折(时热反)(上)啰(二合)檀持(金刚神杵)(百七) 毘舍
罗摩遮(天神力士)(百八) 扇多舍毘提嚩布室哆苏摩嚩波(参辰日月天子及二十八
宿)(百九) 摩诃(引)税尾(二合)多(引)(太白星)(百十) 阿唎耶多罗(百十一) 摩诃
(引)跋啰阿波啰(百十二) 跋折啰(二合)商羯啰制婆(金刚连锁)(百十三) 怛他(天可
反)跋折啰俱摩唎迦(金刚童女)(百十四) 俱[口*蓝](卢紺反)咄唎(金刚童子)(百十五)
跋折啰诃萨哆者(二合)(金刚手)(百十六) 微地也(大明呪藏)(百十七) 干遮那摩(引)
唎迦(四天王太子)(百十八) 俱苏婆喝啰怛啰怛那(百十九) 毘嚩遮耶那俱唎耶(百
二十) 韜淡(吐炎)夜啰乌瑟尼(二合)沙(佛顶)(百二十一) 毘折蓝婆摩逻遮(罗刹神
女)(百二十二) 跋折啰(二合)迦那迦(金刚使者)(百二十三) 钵啰(二合)婆佬(去)遮那
(蓬华神众)(百二十四) 跋折啰(二合)敦尼遮(金刚擎山)(百二十五) 税尾多遮迦摩
(引)啰(引)乞叉(二合)(百二十六) 舍施钵啰(二合)婆翳帝夷帝(如是等)(百二十七)
母(引)陀啰(二合)尼揭拏(众印可)(百二十八) 娑吠啰乞忏(二合)(一切护我)(百二十九)
俱啰饭(二合)都印[少/兔]那么么(某乙称名)那写(诵呪者但至此语皆自称名)(百三十)
呜吽(二合)牟哩(二合)瑟揭(二合)(渠羯反)(皆同)拏(仙众)(百三十一) 钵啰(二合)舍(引)
萨多(善相)(百三十二) 萨怛他揭都(一切如来)(百三十三) 乌瑟尼沙(百三十四) 呼
吽(二合)咄嚩吽(三合)(警误)(百三十五) 瞻婆那(押领)(百三十六) 呼吽(二合)咄嚩
吽(三合)(百三十七) 萨耽婆那(镇守)(百三十八) 呼吽(二合)咄嚩吽(三合)(百三十九)
婆啰微地也三婆乞叉那啰(百四十) 呼吽(二合)咄嚩吽(三合)(百四十一) 萨婆部
瑟咤喃(百四十二) 塞昙婆那羯啰(吃却他呪)(百四十三) 呼吽(二合)咄嚩吽(三
合)(百四十四) 萨嚩药叉(勇猛)(百四十五) 喝啰(引)刹娑揭啰诃喃(百四十六) 毘
陀防娑那羯啰(打破)(百四十七) 呼吽(二合)咄嚩吽(三合)(百四十八) 者都罗尸底
喃(百四十九) 揭啰诃娑啰喃(八万四千神王众)(百五十) 毘陀防娑那羯啰(百五十
一) 呼吽(二合)咄嚩吽(三合)(百五十二) 阿瑟咤微(二合)摩舍帝喃(上)(百五十三)
那佉(上)沙怛啰喃(上)(百五十四) 婆啰摩驮那伽啰(百五十五) 呼吽(二合)咄嚩吽
(三合)(百五十六) 啰刹啰刹(护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仙皆护)(百五十七) 薄伽梵

(佛)(百五十八) 萨怛他揭都乌瑟尼沙(佛顶)(百五十九) 钵啰登拟哩(百六十) 摩
 诃萨诃萨啰部儿(千臂大神)(百六十一) 娑诃萨啰室晒(千头神)(百六十二) 俱胝舍
 多娑诃萨啰宁怛[口*(隶-木+士)](百千眼神)(百六十三) 阿弊地也什嚩哩多那咤
 迦(百六十四) 摩诃跋折噜陀(引)啰(大轮金刚)(百六十五) 帝哩菩嚩那(三世)(百六
 十六) 曼荼啰(檀场)(百六十七) 呜吽莎悉底(百六十八) 薄婆都(与我平等)(百六十九)
 印[少/兔]么么(某乙)(百七十) 啰阍婆夜(王难)(百七十一) 主啰婆夜(贼难)(百
 七十二) 阿祇尼婆夜(火难)(百七十三) 乌陀迦婆夜(水难)(百七十四) 吠沙婆夜
 (毒难)(百七十五) 舍萨多啰婆夜(刀仗难)(百七十六) 波啰斫羯啰婆夜(兵难)(百七
 十七) 突[口*栗]叉婆夜(谷贵饥谨难)(百七十八) 阿舍儂婆夜(雹难)(百七十九) 阿
 迦啰没[口*栗](利吉反)驻婆夜(掩死难)(百八十) 阿陀啰尼部弥剑波(总持地动)(百
 八十一) 伽波哆婆夜(险难)(百八十二) 乌啰啰迦波多婆夜(道路难)(百八十三) 啰
 阍弹荼婆夜(王刑罚难)(百八十四) 那(上)伽婆夜(龙怖难)(百八十五) 微地掬婆夜
 (闪电难)(百八十六) 苏跋[口*栗]尼婆夜(金翅鸟难)(百八十七) 药叉揭啰诃(百八十八)
 罗刹娑揭啰诃(百八十九) 毕唎哆揭啰(二合)诃(饿鬼难)(百九十) 毘舍(上)遮
 揭啰诃(厕神)(百九十一) 部多揭啰(二合)诃(神鬼众)(百九十二) 鳩盘荼揭啰诃(守
 宫妇女鬼)(一百九十三) 布单那揭啰(二合)诃(魄鬼)(百九十四) 羯咤布单那揭啰(二
 合)诃(奇魄鬼)(一百九十五) 塞捷陀揭啰诃(鳩摩罗童子)(百九十六) 阿婆婆摩啰
 揭啰(二合)诃(羊头鬼)(百九十七) 乌檀摩陀揭啰(二合)诃(热鬼)(百九十八) 车耶揭
 啰(二合)诃(影鬼)(百九十九) 梨婆底揭啰诃(阴谋鬼)(二百) 阍底诃哩泥(食初产
 鬼)(二百一) 羯啰婆诃哩泥(食怀孕鬼)(二百二) 嚩地啰诃哩泥(食血鬼)(二百三)
 芒娑诃哩泥(食肉鬼)(二百四) 计陀诃哩泥(食脂鬼)(二百五) 摩阍诃哩(轻呼)(去声)
 泥(食髓鬼)(二百六) 阍多诃哩泥(食气鬼)(二百七) 视吠哆诃哩泥(食寿命鬼)(二百
 八) 婆多诃哩泥(食风鬼)(二百九) 瞞多诃哩喃阿输遮诃哩泥(食不净鬼)(二百一十)
 质多诃哩泥(食心鬼)(二百一十一) 帝衫萨毘衫(如是等众)(二百一十二) 萨嚩揭啰诃喃(一
 切执祖鬼)(二百一十三) 毘地也(明呪藏)(二百一十四) 唵陀夜弥(斩伐罪者)(二百一十五)
 枳啰夜弥(二百一十六) 波哩跋啰斫迦罗(外道)(二百一十七) 讫哩(离枳反)(上)担微地
 也(明呪藏)(二百一十八) 唵陀夜弥(二百一十九) 枳啰夜弥(捕罚)(二百二十) 荼枳尼
 (狐魅鬼)(二百二十一) 讫哩担微地也(明呪)(二百二十二) 唵陀夜弥枳啰夜弥(二百
 二十三) 摩诃钵输钵底夜(二百二十四) 噜陀啰(大自在天)(二百二十五) 讫哩耽
 微地也(明呪)(二百二十六) 唵陀夜弥枳罗夜弥(二百二十七) 那啰耶拏耶(天神)(二
 百二十八) 讫哩耽微地也(明呪)(二百二十九) 唵陀夜弥枳啰夜弥(二百三十) 怛
 怛嚩伽(上)噜荼(金翅鸟王)(二百三十一) 讫哩耽微地也(二百三十二) 唵陀夜弥枳
 罗夜弥(二百三十三) 摩诃迦罗(大黑天神)(二百三十四) 摩怛啰伽拏讫哩(离枳
 反)(上)耽微地也(二百三十五) 唵陀夜弥枳罗夜弥(二百三十六) 迦波哩迦(髑髅外

道)(二百三十七) 讫哩耽微地也(二百三十八) 唵陀夜弥枳啰夜弥(二百三十九)
阇夜羯啰(二百四十) 曼度羯啰(二百四十一) 萨婆啰他娑达儂(持一切物)(二百四十二)
讫哩耽微地也(二百四十三) 唵陀夜弥枳啰夜弥(二百四十四) 者都[口*栗](利吉反)薄祁儂(姊妹神女)(二百四十五) 讫哩耽微地也(二百四十六) 唵陀夜弥(二百四十七) 枳啰夜弥(二百四十八) 凭(去)仪哩知(鬪战胜神并器仗)(二百四十九) 难泥(外道)鸡首婆啰(孔雀王器仗)(二百五十) 伽那钵底(毘那夜迦王)(二百五十一) 娑酰夜(野叉王兄弟三人各领二十八万众)(二百五十二) 讫哩耽微地也(二百五十三) 唵陀夜弥(二百五十四) 枳啰夜弥(二百五十五) 那延那室啰(引)婆拏(裸形外道)(二百五十六) 讫哩(离吉反)(皆同)耽微地也(二百五十七) 唵陀夜弥(二百五十八) 枳啰夜弥(二百五十九) 阿啰诃多(罗汉)(二百六十) 讫哩耽微地也(二百六十一) 唵陀夜弥(二百六十二) 枳啰夜弥(二百六十三) 微怛(多音)啰(引)迦(起尸鬼)(二百六十四) 讫哩耽微地也(二百六十五) 唵陀夜弥(二百六十六) 枳啰夜弥(二百六十七) 跋折(时热反)啰波儂(执金刚神)(二百六十八) 跋折啰婆(重呼)尼(二百六十九) 具酰夜迦(密迹力士)(二百七十) 地钵底(总管)(二百七十一) 讫哩耽微地也(二百七十二) 唵陀夜弥枳罗夜弥(二百七十三) 啰叉啰叉罔(一切诸佛菩萨天仙龙神方护)(二百七十四) 薄伽梵(佛)(二百七十五) 印[少/兔]那么么那写(某乙写)(二百七十六) 婆伽梵萨怛他揭都乌瑟尼沙(二百七十七) 悉怛多钵怛啰(华盖)(二百七十八) 南无唵(上)都(上)羝(顶礼)(二百七十九) 阿悉多那(引)啰(引)啰迦(白光分明)(二百八十) 钵啰婆毘萨普咤(二百八十一) 毘迦悉怛多(二百八十二) 钵底哩(二百八十三) 什嚩啰什嚩啰(光焰)(二百八十四) 陀啰陀啰(二百八十五) 频陀啰频陀啰(二百八十六) 唵陀唵陀(二百八十七) 含咩含咩(二百八十八) 泮泮泮(二百八十九) 泮咤泮咤(二百九十) 莎幡诃(二百九十一) 酰酰泮(二百九十二) 阿牟伽耶泮(不空大使)(二百九十三) 阿钵啰底诃多泮(无障碍)(二百九十四) 幡啰钵啰(二合)陀泮(与愿)(二百九十五) 阿素啰毘陀啰幡迦泮(修罗破坏)(二百九十六) 萨幡提吠弊泮(一切天神)(二百九十七) 萨幡那那伽弊泮(一切龙众)(二百九十八) 萨幡药叉弊泮(一切勇鬼神)(二百九十九) 萨幡干闥婆弊泮(一切音乐神)(三百) 萨幡阿素啰弊泮(三百一) 萨幡揭噜茶弊泮(三百二) 萨幡紧那罗弊泮(三百三) 萨幡摩护啰伽弊泮(三百四) 萨幡啰刹莎弊泮(三百五) 萨幡摩努晒弊泮(三百六) 萨幡阿摩努晒弊泮(三百七) 萨幡布单那弊泮(三百八) 萨幡迦咤布丹那弊泮(三百九) 萨幡突兰枳帝弊泮(一切难过)(三百十) 萨幡突瑟咤毕哩乞史帝弊泮(一切难)(三百十一) 萨幡什幡梨弊泮(一切疟壮热)(三百十二) 萨幡阿波萨么嚩弊泮(一切外道出)(三百十三) 萨婆奢罗幡拏弊泮(三百十四) 萨嚩底[口*栗]耻鸡弊泮(三百十五) 萨菩怛波提弊泮(一切鬼恶)(三百十六) 萨幡微地也啰誓遮黎弊泮(一切持呪博士等)(三百十七) 阇耶羯啰摩度羯啰(三百十八) 萨婆啰他娑陀鸡弊泮(一切物呪博士)(三百

十九) 微地也遮唎曳弊泮(三百二十) 者咄啰南薄祁儼弊泮(四姊妹神女)(三百二十一) 跋折啰俱摩唎迦弊泮(金刚童子)(三百二十二) 跋折啰俱蓝陀利弊泮(三百二十三) 微地也啰(引)阇弊泮(呪王等)(三百二十四) 摩诃钵啰登耆囉弊泮(三百二十五) 跋折啰商羯啰(引)夜泮(金刚连锁)(三百二十六) 钵啰登祁啰啰(引)阇(引)耶泮(三百二十七) 摩诃揭啰耶泮(大黑天神)(三百二十八) 摩诃摩怛哩(二合)伽拏耶泮(鬼众)(三百二十九) 娜牟塞揭哩(二合)多耶泮(三百三十) 毘瑟拏尾曳泮(毘纽天子)(三百三十一) 幡啰[合*牛]摩尼曳泮(梵王)(三百三十二) 阿祁尼曳泮(火天)(三百三十三) 摩诃迦哩曳泮(大黑天女)(三百三十四) 迦啰檀特曳泮(大鬼帅黑奥神)(三百三十五) 瞿泥哩曳泮(帝释)(三百三十六) 遮文迟曳泮(怒神)(三百三十七) 唠怛哩曳泮(瞋怒神)(三百三十八) 迦啰(引)怛哩曳泮(三百三十九) 迦波嚧曳泮(三百四十) 阿地目积多迦尸么舍那幡悉儼曳泮(三百四十一) 曳髻者那萨怛萨怛幡(若有众生)(三百四十二) 突瑟咤质多(恶心鬼)(三百四十三) 涝持啰质多(三百四十四) 乌阇诃啰(食精气鬼)(三百四十五) 揭婆诃啰(食胎藏鬼)(三百四十六) 唠地啰诃啰(食血鬼)(三百四十七) 芒娑诃啰(食肉鬼)(三百四十八) 摩社诃啰(食产鬼)(三百四十九) 社多诃啰(三百五十) 视微多诃啰(食寿命鬼)(三百五十一) 幡略耶诃啰(食祭鬼)(三百五十二) 健陀诃啰(食香鬼)(三百五十三) 布瑟波诃啰(食花鬼)(三百五十四) 破啰诃啰(食五果子鬼)(三百五十五) 萨写诃啰(食五谷种子鬼)(三百五十六) 波波质多突瑟咤(知谏反)质多(恶心鬼)(三百五十七) 唠陀罗质多(瞋心鬼)(三百五十八) 陀啰质多药叉揭啰诃(三百五十九) 啰刹娑揭啰诃(三百六十) 闭囉多揭啰诃(毘舍遮揭啰诃)(三百六十一) 部多揭啰诃(神众)(三百六十二) 鳩盘茶揭啰诃(三百六十三) 塞健陀揭啰诃(三百六十四) 乌怛摩陀揭啰诃(三百六十五) 车夜揭啰诃(影鬼)(三百六十六) 阿波娑摩啰揭啰诃(羊嗔鬼鬼如野狐)(三百六十七) 侏(坼阿反)(上)(长平呼)迦茶祁尼揭啰诃(魅鬼魅女鬼)(三百六十八) [口*梨]婆底揭啰诃(如狗恼小鬼)(三百六十九) 阇弭迦揭啰诃(如乌鬼)(三百七十) 舍俱尼揭啰诃(如马)(三百七十一) 漫怛啰难提迦揭啰诃(如猫儿)(三百七十二) 阿蓝幡揭啰诃(如蛇)(三百七十三) 诃奴建度波尼揭啰诃(如鸡)(三百七十四) 什(入音)幡啰(壮热症鬼)翳迦酰迦(一日一发)德吠底迦(二日一发)(三百七十五) 帝哩帝药迦(三日一发)折咄[口*栗]他迦(四日一发)(三百七十六) 昵底夜什幡啰(常壮热鬼)(三百七十七) 毘沙摩什幡啰(壮热)(三百七十八) 幡底迦(风病鬼)背底迦(黄病鬼)(三百七十九) 室礼瑟弥迦(痰饮)(三百八十) 娑儼波底迦(痢病)(三百八十一) 萨幡什幡啰(一切壮热)(三百八十二) 室噜喝啰底(头痛)(三百八十三) 阿罗陀幡帝(半头痛)(三百八十四) 阿乞史噓剑(饥不食鬼)(三百八十五) 目佉噓钳(口痛)(三百八十六) 羯唎突噓钳(愁鬼)(三百八十七) 羯啰诃输蓝(咽喉痛)(三百八十八) 羯拏输蓝(耳痛)(三百八十九) 檀多输蓝(齿痛)(三百九十) 颡哩驮耶输蓝(心痛)(三百九十一) 末摩输蓝(卢钳反)(三百九十

二) 跋啰[口*室]婆输蓝(肋痛)(三百九十三) 背哩瑟咤输蓝(背痛)(三百九十四) 乌驮啰输蓝(卢钳反)(腹痛)(三百九十五) 臆知输蓝(腰痛)(三百九十六) 跋悉帝输蓝(裸骨痛)(三百九十七) 邬(上)嚧输蓝(腿髀痛)(三百九十八) 常伽输蓝(腕痛)(三百九十九) 喝萨多输蓝(手痛)(四百) 波陀输蓝(脚痛)(四百一) 頰伽钵啰登输蓝(四支节痛)(四百二) 部多吠怛茶(起尸鬼)(四百三) 茶枳(呼哽反)(上)尼(魅鬼)(四百四) 什幡啰陀突卢建纽(四百五) 吉知(蜘蛛)婆路多(丁疮)(四百六) 吠萨啰波噜诃(侵淫疮)凌(里孕反)伽(赤疮)(四百七) 输沙多(引)啰娑那迦啰毘沙喻迦(上坎)(四百八) 阿祁尼(火)乌陀迦(水)摩啰吠啰建多啰(四百九) 阿迦啰蜜[口*栗](二合)驻(横死)(四百十) 怛囉部迦地哩啰咤毘失脂迦(蝎)(四百十一) 萨啰波(蛇)(四百十二) 那俱啰(虎狼)(四百十三) 僧(思孕反)伽(师子)(四百十四) 吠也揭啰(大虫)(四百十五) 怛乞叉(猪熊)(四百十六) 怛啰乞叉末啰(马熊)视幡帝衫(此等)(四百十七) 萨毘衫 萨毘衫(一切此说者)(四百十八) 悉怛多钵怛啰(花盖)(四百十九) 摩诃跋折噜(大金刚藏)(四百二十) 瑟尼衫摩诃钵啰登祁蓝(四百二十一) 夜婆埵陀舍喻社那(乃至十二由旬成界地)(四百二十二) 便怛囉拏毘(入声)地夜畔驮迦嚧弥(云我大明呪十二由旬结界禁缚莫入)(四百二十三) 帝殊畔陀迦(居那反)嚧弥(佛顶光聚缚结不得入界)(四百二十四) 波啰微地也(途迦反)畔陀迦嚧弥(能缚一切恶神鬼)(四百二十五) 怛地他(即说呪曰)(四百二十六) 唵(四百二十七) 阿那[口*(隶-木+士)]毘舍提(四百二十八) 鞞啰(四百二十九) 跋折啰(四百三十) 阿唎畔陀(四百三十一) 毘陀 儂(四百三十二) 跋折啰波尼泮(四百三十三) 呼咩(四百三十四) 咄噜咩(三合)(四百三十五) 莎幡诃(四百三十六) 唵咩(四百三十七) 毘噜提(四百三十八) 莎幡诃(四百三十九)

右此呪句总有四百三十九句。

「阿难！是佛顶光聚悉怛多般怛罗秘密伽陀微妙章句，出生十方一切诸佛。十方如来因此呪心，得成无上正遍知觉；十方如来执此呪心，降伏诸魔制诸外道；十方如来乘此呪心，坐宝莲华应微尘国；十方如来含此呪心，于微尘国转大法轮；十方如来持此呪心，能于十方摩顶授记，自果未成亦于十方蒙佛授记；十方如来依此呪心，能于十方拔济群苦，所谓地狱、饿鬼、畜生、盲聋瘖哑、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大小诸横同时解脱，贼难、兵难、王难、狱难、风水火难、饥渴贫穷，应念销散；十方如来随此呪心，能于十方事善知识，四威仪中供养如意，恒沙如来会中推为大法王子；十方如来行此呪心，能于十方摄受亲因，令诸小乘闻秘密藏不生惊怖；十方如来诵此呪心，成无上觉、坐菩提树、入大涅槃；十方如来传此呪心，于灭度后付佛法事究竟住持，严净戒律悉得清净。

「若我说是佛顶光聚般怛罗呪，从旦至暮音声相连，字句中间亦不重迭，经恒沙劫终不能尽。亦说此呪名如来顶，汝等有学未尽轮回，发心至诚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持此呪而坐道场，令其身心远诸魔事，无有是处。

「阿难！若诸世界随所国土，所有众生随国所生桦皮、贝叶、纸素、白迭，书写此呪贮于香囊，是人心惛未能诵忆，或带身上或书宅中，当知是人尽其生年，一切诸毒所不能害。

「阿难！我今为汝更说此呪，救护世间得大无畏，成就众生出世间智。若我灭后，末世众生有能自诵，若教他诵，当知如是诵持众生，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如是乃至龙天鬼神、精祇魔魅所有恶呪，皆不能着，心得正受。一切呪咀、魇蛊、毒药、金毒、银毒、草木虫蛇万物毒气，入此人口成甘露味，一切恶星并诸鬼神殄毒心人，于如是人不能起恶。毘那夜迦诸恶鬼王并其眷属，皆领深恩常加守护。

「阿难！当知是呪常有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刚藏王菩萨种族，一一皆有诸金刚众而为眷属，设有众生于散乱心非三摩地心忆口持，是金刚王常随从彼诸善男子，何况决定菩提心者。此诸金刚菩萨藏王，精心阴速发彼神识，是人应时心能记忆八万四千恒河沙劫，周遍了知得无疑惑，从第一劫乃至后身，生生不生药叉、罗刹及富单那、迦咤富单那、鸠盘荼、毘舍遮等并诸饿鬼，有形无形、有想无想，如是恶处；是善男子若读、若诵、若书、若写、若带、若藏，诸色供养，劫劫不生贫穷下贱不可乐处；此诸众生纵其自身不作福业，十方如来所有功德悉与此人，由是得于恒河沙阿僧祇不可说不可说劫，常与诸佛同生一处，无量功德如恶叉聚，同处熏修永无分散。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净；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进者令得精进；无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净者速得清净；不持斋戒自成斋戒。

「阿难！是善男子持此呪时，设犯禁戒于未受时，持呪之后众破戒罪，无问轻重一时销灭；纵经饮酒食噉五辛种种不净，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不将为过，设着不净破弊衣服，一行一住悉同清净；纵不作坛不入道场，亦不行道，诵持此呪还同入坛行道功德；若造五逆无间重罪，及诸比丘、比丘尼四弃八弃，诵此呪已，如是重业犹如猛风吹散沙聚，悉皆灭除更无毫发。

「阿难！若有众生从无量无数劫来，所有一切轻重罪障，从前世来未及忏悔，若能读诵、书写此呪身上带持，若安住处庄宅园馆，如是积业犹汤销雪，不久皆得悟无生忍。

「复次，阿难！若有女人未生男女欲求生者，若能至心忆念斯呪，或能身上带此悉怛多钵怛罗者，便生福德智慧男女；求长命者速得长命；欲求果报速圆满者，速得圆满；身命色力亦复如是。命终之后随愿往生十方国土，必定不生边地下贱，何况杂形。

「阿难！若诸国土州县聚落饥荒疫疠，或复刀兵贼难鬪诤，兼余一切厄难之地，写此神呪安城四门，并诸支提或脱阁上，令其国土所有众生奉迎斯呪，礼拜恭敬一心供养，令其人民各各身佩，或各各安所居宅地，一切灾厄悉皆销灭。

「阿难！在在处处国土众生随有此呪，天龙欢喜风雨顺时，五谷丰殷兆庶安乐，亦复能镇一切恶星，随方变怪灾障不起，人无横夭，杻械枷锁不着其身，昼夜安眠常无恶梦。

「阿难！是娑婆界有八万四千灾变恶星，二十八恶星而为上首，复有八大恶星以为其主，作种种形出现世时，能生众生种种灾异有此呪地悉皆销灭，十二由旬成结界地，诸恶灾祥永不能入。

「是故如来宣示此呪，于未来世保护初学，诸修行者入三摩提，身心泰然得大安隐，更无一切诸魔鬼神，及无始来冤横宿殃，旧业陈债来相恼害。汝及众中诸有学人，及未来世诸修行者，依我坛场如法持戒，所受戒主逢清净僧，持此呪心不生疑悔，是善男子于此父母所生之身不得心通，十方如来便为妄语。」

说是语已，会中无量百千金刚一时佛前合掌顶礼而白佛言：「如佛所说，我当诚心保护如是修菩提者。」

尔时，梵王并天帝释四天大王，亦于佛前同时顶礼而白佛言：「审有如是修学善人，我当尽心至诚保护，令其一生所作如愿。」

复有无量药叉大将、诸罗刹王、富单那王、鸠盘荼王、毘舍遮王、频那夜迦诸大鬼王及诸鬼帅，亦于佛前合掌顶礼：「我亦誓愿护持是人，令菩提心速得圆满。」

复有无量日月天子、风师、雨师、云师、雷师，并电伯等，年岁巡官诸星眷属，亦于会中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安立道场得无所畏。」

复有无量山神、海神，一切土地水陆空行万物精祇，并风神王无色界天，于如来前同时稽首而白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得成菩提永无魔事。」

尔时，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刚藏王菩萨，在大会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如我等辈所修功业，久成菩提不取涅槃，常随此呪，救护末世修三摩提正修行者。世尊！如是修心求正定人，若在道场及余经行，乃至散心游戏聚落，我等徒众常当随从侍卫此人，纵令魔王大自在天求其方便，终不可得，诸小鬼神去此善人十由旬外；除彼发心乐修禅者。世尊！如是恶魔若魔眷属，欲来侵扰是善人者，我以宝杵殒碎其首犹如微尘，恒令此人所作如愿。」

阿难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辈愚钝好为多闻，于诸漏心未求出离，蒙佛慈诲得正熏修，身心快然获大饶益。世尊！如是修证佛三摩提未到涅槃，云何名为干慧之地？四十四心？至何渐次得修行目？诣何方所名入地中？云何名为等觉菩萨？」作是语已，五体投地，大众一心伫佛慈音瞪瞻瞻仰。

尔时，世尊赞阿难言：「善哉，善哉！汝等乃能普为大众及诸末世一切众生修三摩提求大乘者，从于凡夫终大涅槃，悬示无上正修行路。汝今谛听，当为汝说。」阿难大众合掌剖心，默然受教。

佛言：「阿难！当知妙性圆明离诸名相，本来无有世界众生，因妄有生因生有灭，生灭名妄灭妄名真，是称如来无上菩提及大涅槃二转依号。阿难！汝今欲修真三摩地，直诣如来大涅槃者，先当识此众生世界二颠倒因，颠倒不生斯则如来真三摩地。」

「阿难！云何名为众生颠倒？阿难！由性明心，性明圆故；因明发性，性妄见生。从毕竟无成究竟有，此有所有非因所因，住所住相了无根本，本此无住，建立世界及诸众生，迷本圆明是生虚妄，妄性无体非有所依。将欲复真，欲真已非真真如性，非真求复宛成非相，非生非住非心非法，辗转发生生力发明，熏以成业同业相感，因有感业相灭相生，由是故有众生颠倒。」

「阿难！云何名为世界颠倒？是有所有分段妄生，因此界立；非因所因无住所住迁流不住，因此世成。三世四方和合相涉，变化众生成十二类，是故世界因动有声、因声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触、因触有味、因味知法，六乱妄想成业性故，十二区分由此轮转，是故世间声香味触，穷十二变为一旋复；乘此轮转颠倒相故，是有世界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非有色若非无色，若非有想若非无想。

「阿难！由因世界虚妄轮回动颠倒故，和合气成八万四千飞沈乱想。如是，故有卵羯逻蓝流转国土，鱼鸟龟蛇其类充塞。

「由因世界杂染轮回欲颠倒故，和合滋成八万四千横竖乱想。如是，故有胎遏蒲昙流转国土，人畜龙仙其类充塞。

「由因世界执着轮回趣颠倒故，和合软成八万四千翻覆乱想。如是，故有湿相蔽尸流转国土，含蠢蠕动其类充塞。

「由因世界变易轮回假颠倒故，和合触成八万四千新故乱想。如是，故有化相羯南流转国土，转蜕飞行其类充塞。

「由因世界留碍轮回障颠倒故，和合着成八万四千精耀乱想。如是，故有色相羯南流转国土，休咎精明其类充塞。

「由因世界销散轮回惑颠倒故，和合暗成八万四千阴隐乱想。如是，故有无色羯南流转国土，空散销沈其类充塞。

「由因世界罔象轮回影颠倒故，和合忆成八万四千潜结乱想。如是，故有想相羯南流转国土，神鬼精灵其类充塞。

「由因世界愚钝轮回痴颠倒故，和合顽成八万四千枯槁乱想。如是，故有无想羯南流转国土，精神化为土木金石其类充塞。

「由因世界相待轮回伪颠倒故，和合染成八万四千因依乱想。如是，故有非有色相成色羯南流转国土，诸水母等以虾为目其类充塞。

「由因世界相引轮回性颠倒故，和合呪成八万四千呼召乱想。由是，故有非无色相无色羯南流转国土，呪咀厌生其类充塞。

「由因世界合妄轮回罔颠倒故，和合异成八万四千回互乱想。如是，故有非有想相成想羯南流转国土，彼菡卢等异质相成其类充塞。

「由因世界怨害轮回杀颠倒故，和合怪成八万四千食父母想。如是，故有非无想相无想羯南流转国土，如土梟等附块为儿，及破镜鸟以毒树果抱为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其类充塞。是名众生十二种类。」

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七

[^]

南无萨怛他苏伽多耶阿罗诃帝三藐三菩陀写(一) 萨怛他佛陀俱胝瑟尼钶(二) 南无萨婆勃陀勃地萨跢鞞弊(三)(毘迦切) 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陀俱知南(四) 娑舍啰婆迦僧伽喃(五) 南无卢鸡阿罗汉跢喃(六) 南无苏卢多波那喃(七) 南无娑羯唎陀伽弥喃(八) 南无卢鸡三藐伽跢喃(九) 三藐伽波啰底波多那喃(十) 南无提婆离瑟赧(十一) 南无悉陀耶毘地耶陀啰离瑟赧(十二) 舍波奴揭啰诃娑诃娑啰摩他喃(十三) 南无跋啰诃摩泥(十四) 南无因陀啰耶(十五) 南无婆伽婆帝(十六) 嚧陀啰耶(十七) 乌摩般帝(十八) 娑酰夜耶(十九) 南无婆伽婆帝(二十) 那啰野拏耶(二十一) 盘遮摩诃三慕陀啰(二十二) 南无悉羯唎多耶(二十三) 南无婆伽婆帝(二十四) 摩诃迦罗耶(二十五) 地唎般刺那伽啰(二十六) 毘陀啰波拏迦啰耶(二十七) 阿地目帝(二十八) 尸摩舍那泥婆悉泥(二十九) 摩怛唎伽拏(三十) 南无悉羯唎多耶(三十一) 南无婆伽婆帝(三十二) 多他伽跢俱啰耶(三十三) 南无般头摩俱啰耶(三十四) 南无跋闍罗俱啰耶(三十五) 南无摩尼俱啰耶(三十六) 南无伽闍俱啰耶(三十七) 南无婆伽婆帝(三十八) 帝唎茶输啰西那(三十九) 波啰诃啰拏啰闍耶(四十) 跢他伽多耶(四十一) 南无婆伽婆帝(四十二) 南无阿弥多婆耶(四十三) 跢他伽多耶(四十四) 阿啰诃帝(四十五) 三藐三菩陀耶(四十六) 南无婆伽婆帝(四十七) 阿刍鞞耶(四十八) 跢他伽多耶(四十九) 阿啰诃帝(五十) 三藐三菩陀耶(五十一) 南无婆伽婆帝(五十二) 鞞沙闍耶俱卢吠柱唎耶(五十三) 般啰婆啰闍耶(五十四) 跢他伽多耶(五十五) 南无婆伽婆帝(五十六) 三补师毖多(五十七) 萨怜捺啰刺闍耶(五十八) 跢他伽多耶(五十九) 阿啰诃帝(六十) 三藐三菩陀耶(六十一) 南无婆伽婆帝(六十二) 舍鸡野母那曳(六十三) 跢他伽多耶(六十四) 阿啰诃帝(六十五) 三藐三菩陀耶(六十六) 南无婆伽婆帝(六十七) 刺怛那鸡都啰闍耶(六十八) 跢他伽多耶(六十九) 阿啰诃帝(七十) 三藐三菩陀耶(七十一) 帝瓢南无萨羯唎多(七十二) 翳曇婆伽婆多(七十三) 萨怛他伽都瑟尼钶(七十四) 萨怛多般怛[口*蓝](七十五)

南无阿婆啰视耽(七十六) 般啰帝扬岐啰(七十七) 萨啰婆部多揭啰诃(七十八)
尼羯啰诃揭迦啰诃尼(七十九) 跋啰毖地耶叱陀儂(八十) 阿迦啰蜜唎柱(八十一)
般唎怛啰耶儻揭唎(八十二) 萨啰婆盘陀那目叉尼(八十三) 萨啰婆突瑟咤(八十四)
突悉乏般那儂伐啰尼(八十五) 赭都啰失帝南(八十六) 羯啰诃娑诃萨啰若
阇(八十七) 昆多崩娑那羯唎(八十八) 阿瑟咤冰舍帝南(八十九) 那叉刹怛啰若
阇(九十) 波啰萨陀那羯唎(九十一) 阿瑟咤南(九十二) 摩诃揭啰诃若阇(九十
三) 昆多崩萨那羯唎(九十四) 萨婆舍都嚧儂婆啰若阇(九十五) 呼蓝突悉乏难
遮那舍尼(九十六) 毖沙舍悉怛啰(九十七) 阿吉尼乌陀迦啰若阇(九十八) 阿般
啰视多具啰(九十九) 摩诃般啰战持(一百) 摩诃迭多(一百一) 摩诃帝阇(二)
摩诃税多阇婆啰(三) 摩诃跋啰盘陀啰婆悉儂(四) 阿唎耶多啰(五) 昆唎俱知
(六) 誓婆昆阇耶(七) 跋阇啰摩礼底(八) 昆舍嚧多(九) 勃腾罔迦(十) 跋阇
啰制喝那阿遮(一百一十一) 摩啰制婆般啰质多(十二) 跋阇啰檀持(十三) 昆舍啰
遮(十四) 扇多舍鞞提婆补视多(十五) 苏摩嚧波(十六) 摩诃税多(十七) 阿唎
耶多啰(十八) 摩诃婆啰阿般啰(十九) 跋阇啰商羯啰制婆(二十) 跋阇啰俱摩
唎(一百二十一) 俱蓝陀唎(二十二) 跋阇啰喝萨多遮(二十三) 昆地耶干遮那摩
唎迦(二十四) 嚧苏母婆羯啰~~踰~~那(二十五) 鞞嚧遮那俱唎耶(二十六) 夜啰菟瑟
尼钿(二十七) 昆折蓝婆摩尼遮(二十八) 跋阇啰迦那迦波啰婆(二十九) 嚧阇那
跋阇啰顿稚遮(三十) 税多遮迦摩啰(一百三十一) 刹奢尸波啰婆(三十二) 翳帝
夷帝(三十三) 母陀啰羯拏(三十四) 娑鞞啰忤(三十五) 掘梵都(三十六) 印兔
那么么写(三十七) (诵呪者至此句称弟子某甲受持)乌[合*牛](三十八) 唎瑟揭拏(三
十九) 般~~刺~~舍悉多(四十) 萨怛他伽都瑟尼钿(一百四十一) 虎[合*牛](四十二)
都嚧雍(四十三) 瞻婆那(四十四) 虎[合*牛](四十五) 都嚧雍(四十六) 悉耽婆
那(四十七) 虎[合*牛](四十八) 都嚧雍(四十九) 波罗瑟地耶三般叉拏羯啰(五
十) 虎[合*牛](一百五十一) 都嚧雍(五十二) 萨婆药叉喝啰刹娑(五十三) 揭啰
诃若阇(五十四) 昆腾崩萨那羯啰(五十五) 虎[合*牛](五十六) 都嚧雍(五十七)
者都啰尸底南(五十八) 揭啰诃娑诃萨啰南(五十九) 昆腾崩萨那啰(六十) 虎
[合*牛](一百六十一) 都嚧雍(六十二) 啰叉(六十三) 婆伽梵(六十四) 萨怛他伽
都瑟尼钿(六十五) 波啰点阇吉唎(六十六) 摩诃娑诃萨啰(六十七) 勃树娑诃萨
啰室唎沙(六十八) 俱知娑诃萨泥帝[口*(隶-木+士)](六十九) 阿弊提视婆唎多
(七十) 咤咤嚧迦(一百七十一) 摩诃跋阇嚧陀啰(七十二) 帝唎菩婆那(七十三)
曼荼啰(七十四) 乌[合*牛](七十五) 莎悉帝薄婆都(七十六) 么么(七十七) 印
兔那么么写(七十八) (至此句准前称名, 若俗人称弟子某甲)啰阇婆夜(七十九) 主
啰跋夜(八十) 阿祇尼婆夜(一百八十一) 乌陀迦婆夜(八十二) 昆沙婆夜(八十三)
舍萨多啰~~婆~~夜(八十四) 婆啰斫羯啰婆夜(八十五) 突瑟叉婆夜(八十六) 阿舍儂

婆夜(八十七) 阿迦啰蜜喇柱婆夜(八十八) 陀啰尼部弥剑波伽波陀婆夜(八十九)
乌啰迦婆多婆夜(九十) 刺闍坛茶婆夜(一百九十一) 那伽婆夜(九十二) 毘条怛
婆夜(九十三) 苏波啰拏婆夜(九十四) 药叉揭啰诃(九十五) 啰叉私揭啰诃(九十六)
毕喇多揭啰诃(九十七) 毘舍遮揭啰诃(九十八) 部多揭啰诃(九十九) 鳩
盘茶揭啰诃(二百) 补丹那揭啰诃(二百一) 迦咤补丹那揭啰诃(二) 悉干度揭
啰诃(三) 阿播悉摩啰揭啰诃(四) 乌檀摩陀揭啰诃(五) 车夜揭啰诃(六) 酰
喇婆帝揭啰诃(七) 社多诃喇南(八) 揭婆诃喇南(九) 嚧地啰诃喇南(十) 忙
娑诃喇南(二百一十一) 谜陀诃喇南(十二) 摩闍诃喇南(十三) 闍多诃喇女(十四)
视比多诃喇南(十五) 毘多诃喇南(十六) 婆多诃喇南(十七) 阿输遮诃喇女(十八)
质多诃喇女(十九) 帝钿萨鞞钿(二十) 萨婆揭啰诃南(二百二十一) 毘陀
耶闍瞋陀夜弥(二十二) 鸡啰夜弥(二十三) 波喇跋啰者迦讫喇担(二十四) 毘陀
夜闍瞋陀夜弥(二十五) 鸡啰夜弥(二十六) 茶演尼讫喇担(二十七) 毘陀夜闍瞋
陀夜弥(二十八) 鸡啰夜弥(二十九) 摩诃般输般怛夜(三十) 嚧陀啰讫喇担(二
百三十一) 毘陀夜闍瞋陀夜弥(三十二) 鸡啰夜弥(三十三) 那啰夜拏讫喇担(三
十四) 毘陀夜闍瞋陀夜弥(三十五) 鸡啰夜弥(三十六) 怛埵伽嚧茶西讫喇担(三
十七) 毘陀夜闍瞋陀夜弥(三十八) 鸡啰夜弥(三十九) 摩诃迦啰摩怛喇伽拏讫
喇担(四十) 毘陀夜闍瞋陀夜弥(二百四十一) 鸡啰夜弥(四十二) 迦波喇迦讫喇
担(四十三) 毘陀夜闍瞋陀夜弥(四十四) 鸡啰夜弥(四十五) 闍耶羯啰摩度羯啰
(四十六) 萨婆啰他娑达那讫喇担(四十七) 毘陀夜闍瞋陀夜弥(四十八) 鸡啰夜
弥(四十九) 赭咄啰婆耆儺讫喇担(五十) 毘陀夜闍瞋陀夜弥(二百五十一) 鸡啰
夜弥(五十二) 毘喇羊讫喇知(五十三) 难陀鸡沙啰伽拏般帝(五十四) 索酰夜讫
喇担(五十五) 毘陀夜闍瞋陀夜弥(五十六) 鸡啰夜弥(五十七) 那揭那舍啰婆拏
讫喇担(五十八) 毘陀夜闍瞋陀夜弥(五十九) 鸡啰夜弥(六十) 阿罗汉讫喇担毘
陀夜闍瞋陀夜弥(二百六十一) 鸡啰夜弥(六十二) 毘多啰伽讫喇担(六十三) 毘
陀夜闍瞋陀夜弥(六十四) 鸡啰夜弥跋闍啰波儺(六十五) 具酰夜具酰夜(六十六)
迦地般帝讫喇担(六十七) 毘陀夜闍瞋陀夜弥(六十八) 鸡啰夜弥(六十九) 啰叉
罔(七十) 婆伽梵(二百七十一) 印兔那么么写(七十二) (至此依前称弟子名)婆伽
梵(七十三) 萨怛多般怛啰(七十四) 南无粹都帝(七十五) 阿悉多那啰刺迦(七十六)
波啰婆悉普咤(七十七) 毘迦萨怛多钵帝喇(七十八) 什佛啰什佛啰(七十九)
陀啰陀啰(八十) 频陀啰频陀啰瞋陀瞋陀(二百八十一) 虎[合*牛](八十二)
虎[合*牛](八十三) 泮咤(八十四) 泮咤泮咤泮咤泮咤(八十五) 娑诃(八十六)
酰酰泮(八十七) 阿牟迦耶泮(八十八) 阿波啰提诃多泮(八十九) 婆啰波啰陀泮
(九十) 阿素啰毘陀啰波迦泮(二百九十一) 萨婆提鞞弊泮(九十二) 萨婆那伽弊
泮(九十三) 萨婆药叉弊泮(九十四) 萨婆干闥婆弊泮(九十五) 萨婆补丹那弊泮

(九十六) 迦咤补丹那弊泮(九十七) 萨婆突狼枳帝弊泮(九十八) 萨婆突涩比
[口*犁]讫瑟帝弊泮(九十九) 萨婆什婆唎弊泮(三百) 萨婆阿播悉摩[口*犁]弊
泮(三百一) 萨婆舍啰婆拏弊泮(二) 萨婆地帝鸡弊泮(三) 萨婆怛摩陀继弊泮
(四) 萨婆毘陀耶啰誓遮[口*犁]弊泮(五) 闍夜羯啰摩度羯啰(六) 萨婆罗他娑
陀鸡弊泮(七) 毘地夜遮唎弊泮(八) 者都啰缚耆儻弊泮(九) 跋闍啰俱摩唎
(十) 毘陀夜啰誓弊泮(三百十一) 摩诃波啰丁羊义耆唎弊泮(十二) 跋闍啰商
羯啰夜(十三) 波啰丈耆啰闍耶泮(十四) 摩诃迦啰夜(十五) 摩诃末怛唎迦拏
(十六) 南无娑羯唎多夜泮(十七) 毖瑟拏婢曳泮(十八) 勃啰诃牟尼曳泮(十九)
阿耆尼曳泮(二十) 摩诃羯唎曳泮(三百二十一) 羯啰檀迟曳泮(二十二) 蔑怛唎
曳泮(二十三) 唠怛唎曳泮(二十四) 遮文茶曳泮(二十五) 羯逻啰怛唎曳泮(二十
六) 迦般唎曳泮(二十七) 阿地目质多迦尸摩舍那(二十八) 婆私儻曳泮(二十
九) 演吉质(三十) 萨埵婆写(三百三十一) 么么印兔那么么写(三十二) (至此句
依前称弟子某人)突瑟咤质多(三十三) 阿末怛唎质多(三十四) 乌闍诃啰(三十五)
伽婆诃啰(三十六) 嚧地啰诃啰(三十七) 婆娑诃啰(三十八) 摩闍诃啰(三十九)
闍多诃啰(四十) 视毖多诃啰(三百四十一) 跋略夜诃啰(四十二) 干陀诃啰(四十
三) 布史波诃啰(四十四) 颇啰诃啰(四十五) 婆写诃啰(四十六) 般波质多(四
十七) 突瑟咤质多(四十八) 唠陀啰质多(四十九) 药叉揭啰诃(五十) 啰刹娑
揭啰诃(三百五十一) 闭[口*(隶-木+土)]多揭啰诃(五十二) 毘舍遮揭啰诃(五十
三) 部多揭啰诃(五十四) 鳩盘茶揭啰诃(五十五) 悉干陀揭啰诃(五十六) 乌
怛摩陀揭啰诃(五十七) 车夜揭啰诃(五十八) 阿播萨摩啰揭啰诃(五十九) 宅祛
革茶耆尼揭啰诃(六十) 唎佛帝揭啰诃(三百六十一) 闍弥迦揭啰诃(六十二) 舍
俱尼揭啰诃(六十三) 姥陀啰难地迦揭啰诃(六十四) 阿蓝婆揭啰诃(六十五) 干
度波尼揭啰诃(六十六) 什伐啰堙迦酰迦(六十七) 坠帝药迦(六十八) 怛隶帝药
迦(六十九) 者突托迦(七十) 呢提什伐啰毖钐摩什伐啰(三百七十一) 薄底迦(七
十二) 鼻底迦(七十三) 室隶瑟蜜迦(七十四) 娑儻般帝迦(七十五) 萨婆什伐啰
(七十六) 室嚧吉帝(七十七) 末陀鞞达嚧制剑(七十八) 阿绮嚧钳(七十九) 目
佉嚧钳(八十) 羯唎突嚧钳(三百八十一) 揭啰诃揭蓝(八十二) 羯拏输蓝(八十三)
憚多输蓝(八十四) 迄唎夜输蓝(八十五) 末么输蓝(八十六) 跋唎室婆输蓝(八十
七) 毖栗瑟咤输蓝(八十八) 乌陀啰输蓝(八十九) 羯知输蓝(九十) 跋悉帝输
蓝(三百九十一) 邬嚧输蓝(九十二) 常伽输蓝(九十三) 喝悉多输蓝(九十四) 跋
陀输蓝(九十五) 娑房盎伽般啰丈伽输蓝(九十六) 部多毖踰茶(九十七) 茶耆尼
什婆啰(九十八) 陀突嚧迦建咄嚧吉知婆路多毘(九十九) 萨般嚧诃凌伽(四百)
输沙怛啰娑那羯啰(四百一) 毘沙喻迦(二) 阿耆尼乌陀迦(三) 末啰鞞啰建踰
啰(四) 阿迦啰蜜唎咄怛敛部迦(五) 地栗刺咤(六) 毖唎瑟质迦(七) 萨婆那

俱啰(八) 肆引伽弊揭啰唎药叉怛啰(九) 末啰视吠帝钿娑鞞钿(十) 悉怛多钵怛啰(四百十一) 摩诃跋闍嚧瑟尼钿(十二) 摩诃般赖丈耆蓝(十三) 夜波突陀舍喻闍那(十四) 辩怛隶拏(十五) 毘陀耶盘昙迦嚧弥(十六) 帝殊盘昙迦嚧弥(十七) 般啰毘陀盘昙迦嚧弥(十八) 跢侄他(十九) 唵(二十) 阿那隶(四百二十一) 毘舍提(二十二) 鞞啰跋闍啰陀唎(二十三) 盘陀盘陀儂(二十四) 跋闍啰谤尼泮(二十五) 虎[合*牛]都嚧瓮泮(二十六) 莎婆诃(二十七)

[^]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八(一名中印度那兰陀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

唐天竺沙门般刺蜜帝译

「阿难！如是众生一一类中，亦各各具十二颠倒；犹如捏目乱花发生，颠倒妙圆真净明心，具足如斯虚妄乱想。汝今修证佛三摩提，于是本因元所乱想，立三渐次方得除灭；如净器中除去毒蜜，以诸汤水并杂灰香洗涤其器，后贮甘露。云何名为三种渐次？一者修习，除其助因；二者真修，刳其正性；三者增进，违其现业。

「云何助因？阿难！如是世界十二类生，不能自全依四食住，所谓段食、触食、思食、识食，是故佛说一切众生皆依食住。阿难！一切众生食甘故生，食毒故死。是诸众生求三摩提，当断世间五种辛菜，是五种辛，熟食发淫，生啖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纵能宣说十二部经，十方天仙嫌其臭秽咸皆远离，诸饿鬼等因彼食次，舐其唇吻常与鬼住，福德日销长无利益。是食辛人修三摩地，菩萨、天仙、十方善神不来守护，大力魔王得其方便，现作佛身来为说法，非毁禁戒赞淫怒痴，命终自为魔王眷属，受魔福尽堕无间狱。阿难！修菩提者永断五辛，是则名为第一增进修行渐次。

「云何正性？阿难！如是众生入三摩地，要先严持清净戒律，永断淫心不食酒肉，以火净食无啖生气。阿难！是修行人，若不断淫及与杀生，出三界者无有是处。常观淫欲犹如毒蛇、如见怨贼，先持声闻四弃八弃执身不动，后行菩萨清净律仪执心不起，禁戒成就，则于世间永无相生相杀之业，偷劫不行无相负累，亦于世间不还宿债。是清净人修三摩地，父母肉身不须天眼，自然观见十方世界，覩佛闻法亲奉圣旨，得大神通游十方界，宿命清净得无艰险。是则名为第二增进修行渐次。

「云何现业？阿难！如是清静持禁戒人心无贪淫，于外六尘不多流逸，因不流逸旋元自归，尘既不缘根无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国土皎然清静，譬如琉璃内悬明月。身心快然妙圆平等获大安稳，一切如来密圆净妙皆现其中，是人即获无生法忍。从是渐修，随所发行安立圣位，是则名为第三增进修行渐次。

「阿难！是善男子欲爱干枯根境不偶，现前残质不复续生，执心虚明纯是智慧，慧性明圆莹十方界，干有其慧名干慧地。欲习初干未与如来法流水接，即以此心中中流入圆妙开敷，从真妙圆重发真妙，妙信常住，一切妄想灭尽无余，中道纯真名信心住。真信明了一切圆通，阴处界三不能为碍，如是乃至过去未来无数劫中舍身受身，一切习气皆现在前，是善男子皆能忆念，得无遗忘名念心住。妙圆纯真真精发化，无始习气通一精明，唯以精明进趣真净名精进心，心精现前纯以智慧名慧心住。执持智明周遍寂湛，寂妙常凝，名定心住。定光发明明性深入，唯进无退，名不退心。心进安然保持不失，十方如来气分交接，名护法心。觉明保持，能以妙力回佛慈光向佛安住，犹如双镜光明相对，其中妙影重重相入，名回向心。心光密回，获佛常凝无上妙净，安住无为得无遗失，名戒心住。住戒自在能游十方，所去随愿，名愿心住。

「阿难！是善男子以真方便发此十心，心精发挥十用涉入，圆成一心，名发心住。心中发明如净琉璃，内现精金，以前妙心履以成地，名治地住。心地涉知俱得明了，游履十方得无留碍，名修行住。行与佛同受佛气分，如中阴身自求父母，阴信冥通入如来种，名生贵住。既游道胎亲奉觉胤，如胎已成人相不缺，名方便具足住。容貌如佛心相亦同，名正心住。身心合成日益增长，名不退住。十身灵相一时具足，名童真住。形成出胎亲为佛子，名法王子住。表以成人如国大王，以诸国事分委太子，彼刹利王世子长成陈列灌顶，名灌顶住。

「阿难！是善男子成佛子已，具足无量如来妙德，十方随顺，名欢喜行。善能利益一切众生，名饶益行。自觉觉他得无违拒，名无嗔恨行。种类出生穷未来际，三世平等十方通达，名无尽行。一切合同，种种法门得无差误，名离痴乱行。则于同中显现群异，一一异相各各见同，名善现行。如是乃至十方虚空满足微尘，一一尘中现十方界，现尘现界不相留碍，名无着行。种种现前咸是第一波罗蜜多，名尊重行。如是圆融能成十方诸佛轨则，名善法行。一一皆是清静无漏，一真无为性本然故，名真实行。

「阿难！是善男子满足神通成佛事已，纯洁精真远诸留患，当度众生灭除度相，回无为心向涅槃路，名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坏其可坏远离诸离，名不坏回向。本觉湛然觉齐佛觉，名等一切佛回向。精真发明地如佛地，名至一切处回向。世界如来互相涉入得无罣碍，名无尽功德藏回向。于同佛地，地中各各生清净因，依因发挥取涅槃道，名随顺平等善根回向。真根既成，十方众生皆我本性，性圆成就不失众生，名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即一切法离一切相，唯即与离二无所著，名如相回向。真得所如十方无碍，名无缚解脱回向。性德圆成法界量灭，名法界无量回向。」

「阿难！是善男子尽是清净四十一心，次成四种妙圆加行。即以佛觉用为己心，若出未出，犹如钻火欲然其木，名为暖地。又以己心成佛所履，若依非依如登高山，身入虚空下有微碍，名为顶地。心佛二同善得中道，如忍事人非怀非出，名为忍地。数量销灭，迷觉中道二无所目，名世第一地。」

「阿难！是善男子于大菩提善得通达，觉通如来尽佛境界，名欢喜地。异性入同同性亦灭，名离垢地。净极明生，名发光地。明极觉满，名焰慧地。一切同异所不能至，名难胜地。无为真如性净明露，名现前地。尽真如际，名远行地。一真如心，名不动地。发真如用，名善慧地。」

「阿难！是诸菩萨从此已往，修习毕功功德圆满，亦目此地名修习位，慈阴妙云覆涅槃海，名法云地。如来逆流，如是菩萨顺行而至觉际入交，名为等觉。」

「阿难！从干慧心至等觉已，是觉始获金刚心中初干慧地，如是重重单复十二，方尽妙觉成无上道，是种种地皆以金刚观察如幻十种深喻，奢摩他中用诸如来毘婆舍那，清净修证渐次深入。阿难！如是皆以三增进故，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当何名是经？我及众生云何奉持？」

佛告文殊师利：「是经名“大佛顶悉怛多般怛啰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亦名“救护亲因度脱阿难及此会中性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知海”；亦名“如来密因修证了义”，亦名“大方广妙莲华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呪”；亦名“灌顶章句诸菩萨万行首楞严”。汝当奉持。」

说是语已，实时阿难及诸大众，得蒙如来开示密印般怛啰义，兼闻此经了义名目，顿悟禅那修进圣位，增上妙理心虑虚凝，断除三界修心六品微细烦恼，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慈音无遮，善开众生微细沈惑，令我今日身意快然得大饶益。世尊！若此妙明真净妙心本来遍圆，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蠕动含灵本元真如，即是如来成佛真体。佛体真实，云何复有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天等道？世尊！此道为复本来自有？为是众生妄习生起？世尊！如宝莲香比丘尼，持菩萨戒私行淫欲，妄言行淫非杀、非偷无有业报，发是语已，先于女根生大猛火，后于节节猛火烧然，堕无间狱。琉璃大王、善星比丘，琉璃为诛瞿昙族姓，善星妄说一切法空，生身陷入阿鼻地狱。此诸地狱为有定处？为复自然？彼彼发业各各私受，唯垂大慈发开童蒙，令诸一切持戒众生闻决定义，欢喜顶戴谨洁无犯。」

佛告阿难：「快哉此问！令诸众生不入邪见。汝今谛听！当为汝说。阿难！一切众生实本真净，因彼妄见有妄习生，因此分开内分外分。阿难！内分即是众生分内，因诸爱染发起妄情，情积不休能生爱水，是故众生心忆珍羞口中水出，心忆前人或怜或恨目中泪盈，贪求财宝心发爱涎举体光润，心着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阿难！诸爱虽别流结是同，润湿不升自然从坠，此名内分。

「阿难！外分即是众生分外，因诸渴仰发明虚想，想积不休能生胜气，是故众生心持禁戒举身轻清，心持呪印顾眄雄毅，心欲生天梦想飞举，心存佛国圣境冥现，事善知识自轻身命。阿难！诸想虽别轻举是同，飞动不沈自然超越，此名外分。

「阿难！一切世间生死相续，生从顺习死从变流，临命终时未舍暖触，一生善恶俱时顿现，死逆生顺二习相交，纯想即飞必生天上，若飞心中兼福兼慧及与净愿，自然心开见十方佛，一切净土随愿往生；情少想多轻举非远，即为飞仙、大力鬼王、飞行夜叉、地行罗刹，游于四天所去无碍，其中若有善愿善心护持我法，或护禁戒随持戒人，或护神呪随持呪者，或护禅定保绥法忍，是等亲住如来座下；情想均等不飞不坠生于人间，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入横生，重为毛群轻为羽族；七情三想沈下水轮，生于火际受气猛火，身为饿鬼常被焚烧、水能害己，无食无饮经百千劫；九情一想下洞火轮，身入风火二交过地，轻生有间重生无间二种地狱；纯情即沈入阿鼻狱，

若沈心中有谤大乘、毁佛禁戒、诳妄说法、虚贪信施、滥膺恭敬、五逆十重，更生十方阿鼻地狱。循造恶业虽则自招，众同分中兼有元地。

「阿难！此等皆是彼诸众生自业所感，造十习因受六交报。云何十因？」

「阿难！一者淫习交接，发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发动，如人以手自相磨触暖相现前；二习相然，故有铁床铜柱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行淫，同名欲火；菩萨见欲如避火坑。

「二者贪习交计，发于相吸，吸揽不止，如是故有积寒坚冰于中冻冽，如人以口吸缩风气有冷触生；二习相凌，故有咤咤波波啰啰，青赤白莲寒冰等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多求同名贪水；菩萨见贪如避瘴海。

「三者慢习交凌，发于相恃，驰流不息，如是故有腾逸奔波积波为水，如人口舌自相绵味因而水发；二习相鼓，故有血河、灰河、热沙、毒海、融铜灌吞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我慢名饮痴水；菩萨见慢如避巨溺。

「四者嗔习交冲，发于相忤，忤结不息，心热发火铸气为金，如是故有刀山、铁橛、剑树、剑轮、斧钺、鎗锯，如人衔冤杀气浮动；二习相击，故有宫、割、斩、斫、剝、刺、搥、击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嗔恚名利刀剑；菩萨见嗔如避诛戮。

「五者诈习交诱，发于相调，引起不住，如是故有绳木绞绞，如水浸田草木生长；二习相延，故有杻械、枷锁、鞭杖、挝棒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奸伪同名谗贼；菩萨见诈如畏豺狼。

「六者诳习交欺，发于相调，诬调不止飞心造奸，如是故有尘土、屎尿、秽污不净，如尘随风各无所见；二习相加，故有没溺、腾掷、飞坠、漂沦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欺诳同名劫杀；菩萨见诳如践蛇虺。

「七者怨习交嫌，发于衔恨，如是故有飞石、投礮、匣贮、车槛、瓮盛、囊扑，如阴毒人怀抱畜恶；二习相吞，故有投掷、擒捉、击射、挽撮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怨家名违害鬼；菩萨见怨如饮鸩酒。

「八者见习交明，如萨迦耶见戒禁取，邪悟诸业，发于违拒出生相返，如是故有王使主吏证执文藉；如行路人来往相见，二习相交，故有勘问、权诈、

考讯、推鞠、察访、披究，照明善恶童子手执文簿辞辩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恶见同名见坑；菩萨见诸虚妄遍执如入毒壑。

「九者枉习交加，发于诬谤，如是故有合山、合石、碾础、耕磨，如谗贼人逼枉良善；二习相排，故有押捺、搥按、蹙漉、冲度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怨谤同名谗虎；菩萨见枉如遭霹雳。

「十者讼习交誼，发于藏覆，如是故有鉴见照烛，如于日中不能藏影；故有恶友、业镜、火珠披露宿业对验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覆藏同名阴贼；菩萨观覆如戴高山履于巨海。

「云何六报？阿难！一切众生六识造业，所招恶报从六根出。

「云何恶报从六根出？一者见报招引恶果。此见业交，则临终时先见猛火满十方界，亡者神识飞坠乘烟，入无间狱发明二相：

「一者明见，则能遍见种种恶物，生无量畏；二者暗见，寂然不见，生无量恐。如是见火、烧听能为镬汤洋铜；烧息能为黑烟紫焰；烧味能为焦丸铁糜；烧触能为热灰炉炭；烧心能生星火迸洒煽鼓空界。

「二者闻报招引恶果。此闻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波涛没溺天地，亡者神识降注乘流，入无间狱发明二相：一者开听，听种种闹精神愁乱；二者闭听，寂无所闻幽魄沉没。如是闻波，注闻则能为责为诘；注见则能为雷为吼，为恶毒气；注息则能为雨为雾，洒诸毒虫周满身体；注味则能为脓为血种种杂秽；注触则能为畜为鬼为屎为尿；注意则能为电为雹摧碎心魄。

「三者嗅报招引恶果。此嗅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毒气充塞远近，亡者神识从地涌出，入无间狱发明二相：一者通闻，被诸恶气熏极心扰；二者塞闻，气掩不通闷绝于地。如是嗅气，冲息则能为质为履；冲见则能为火为炬；冲听则能为没为溺为洋为沸；冲味则能为馁为爽；冲触则能为绽为烂，为大肉山，有百千眼无量啞食；冲思则能为灰为瘴，为飞砂礮击碎身体。

「四者味报招引恶果。此味业交，则临终时先见铁网猛炎炽烈周覆世界，亡者神识下透挂网倒悬其头，入无间狱发明二相：一者吸气，结成寒冰冻裂身肉；二者吐气，飞为猛火焦烂骨髓。如是尝味，历尝则能为承为忍；历见则能为然金石；历听则能为利兵刃；历息则能为大铁笼弥覆国土；历触则能为弓为箭为弩为射；历思则能为飞热铁从空雨下。

「五者触报招引恶果。此触业交，则临终时先见大山四面来合无复出路，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头罗刹，手执枪稍驱入城门，向无间狱发明二相：一者合触，合山逼体骨肉血溃；二者离触，刀剑触身心肝屠裂。如是合触，历触则能为道为观为厅为案；历见则能为烧为熬；历听则能为撞为击为刺为射；历息则能为括为袋为拷为缚；历尝则能为耕为锄为斩为截；历思则能为坠为飞为煎为炙。

「六者思报招引恶果。此思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恶风吹坏国土，亡者神识被吹上空旋落乘风，堕无间狱发明二相：一者不觉，迷极则荒奔走不息；二者不迷，觉知则苦无量煎烧痛深难忍。如是邪思，结思则能为方为所；结见则能为鉴为证；结听则能为大合石，为冰为霜为土为雾；结息则能为大火车火船火槛；结尝则能为大叫唤，为悔为泣；结触则能为大为小，为一日中万生万死，为偃为仰。

「阿难！是名地狱十因六果，皆是众生迷妄所造。若诸众生恶业圆造，入阿鼻狱受无量苦经无量劫；六根各造，及彼所作兼境兼根，是人则入八无间狱；身口意三，作杀盗淫，是人则入十八地狱；三业不兼，中间或为一杀一盗，是人则入三十六地狱；见见一根单犯一业，是人则入一百八地狱。由是众生别作别造，于世界中入同分地，妄想发生非本来有。

「复次，阿难！是诸众生非破律仪，犯菩萨戒，毁佛涅槃，诸余杂业历劫烧然，后还罪毕受诸鬼形；若于本因贪物为罪，是人罪毕遇物成形，名为魑鬼；贪色为罪，是人罪毕遇风成形，名为魍鬼；贪惑为罪，是人罪毕遇畜成形，名为魅鬼；贪恨为罪，是人罪毕遇虫成形，名蛊毒鬼；贪忆为罪，是人罪毕遇衰成形，名为疠鬼；贪傲为罪，是人罪毕遇气成形，名为饿鬼；贪罔为罪，是人罪毕遇幽为形，名为魔鬼；贪明为罪，是人罪毕遇精为形，名魍魉鬼；贪成为罪，是人罪毕遇明为形，名役使鬼；贪党为罪，是人罪毕遇人为形，名传送鬼。阿难！是人皆以纯情坠落，业火烧干上出为鬼，此等皆是自妄想业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则妙圆明，本无所有。

「复次，阿难！鬼业既尽，则情与想二俱成空，方于世间与元负人怨对相值，身为畜生酬其宿债。物怪之鬼物销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梟类；风魑之鬼风销报尽，生于世间多为咎征一切异类；畜魅之鬼畜死报尽，生于世间多为狐类；虫蛊之鬼虫灭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毒类；衰疠之鬼衰穷报尽，生于世间多为蛔类；受气之鬼气销报尽，生于世间多为食类；绵幽之鬼幽销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服类；和精之鬼和销报尽，生于世间多为应类；明灵之鬼明灭

报尽，生于世间多为休征一切诸类；依人之鬼人亡报尽，生于世间多于循类。阿难！是等皆以业火干枯，酬其宿债傍为畜生，此等亦皆自虚妄业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则此妄缘本无所有。如汝所言宝莲香等，及琉璃王善星比丘，如是恶业本自发明，非从天降亦非地出亦非人与，自妄所招还自来受；菩提心中皆为浮妄虚想凝结。

「复次，阿难！从是畜生酬偿先债，若彼酬者分越所酬，此等众生还复为人返征其剩，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则于人中不舍人身酬还彼力；若无福者，还为畜生偿彼余直。阿难！当知若用钱物或役其力，偿足自停，如于中间杀彼身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经微尘劫，相食相诛犹如转轮，互为高下无有休息；除奢摩他及佛出世，不可停寝。汝今应知，彼梟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顽类；彼咎征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愚类；彼狐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于佞类；彼毒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庸类；彼蛔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微类；彼食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柔类；彼服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劳类；彼应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于文类；彼休征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明类；彼诸循伦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于达类。阿难！是等皆以宿债毕酬复形人道，皆无始来业计颠倒相生相杀，不遇如来不闻正法，于尘劳中法尔轮转，此辈名为可怜愍者。

「阿难！复有从人不依正觉修三摩地，别修妄念存想固形，游于山林人不及处，有十仙种。阿难！彼诸众生，坚固服饵而不休息，食道圆成，名地行仙；坚固草木而不休息，药道圆成，名飞行仙；坚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名游行仙；坚固动止而不休息，气精圆成，名空行仙；坚固津液而不休息，润德圆成，名天行仙；坚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圆成，名通行仙；坚固呪禁而不休息，术法圆成，名道行仙；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忆圆成，名照行仙；坚固交遘而不休息，感应圆成，名精行仙；坚固变化而不休息，觉悟圆成，名绝行仙。阿难！是等皆于人中炼心，不循正觉，别得生理寿千万岁，休止深山或大海岛绝于人境，斯亦轮回妄想流转，不修三昧，报尽还来散入诸趣。

「阿难！诸世间人不求常住，未能舍诸妻妾恩爱，于邪淫中心不流逸澄莹生明，命终之后邻于日月，如是一类名四天王天；于己妻房淫爱微薄，于净居时不得全味，命终之后超日月明居人间顶，如是一类名忉利天；逢欲暂交去无思忆，于人间世动少静多，命终之后于虚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类名须焰摩天；一切时静，有应触来未能违

戾，命终之后上升精微，不接下界诸人天境，乃至劫坏三灾不及，如是一类名兜率陀天；我无欲心应汝行事，于横陈时味如嚼蜡，命终之后生越化地，如是一类名乐变化天；无世间心同世行事，于行事交了然超越，命终之后遍能出超化无化境，如是一类名他化自在天。阿难！如是六天，形虽出动心迹尚交，自此已还名为欲界。

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八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九(一名中印度那兰陀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

唐天竺沙门般刺蜜帝译

「阿难！世间一切所修心人，不假禅那无有智慧，但能执身不行淫欲，若行若坐想念俱无，爱染不生无留欲界，是人应念身为梵侣，如是一类名梵众天；欲习既除离欲心现，于诸律仪爱乐随顺，是人应时能行梵德，如是一类名梵辅天；身心妙圆威仪不缺，清净禁戒加以明悟，是人应时能统梵众为大梵王，如是一类名大梵天。阿难！此三胜流，一切苦恼所不能逼，虽非正修真三摩地，清净心中诸漏不动，名为初禅。

「阿难！其次梵天统摄梵人圆满梵行，澄心不动寂湛生光，如是一类名少光天；光光相然照耀无尽，映十方界遍成琉璃，如是一类名无量光天；吸持圆光成就教体，发化清净应用无尽，如是一类名光音天。阿难！此三胜流，一切忧愁所不能逼，虽非正修真三摩地，清净心中漏已伏，名为二禅。

「阿难！如是天人圆光成音披音露妙，发成精行通寂灭乐，如是一类名少净天；净空现前引发无际，身心轻安成寂灭乐，如是一类名无量净天；世界身心一切圆净，净德成就胜托现前归寂灭乐，如是一类名遍净天。阿难！此三胜流具大随顺，身心安隐得无量乐，虽非正得真三摩地，安隐心中欢喜毕具，名为三禅。

「阿难！次复天人不能逼身心苦因已尽，乐非常住久必坏生，苦乐二心俱时顿舍，麁重相灭净福性生，如是一类名福生天；舍心圆融胜解清净，福无遮中得妙随顺穷未来际，如是一类名福爱天。阿难！从是天中有二岐路，若于先心无量净光，福德圆明修证而住，如是一类名广果天；若于先心双厌苦乐，

精研舍心相续不断，圆穷舍道身心俱灭，心虑灰凝经五百劫，是人既以生灭为因，不能发明不生灭性，初半劫灭后半劫生，如是一类名无想天。阿难！此四胜流，一切世间诸苦乐境所不能动，虽非无为真不动地，有所得心功用纯熟，名为四禅。

「阿难！此中复有五不还天，于下界中九品习气俱时灭尽，苦乐双亡下无卜居，故于舍心众同分中安立居处。阿难！苦乐两灭鬪心不交，如是一类名无烦天；机括独行研交无地，如是一类名无热天；十方世界妙见圆澄，更无尘象一切沈垢，如是一类名善见天；精见现前陶铸无碍，如是一类名善现天；究竟群几穷色性性入无边际，如是一类名色究竟天。

「阿难！此不还天，彼诸四禅四位天王，独有钦闻不能知见，如今世间旷野深山圣道场地，皆阿罗汉所住持故，世间庸人所不能见。阿难！是十八天独行无交未尽形累，自此已还，名为色界。

「复次，阿难！从是有顶色边际中，其间复有二种岐路。若于舍心发明智慧，慧光圆通便出尘界，成阿罗汉入菩萨乘，如是一类名为回心大阿罗汉。若在舍心舍厌成就，觉身为碍销碍入空，如是一类名为空处；诸碍既销无碍无灭，其中唯留阿赖耶识，全于末那半分微细，如是一类名为识处；空色既亡识心都灭，十方寂然迥无攸往，如是一类名无所有处；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此等穷空不尽空理，从不还天圣道穷者，如是一类名不回心钝阿罗汉。若从无想诸外道天穷空不归，迷漏无闻，便入轮转。

「阿难！是诸天上各各天人，则是凡夫业果酬答，答尽入轮。彼之天王即是菩萨游三摩提渐次增进，回向圣伦所修行路。阿难！是四空天身心灭尽，定性现前无业果色，从此逮终，名无色界。此皆不了妙觉明心，积妄发生妄有三界，中间妄随七趣沈溺，补特伽罗各从其类。

「复次，阿难！是三界中复有四种阿修罗类。若于鬼道，以护法力成通入空，此阿修罗从卵而生，鬼趣所摄；若于天中降德贬坠，其所卜居邻于日月，此阿修罗从胎而出。人趣所摄；有修罗王执持世界力洞无畏，能与梵王及天帝释、四天争权，此阿修罗因变化有，天趣所摄；阿难！别有一分下劣修罗，生大海心沈水穴口，旦游虚空暮归水宿，此阿修罗因湿气有，畜生趣摄。

「阿难！如是地狱、饿鬼、畜生、人及神仙、天洎修罗精研七趣，皆是昏沈诸有为想，妄想受生妄想随业，于妙圆明无作本心，皆如空花元无所有，但一虚妄更无根绪。阿难！此等众生，不识本心受此轮回，经无量劫不得真净，皆由随顺杀盗淫故，反此三种又则出生无杀盗淫，有名鬼伦，无名天趣，有无相倾起轮回性；若得妙发三摩提者则妙常寂，有无二无、无二亦灭，尚无不杀不偷不淫，云何更随杀盗淫事？阿难！不断三业各各有私，因各各私众私同分，非无定处自妄发生，生妄无因无可寻究，汝勤修行欲得菩提要除三惑，不尽三惑纵得神通皆是世间有为功用，习气不灭落于魔道，虽欲除妄倍加虚伪，如来说为可哀怜者。汝妄自造非菩提咎，作是说者名为正说；若他说者即魔王说。」

实时，如来将罢法座，于师子床揽七宝机，回紫金山再来凭倚，普告大众及阿难言：「汝等有学缘觉、声闻，今日回心趣大菩提无上妙觉，吾今已说真修行法，汝犹未识修奢摩他、毘婆舍那微细魔事，魔境现前汝不能识，洗心非正落于邪见，或汝阴魔或复天魔，或着鬼神或遭魑魅，心中不明认贼为子，又复于中得少为足，如第四禅无闻比丘妄言证圣，天报已毕衰相现前，谤阿罗汉身遭后有，堕阿鼻狱。汝应谛听，吾今为汝仔细分别。」阿难起立并其会中同有学者，欢喜顶礼伏听慈诲。

佛告阿难及诸大众：「汝等当知，有漏世界十二类生，本觉妙明觉圆心体，与十方佛无二无别；由汝妄想，迷理为咎痴爱发生，生发遍迷故有空性，化迷不息有世界生，则此十方微尘国土非无漏者，皆是迷顽妄想安立。当知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汝等一人发真归元，此十方空皆悉销殒，云何空中所有国土而不振裂？汝辈修禅饰三摩地，十方菩萨及诸无漏大阿罗汉，心精通[忽-心+目]当处湛然；一切魔王及与鬼神诸凡夫天，见其宫殿无故崩裂，大地振坼水陆飞腾无不惊惧。凡夫昏暗不觉迁讹。彼等咸得五种神通唯除漏尽，恋此尘劳，如何令汝摧裂其处？是故神鬼及诸天魔魑魅妖精，于三昧时佥来恼汝。」

「然彼诸魔虽有大怒，彼尘劳内，汝妙觉中，如风吹光如刀断水了不相触，汝如沸浪彼如坚冰，暖气渐邻不日销殒，徒恃神力但为其客，成就破乱由汝心中五阴主人，主人若迷客得其便；当处禅那觉悟无惑，则彼魔事无奈汝何。阴销入明则彼群邪咸受幽气，明能破暗，迷自销殒，如何敢留扰乱禅定？若不明悟被阴所迷，则汝阿难必为魔子成就魔人。如摩登伽殊为眇劣，

彼虽呪汝破佛律仪，八万行中祇毁一戒，心清净故尚未沦溺，此乃隳汝宝觉全身，如宰臣家忽逢籍没，宛转零落无可哀救。

「阿难当知！汝坐道场销落诸念，其念若尽则诸离念一切精明，动静不移忆忘如一，当住此处入三摩提，如明目人处大幽暗，精性妙净心未发光，此则名为色阴区宇；若目明朗，十方洞开无复幽黯，名色阴尽，是人则能超越劫浊。观其所由，坚固妄想以为其本。

「阿难！当在此中精研妙明，四大不织少选之间身能出碍，此名精明流溢前境。斯但功用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阿难！复以此心精研妙明其身内彻，是人忽然于其身内拾出蛲蛔，身相宛然亦无伤毁，此名精明流溢形体。斯但精行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内外精研，其时魂魄、意志、精神，除执受身余皆涉入，互为宾主，忽于空中闻说法声，或闻十方同敷密义，此名精魂递相离合。成就善种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澄露皎彻内光发明，十方遍作阎浮檀色，一切种类化为如来，于时忽然见毘卢遮那踞天光台，千佛围绕，百亿国土及与莲华俱时出现，此名心魂灵悟所染。心光研明照诸世界，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精研妙明观察不停，抑按降伏制止超越，于时忽然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或百宝色，同时遍满不相留碍，青黄赤白各各纯现，此名抑按功力踰分。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研究澄澈精光不乱，忽于夜合，在暗室内见种种物不殊白昼，而暗室物亦不除灭，此名心细密澄其见所视洞幽。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圆入虚融，四肢忽然同于草木，火烧刀斫曾无所觉，又则火光不能烧爇，纵割其肉犹如削木，此名尘并排四大性一向入纯。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成就清淨，淨心功極，忽見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國，具足七寶光明遍滿，又見恆沙諸佛如來，遍滿空界樓殿華麗，下見地獄上觀天宮得無障礙，此名欣厭凝想日深想久化成。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研究深遠，忽于中夜遙見遠方，市井街巷親族眷屬或聞其語，此名迫心逼極飛出故多隔見。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研究精極，見善知識形體變移，少選無端種種遷改，此名邪心含受魘魅或遭天魔入其心腹，無端說法通达妙義。非為聖證不作聖心，魔事銷歇；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現境，皆是色陰、用心交互故現斯事，眾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緣迷不自識謂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汝等當依如來滅後，于末法中宣示斯義，無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護成無上道。

「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他中，色陰盡者見諸佛心，如明鏡中显现其像，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犹如魔人手足宛然见闻不惑，心触客邪而不能动，此则名为受阴区宇；若魔咎歇，其心离身返观其面，去住自由无复留碍，名受阴尽，是人则能超越见浊。观其所由，虚明妄想以为其本。

「阿難！彼善男子当在此中得大光耀，其心发明内抑过分，忽于其处发无穷悲，如是乃至观见蚊虻犹如赤子，心生怜愍不觉流泪，此名功用抑摧过越。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觉了不迷久自销歇；若作圣解，则有悲魔入其心府，见人则悲，啼泣无限，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阿難！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胜相现前感激过分，忽于其中生无限勇，其心猛利志齐诸佛，谓三僧祇一念能越，此名功用凌率过越。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觉了不迷久自销歇；若作圣解，则有狂魔入其心腑，见人则夸，我慢无比，其心乃至上不见佛、下不见人，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前无新证归失故居，智力衰微入中堕地迥无所见，心中忽然生大枯渴，于一切时沈忆不散，将此以为勤精进

相，此名修心无慧自失。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忆魔入其心腑，旦夕撮心悬在一处，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慧力过定失于猛利，以诸胜性怀于心中，自心已疑是卢舍那，得少为足，此名用心亡失恒审溺于知见。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下劣易知足魔入其心腑，见人自言：『我得无上第一义谛。』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新证未获故心已亡，历览二际自生艰险，于心忽然生无尽忧，如坐铁床如饮毒药，心不欲活常求于人，令害其命早取解脱，此名修行失于方便。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常忧愁魔入其心腑，手执刀剑自割其肉欣其舍寿，或常忧愁走入山林不耐见人，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处清净中心安隐后，忽然自有无限喜生，心中欢悦不能自止，此名轻安无慧自禁。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好喜乐魔入其心腑，见人则笑，于衢路傍自歌自舞，自谓已得无碍解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自谓已足，忽有无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与过慢、及慢过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时俱发，心中尚轻十方如来，何况下位声闻、缘觉，此名见胜无慧自救。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不礼塔庙摧毁经像，谓檀越言：『此是金铜或是土木，经是树叶或是送花，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却崇土木实为颠倒。』其深信者从其毁碎埋弃地中，疑误众生入无间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于精明中圆悟精理得大随顺，其心忽生无量轻安，已言成圣得大自在，此名因慧获诸轻清。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好清轻魔入其心腑，自谓满足更不求进，此等多作无闻比丘，疑谤后生堕阿鼻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于明悟中得虚明性，其中忽然归向永灭，拨无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现前乃至心生长断灭解。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空魔入其心腑，乃谤持戒名为小乘，菩萨悟空有何持犯？其人常于信心檀越，饮酒噉肉广行淫秽，因魔力故摄其前人不生疑谤，」

鬼心久入或食屎尿与酒肉等，一种俱空破佛律仪误入人罪，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销受阴明白，味其虚明深入心骨，其心忽有无限爱生，爱极发狂便为贪欲，此名定境安顺入心，无慧自持误入诸欲。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解，则有欲魔入其心腑，一向说欲为菩提道，化诸白衣平等行欲，其行淫者名持法子，神鬼力故，于末世中摄其凡愚其数至百，如是乃至一百二百或五六百，多满千万，魔心生厌离其身体，威德既无陷于王难，疑误众生入无间狱，失于正受，当从沦坠。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受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众生顽迷不自付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谓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汝等亦当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遍令众生开悟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受阴尽者，虽未漏尽心离其形，如鸟出笼已能成就，从是凡身上历菩萨六十圣位，得意生身随往无碍，譬如有人熟寐寤言，是人虽则无别所知，其言已成音韵伦次，令不寐者咸悟其语，此则名为想阴区宇；若动念尽浮想销除，于觉明心如去尘垢，一伦死生首尾圆照，名想阴尽，是人则能超烦恼浊。观其所由，融通妄想以为其本。

「阿难！彼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圆明，锐其精思贪求善巧。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不自觉是其魔着，自言谓得无上涅槃，来彼求巧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其形斯须或作比丘令彼人见，或为帝释或为妇女或比丘尼，或寝暗室身有光明。是人愚迷惑为菩萨，信其教化摇荡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灾祥变异，或言如来某处出世，或言劫火或说刀兵，恐怖于人令其家资无故耗散，此名怪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阿难！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游荡，飞其精思贪求经历。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亦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游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自形无变，其听法者忽自见身坐宝莲华，全体化成紫金光聚，一众听人各各如是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为菩萨，淫逸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诸佛应世，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来此，某人即是某菩萨等来化人间，其人见故心生倾渴，邪

见密兴种智销灭，此名魑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绵[恣-心+目]，澄其精思贪求契合。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实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合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其形及彼听法之人外无迁变，令其听者未闻法前，心自开悟念念移易，或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见地狱、或知人间好恶诸事、或口说偈、或自诵经，各各欢喜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为菩萨，绵爱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后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萨亦然，其人见故洗涤本心易入邪悟，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根本，穷览物化性之终始，精爽其心贪求辩析。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先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元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身有威神摧伏求者，令其座下虽未闻法自然心伏，是诸人等将佛涅槃菩提法身，即是现前我肉身上，父父子子递代相生，即是法身常住不绝，都指现在即为佛国，无别净居及金色相，其人信受忘失先心，身命归依得未曾有。是等愚迷惑为菩萨，推究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为净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槃真处，彼无知者信是秽言，此名蛊毒魔胜恶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悬应，周流精研贪求冥感。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元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应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能令听众暂见其身如百千岁，心生爱染不能舍离，身为奴仆四事供养不觉疲劳，各各令其座下人心，知是先师本善知识别生法爱，粘如胶漆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为菩萨，亲近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我于前世、于某生中先度某人，当时是我妻妾兄弟，今来相度与汝相随，归某世界供养某佛。』或言别有大光明天佛于中住，一切如来所休居地。彼无知者信是虚诞遗失本心，此名厉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深入，克己辛勤乐处阴寂贪求静谧。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本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阴善男子处敷座说法。令其听人各知本业，或于其处语一人言：『汝今未死，已作畜生。』勅使一人于后踏尾，顿令其人起不能得，于是一众倾心钦伏。有人起心已知其肇，佛律仪外重加精苦，诽谤比丘骂詈徒众，讪露人事不避讥嫌，口中好言未然祸福，及至其时毫发无失，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多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知见，勤苦研寻贪求宿命。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殊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知善男子处敷座说法。是人无端于说法处得大宝珠，其魔或时化为畜生，口衔其珠及杂珍宝，简策符牒诸奇异物，先授彼人后着其体，或诱听人，藏于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处，是诸听者得未曾有。多食药草不食嘉膳，或时日食一麻一麦，其形肥充魔力持故，诽谤比丘骂詈徒众不避讥嫌，口中好言他方宝藏，十方圣贤潜匿之处，随其后者往往见有奇异之人，此名山林土地城隍川岳鬼神年老成魔，或有宣淫破佛戒律，与承事者潜行五欲，或有精进纯食草木，无定行事恼乱彼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多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神通种种变化，研究化元贪取神力。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诚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通善男子处敷座说法。是人或复手执火光手握其光，分于所听四众头上，是诸听人顶上火光皆长数尺，亦无热性曾不焚烧；或水上行如履平地；或于空中安坐不动；或入瓶内或处囊中；越牖透垣曾无障碍；唯于刀兵不得自在。自言是佛身着白衣，受比丘礼，诽谤禅律，骂詈徒众讪露人事不避讥嫌，口中常说神通自在，或复令人傍见佛土，鬼力惑人非有真实，赞叹行淫不毁龕行，将诸猥媠以为传法，此名天地大力山精、海精、风精、河精、土精，一切草树积劫精魅，或复龙魅，或寿终仙再活为魅，或仙期终计年应死，其形不化他怪所附，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多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入灭，研究化性贪求深空。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终不觉知魔着，亦言

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空善男子处敷座说法。于大众内其形忽空，众无所见，还从虚空突然而出，存没自在，或现其身洞如琉璃，或垂手足作旃檀气，或大小便如厚石蜜，诽谤戒律轻贱出家，口中常说无因无果，一死永灭无复后身，及诸凡圣虽得空寂，潜行贪欲受其欲者，亦得空心拨无因果，此名日月薄蚀精气金玉芝草麟凤龟鹤，经千万年不死为灵出生国土，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多陷王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长寿，辛苦研几贪求永岁弃分段生，顿希变易细相常住。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竟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生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好言他方往还无滞，或经万里瞬息再来，皆于彼方取得其物，或于一处在一宅中，数步之间令其从东诣至西壁，是人急行累年不到，因此心信疑佛现前。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吾子，我生诸佛、我出世界、我是元佛，出生自然不因修得，此名住世自在天魔使其眷属，如遮文荼及四天王毘舍童子，未发心者利其虚明，食彼精气或不因师；其修行人亲自观见，称执金刚与汝长命，现美女身盛行贪欲，未逾年岁肝脑枯竭，口兼独言听若魑魅，前人未详多陷王难，未及遇刑先已干死，恼乱彼人以至殒殒。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阿难！当知是十种魔于末世时，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体或自现形，皆言已成正遍知觉，赞叹淫欲破佛律仪，先恶魔师与魔弟子淫淫相传，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则九生多踰百世，令真修行总为魔眷，命终之后必为魔民，失正遍知堕无间狱。汝今未须先取寂灭，纵得无学，留愿入彼末法之中起大慈悲，救度正心深信众生，令不着魔得正知见。我今度汝已出生死，汝遵佛语，名报佛恩。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想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谓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汝等必须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遍令众生开悟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

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九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十(一名中印度那兰陀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

大唐神龙元年龙集乙巳五月己卯朔二十三日辛丑中天竺沙门般刺蜜帝于广州制止道场译出

菩萨戒弟子前正谏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授

乌长国沙门弥伽释迦译语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想阴尽者，是人平常梦想销灭寤寐恒一，觉明虚静犹如晴空，无复麤重前尘影事，观诸世间大地河山如镜鉴明，来无所粘过无踪迹虚受照应，了罔陈习唯一精真，生灭根元从此披露，见诸十方十二众生毕殫其类，虽未通其各命由绪，见同生基，犹如野马熠熠清扰，为浮根尘究竟枢穴，此则名为行阴区宇；若此清扰熠熠元性，性入元澄一澄元习，如波澜灭化为澄水，名行阴尽，是人则能超众生浊。观其所由，幽隐妄想以为其本。

「阿难当知，是得正知奢摩他中诸善男子凝明正心，十类天魔不得其便，方得精研穷生类本，于本类中生元露者，观彼幽清圆扰动元，于圆元中起计度者，是人坠入二无因论。一者是人见本无因。何以故？是人既得生机全破，乘于眼根八百功德，见八万劫所有众生，业流湾环死此生彼，祇见众生轮回其处，八万劫外冥无所观，便作是解：『此等世间十方众生，八万劫来无因自有。』由此计度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二者是人见末无因。何以故？是人于生既见其根，知人生人悟鸟生鸟，鸟从来黑鹄从来白，人天本竖畜生本横，白非洗成黑非染造，从八万劫无复改移，今尽此形亦复如是，而我本来不见菩提，云何更有成菩提事？当知今日一切物象皆本无因。由此计度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一外道立无因论。

「阿难！是三摩中诸善男子，凝明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圆常中起计度者，是人坠入四遍常论。一者是人穷心境性，二处无因；修习能知二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咸皆循环不曾散失，计以为常。二者是人穷四大元，四性常住；修习能知四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咸皆体恒不曾散失，计以为常。三者是人穷尽六根，末那执受心意识中，本元由处性常恒故；修习能知八万劫中，一切众生循环不失，本来常住穷不失性，计以为常。四者是人既尽想元，生理更无流止运转，生灭想心今

已永灭，理中自然成不生灭，因心所度计以为常。由此计常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二外道立圆常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自他中起计度者，是人坠入四颠倒见，一分无常一分常论。一者是人观妙明心遍十方界，湛然以为究竟神我，从是则计我遍十方凝明不动，一切众生于我心中自生自死，则我心性名之为常，彼生灭者真无常性。二者是人观其心，遍观十方恒沙国土，见劫坏处名为究竟无常种性，劫不坏处名究竟常。三者是人别观我心，精细微密犹如微尘，流转十方性无移改，能令此身即生即灭，其不坏性名我性常，一切死生从我流出名无常性。四者是人知想阴尽见行阴流，行阴常流计为常性，色受想等今已灭尽名为无常。由此计度一分无常一分常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三外道一分常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分位中生计度者，是人坠入四有边论。一者是人计生元流用不息，计过未者名为有边，计相续心名为无边。二者是人观八万劫，则见众生八万劫前寂无闻见，无闻见处名为无边，有众生处名为有边。三者是人计我遍知得无边性，彼一切人现我知中，我曾不知彼之知性，名彼不得无边之心，但有边性。四者是人穷行阴空，以其所见心路筹度，一切众生一身之中，计其咸皆半生半灭，明其世界一切所有，一半有边一半无边。由此计度有边无边，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四外道立有边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知见中生计度者，是人坠入四种颠倒，不死矫乱遍计虚论。一者是人观变化元，见迁流处名之为变，见相续处名之为恒；见所见处名之为生，不见见处名之为灭；相续之因性不断处名之为增，正相续中中所离处名之为减；各各生处名之为有，互互亡处名之为无。以理都观，用心别见。有求法人来问其义，答言：『我今亦生亦灭，亦有亦无亦增亦减。』于一切时皆乱其语，令彼前人遗失章句。二者是人谛观其心，互互无处因无得证，有人来问唯答一字但言其无，除无之余无所言说。三者是人谛观其心，各各有处因有得证，有人来问唯答一字但言其是，除是之余无所言说。四者是人有无俱见，其境枝故其心亦乱，有人来问答言亦有即是亦无，亦无之中不是亦有，一切矫乱无容穷诘。由此计度矫乱虚无，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五外道四颠倒性，不死矫乱遍计虚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无尽流生计度者，是人坠入死后有相发心颠倒。或自固身，云色是我；或见我圆含遍国土，云我有色；或彼前缘随我回复，云色属我；或复我依行中相续，云我在色。皆计度言死后有相，如是循环有十六相，从此惑计，毕竟烦恼毕竟菩提两性并驱，各不相触。由此计度死后有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六外道，立五阴中死后有相心颠倒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先除灭色受想中生计度者，是人坠入死后无相发心颠倒。见其色灭形无所因；观其想灭心无所系；知其受灭无复连缀；阴性销散，纵有生理而无受想与草木同；此质现前犹不可得，死后云何更有诸相？因之勘校死后相无，如是循环有八无相，从此或计涅槃因果一切皆空，徒有名字究竟断灭。由此计度死后无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七外道，立五阴中死后无相心颠倒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行存中兼受想灭，双计有无自体相破，是人坠入死后俱非起颠倒论，色受想中见有非有，行迁流内观无不无，如是循环穷尽阴界，八俱非相随得一缘，皆言死后有相无相，又计诸行性迁讹故，心发通悟有无俱非虚实失措。由此计度死后俱非，后际昏瞢无可道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八外道，立五阴中死后俱非心颠倒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后后无生计度者，是人坠入七断灭论，或计身灭、或欲尽灭、或苦尽灭、或极乐灭、或极舍灭，如是循环穷尽七际，现前销灭灭已无复。由此计度死后断灭，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九外道，立五阴中死后断灭心颠倒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后有生计度者，是人坠入五涅槃论。或以欲界为正转依，观见圆明生爱慕故；或以初禅性无忧故；或以二禅心无苦故；或以三禅极悦随故；或以四禅苦乐二亡，不受轮回生灭性故。迷有漏天作无为解，五处安隐为胜净依，如是循环五处究竟。由此计度五现涅槃，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十外道，立五阴中五现涅槃心颠倒论。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狂解，皆是行阴、用心交互故现斯悟，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现前以迷为解自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汝等必须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遍令众生觉了斯义，无令心魔自起深孽，保持覆护消息邪见，教其身心开觉真义，于无上道不遭枝岐，勿令心祈得少为足，作大觉王清净标指。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行阴尽者，诸世间性幽清扰动同分生机，倏然堕裂沈细纲纽，补特伽罗酬业深脉感应悬绝，于涅槃天将大明悟，如鸡后鸣瞻顾东方已有精色，六根虚静无复驰逸，内外湛明入无所入，深达十方十二种类受命元由，观由执元诸类不召，于十方界已获其同，精色不沈发现幽秘，此则名为识阴区宇；若于群召已获同中，销磨六门合开成就，见闻通邻互用清净，十方世界及与身心如吠琉璃内外明彻，名识阴尽，是人则能超越命浊。观其所由，罔象虚无，颠倒妄想以为其本。

「阿难当知，是善男子穷诸行空，于识还元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能令己身根隔合开，亦与十方诸类通觉，觉知通[泳-永+智]能入圆元；若于所归立真常因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因所因执，娑毘迦罗所归冥谛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一立所得心，成所归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外道种。

「阿难！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所归览为自体，尽虚空界十二类内所有众生，皆我身中一类流出生胜解者，是人则堕能非能执，摩酰首罗现无边身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二立能为心，成能事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大慢天我遍圆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所归有所归依，自疑身心从彼流出，十方虚空咸其生起，即于都起所宣流地，作真常身无生灭解，在生灭中早计常住，既惑不生亦迷生灭，安住沈迷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常非常执计，自在天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三立因依心，成妄计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倒圆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所知知遍圆故，因知立解，十方草木皆称有情与人无异，草木为人人死还成十方草树，无择遍知生胜解者，是人则堕知无知执，婆咤霰尼执一切觉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四计圆知心，成虚谬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倒知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圆融根互用中已得随顺，便于圆化一切发生，求火光明、乐水清净、爱风周流、观尘成就，各各崇事以此群尘，发作本因立常住解，是人则堕生无生执，诸迦叶波并婆罗门，勤心役身事火崇水，求出生死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五计着崇事迷心从物，立妄求因，求妄冀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颠化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圆明计明中虚，非灭群化，以永灭依为所归依，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归无归执，无想天中诸舜若多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六圆虚无心，成空亡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断灭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圆常固身常住，同于精圆长不倾逝生胜解者，是人则堕贪非贪执，诸阿斯陀求长命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七执着命元，立固妄因趣长劳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妄延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观命互通却留尘劳恐其销尽，便于此际坐莲华宫，广化七珍多增宝媛，纵恣其心生胜解者，是人则堕真无真执，咤拏迦罗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八发邪思因，立炽尘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天魔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于命明中分别精麤，疏决真伪因果相酬，唯求感应背清净道，所谓见苦、断集、证灭、修道，居灭已休，更不前进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定性声闻，诸无闻僧、增上慢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九圆精应心，成趣寂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缠空种。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于寂灭精妙未圆，若于圆融清净觉明，发研深妙即立涅槃，而不前进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定性辟支，诸缘独伦不回心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是名第十圆觉[恣-心+目]心，成湛明果，违远圆通背涅槃城，生觉圆明不化圆种。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中途成狂因依，或未足中生满足证，皆是识阴、用心交互故生斯位，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现前各以所爱，先习迷心而自休息，将为毕竟所归宁地，自言满足无上菩提，大妄语成外道邪魔，所感业终

堕无间狱、声闻、缘觉不成增进。汝等存心秉如来道，将此法门于我灭后传示末世，普令众生觉了斯义，无令见魔自作沈[廿/(阿-可+辛)/女]，保绥哀救消息邪缘，令其身心入佛知见，从始成就不遭岐路，如是法门先过去世，恒沙劫中微尘如来，乘此心开得无上道。识阴若尽，则汝现前诸根互用，从互用中能入菩萨金刚干慧，圆明精心于中发化，如净琉璃内含宝月，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心、菩萨所行金刚十地、等觉圆明，入于如来妙庄严海，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此是过去先佛世尊，奢摩他中毘婆舍那，觉明分析微细魔事，魔境现前汝能谙识，心垢洗除不落邪见，阴魔销灭天魔摧碎，大力鬼神褫魄逃逝，魑魅魍魉无复出生，直至菩提无诸少乏下劣增进，于大涅槃心不迷闷。若诸末世愚钝众生，未识禅那不知说法，乐修三昧汝恐同邪，一心劝令持我佛顶陀罗尼咒，若未能诵，写于禅堂或带身上，一切诸魔所不能动。汝当恭钦十方如来，究竟修进最后垂范。」

阿难即从坐起，闻佛示诲顶礼钦奉忆持无失，于大众中重复白佛：「如佛所言，五阴相中五种虚妄为本想心，我等平常未蒙如来微细开示，又此五阴为并消除？为次第尽？如是五重，诣何为界？惟愿如来发宣大慈，为此大众清明心目，以为末世一切众生作将来眼。」

佛告阿难：「精真妙明本觉圆净，非留死生，及诸尘垢乃至虚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斯元本觉妙明真精，妄以发生诸器世间，如演若多迷头认影。妄元无因，于妄想中立因缘性，迷因缘者称为自然；彼虚空性犹实幻生，因缘、自然，皆是众生妄心计度。阿难！知妄所起，说妄因缘；若妄元无，说妄因缘元无所有，何况不知，推自然者。是故如来与汝发明五阴本因同是妄想。」

「汝体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则不能来想中传命，如我先言心想醋味口中诞生，心想登高足心酸起，悬崖不有醋物未来，汝体必非虚妄通伦，口水如何因谈醋出？是故当知，汝现色身名为坚固第一妄想；即此所说临高想心，能令汝形真受酸涩，由因受生能动色体，汝今现前顺益违损二现驱驰，名为虚明第二妄想；由汝念虑使汝色身，身非念伦汝身何因，随念所使种种取像，心生形取与念相应，寤即想心寐为诸梦，则汝想念摇动妄情，名为融通第三妄想；化理不住运运密移，甲长发生气销容皱，日夜相代曾无觉悟。阿难！此若非汝，云何体迁？如必是真，汝何无觉？则汝诸行念念不停，名为幽隐第四妄想；又汝精明湛不摇处名恒常者，于身不出见闻觉知，若实精真

不容习妄，何因汝等曾于昔年覩一奇物，经历年岁忆忘俱无，于后忽然覆覩前异，记忆宛然曾不遗失，则此精了湛不摇中，念念受熏有何筹算？阿难当知！此湛非真，如急流水望如恬静，流急不见非是无流，若非想元宁受想习？非汝六根互用合开，此之妄想无时得灭？故汝现在见闻觉知中串习几，则湛了内罔象虚无，第五颠倒细微精想。

「阿难！是五受阴五妄想成，汝今欲知因界浅深，唯色与空是色边际；唯触及离是受边际；唯记与忘是想边际；唯灭与生是行边际；湛入合湛归识边际。此五阴元重迭生起，生因识有灭从色除，理则顿悟乘悟并销，事非顿除因次第尽。我已示汝劫波巾结，何所不明再此询问？汝应将此妄想根元心得开通，传示将来末法之中诸修行者，令识虚妄深厌自生，知有涅槃不恋三界。」

「阿难！若复有人遍满十方，所有虚空盈满七宝，持以奉上微尘诸佛，承事供养心无虚度。于意云何，是人以此施佛因缘，得福多不？」

阿难答言：「虚空无尽、珍宝无边，昔有众生施佛七钱，舍身犹获转轮王位，况复现前虚空既穷，佛土充遍皆施珍宝，穷劫思议尚不能及，是福云何更有边际？」

佛告阿难：「诸佛如来语无虚妄。若复有人身具四重、十波罗夷，瞬息即经此方他方阿鼻地狱乃至穷尽，十方无间靡不经历，能以一念将此法门，于末劫中开示未学，是人罪障应念销灭，变其所受地狱苦因成安乐国，得福超越前之施人百倍千倍千万亿倍，如是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阿难！若有众生，能诵此经能持此呪，如我广说穷劫不尽，依我教言如教行道，直成菩提无复魔业。」

佛说此经已，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及诸他方菩萨、二乘、圣仙童子，并初心大力鬼神，皆大欢喜作礼而去。

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十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19 册 No. 0945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

【版本记录】 CBETA 电子佛典 Rev. 1.43 (Big5)，完成日期：2011/02/15

【编辑说明】 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依大正藏所编辑

【原始数据】 萧镇国大德提供，北美某大德提供，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提供新式标点

【其他事项】 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
